

魚
鷄
社
中
央
委
員
會
審
定
通
過

魚

鷄

魚
鷄
出
版
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魚

文

鍾坤




序 言

朋友们，或许你们会为我们社团里种种奇怪的名字发笑，也不知道这册《鱼文综合版》里究竟装了些什么，但当你们读到这篇序，就已经读到了我们社团的热忱与诚意。这册《鱼文综合版》里承满了社员们的以往作品，是我们精心挑选的质量上乘的作品集合。希望读到这些文字，能让你们感受到我们通过文字注入的永不降温的热情，

回想社团一路走来，最初在电话手表，后来逐渐发展到手机电脑上，编出我们自己的报纸《事纪》。这样的开端，不禁让我对前段时间我社的状态感到难过。长时间的停滞使我们对于我们所热爱所努力的东西不如曾经那样充满激情与斗志。正是因为如此，才逼我们为了回到曾经的良好状态迈出这样一个全新的大步。《鱼文综合版》的编辑不仅是向外展示，对内总结，更是一种对那种对于文学纯粹的热爱、纯粹的尝试与追求的寻找，正如毛泽东到井冈山的故地重游。看着编纂出来密密麻麻的作品，我的心里止不住掀起波澜，大量作品的时间都已十分久远，这不禁令我思考现实与时间对于理想和热爱为何极度残忍。但这册《鱼文综合版》的出世，也是我社文学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它象征着我们的热爱没有丝毫的减退，象征我们的追求没有被繁重的压力所打败，我们的眼光不再拘泥于自我，而是远望于大家，是手中纸笔战斗的又一轮冲锋号，是社团由死向新生响亮的一记打在束缚之上的重拳。

闲言少叙。打开这册《鱼文综合版》，希望天地都在文字中安静下来。认真地读下去，哪怕你并不认可我们的作品。我们需要你的加入，我们的队伍需要新的骑士，我们共同为我们对文学与理想的热爱而冲锋，《鱼文》就是一面分量很重的旗帜，希望旗帜上有一天会出现你的名字。

筹备委员会主席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于安徽芜湖

目 录

1	洞察/黄俊杰	一
2	关于兴起的举报运动的报告/李谨函	四
	未知生，焉知死？/刘汉霖	五
3	当今所见义务教育之读书/鱼音	八
	评《芦荡烽火》/关亦可	九
4	乡念/王乐馨	十
	迄今自以为审美/唐冰锴	十一
5	为时间赋名/刘汉霖	十三
6	游中小感/黄俊杰	十五
	品“寂寞”/蒋佳昊	十七
	今日的今日/太堤	十八
7	大雨赋并序/王灏昆	十九
	淋酒/滕传秋	二十
8	瞎公/滕传秋	二十二
	昨日之人/唐冰锴	三十
	放荡犯/酋卑	三十三
9	问题/滕传秋	三十六
10	南极纪元（节选）/李谨函	五十二
	国科院（节选）/唐冰锴	六十
11	坦克要塞（节选）/饶鸿境	六十四
12	延安中学（节选）/滕传秋	六十六
	人间旧事（节选）/乌拉那拉·哈尔莫洛	六十八
13	鱼鸡社演义（节选）	七十一
14	孤岛的生存与狂想（节选）	七十六
15	周行记（节选）	八十四
16	小宅赋/唐冰锴	八十九
17	隔窗犹望新，熹微拭旧染/王乐馨	九十
18	说爱/高宁远	九十一

	师恩赋/刘嘉熠	九十二
19	沈水颂/高宁远	九十三
	金榜题名/唐冰锴	九十四
20	士兵的山河/杨锦什	九十五
	青石有痕/唐冰锴	九十六
	过城郊/唐冰锴	九十七
	通宵/唐冰锴	九十八
	毛笔/饶鸿境	九十八
	滕传秋/滕传秋	九十九
	无题/滕传秋	一百
	拾香/程鑫伟	一百〇一
	厨房困兽/谭文江	一百〇二
21	共饮雁江水/黄俊杰	一百〇三
	看着化石发着呆/唐冰锴	一百〇三
	朝阳/滕传秋	一百〇三
	上数学课口占/刘汉霖	一百〇四
	悲骨吟/王乐馨	一百〇四
	癸卯阴冬月廿九怀伍绝句/高宁远	一百〇四
22	满江红·雨中望景/刘汉霖	一百〇五
	浪淘沙·赞古堰/黄俊杰	一百〇五
	沁园春·弋江镇度国庆又看老书/滕传秋	一百〇六
	鸠兹慢/滕传秋	一百〇六
	沁园春·南宁/高宁远	一百〇七
	鹊桥仙/高宁远	一百〇七
23	看尽英雄/黄俊杰	一百〇八
	水调歌头·狂傲与天/黄俊杰	一百〇八
	铃印一曲/唐冰锴	一百〇九
	夜观星/唐冰锴	一百〇九
	游建军雕塑广场归路所见有感	一百一十
	忠义/王乐馨	一百一十

洞 察^①

黄俊杰

一

看，我们的社会上充满了善良！伟大的慈善家们高声演讲，宣传爱与善良！

慈善家伴着掌声走下台，回去的路上，遇见一名衣衫褴褛的乞丐。慈善家大叫道：“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多罪恶啊！衣服穿得这么破烂，成何体统！”

众人见了，随声附和，齐声批评乞丐的不文明，高声赞扬着慈善家对文明社会做出的贡献。慈善家轻微点头：“朋友们，这是我应该做的，能为社会做一点事，是我的荣幸！”

慈善家身边掌声不断，阳光笼罩在四处。而那名乞丐却还在寒风中。

善良，别人饥饿时你给他衣服穿，别人贫困潦倒时，你谈论起他当初如何不节省，教导着伟大的善良！

二

7月7日，我家进小偷了^②。

这个无耻之徒言辞荒谬，称自己的孩子丢了，未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强行进入了我家。更可气的是，这断脊之犬肆意毁坏我家的私人物品。

无耻啊无耻，这是强盗行径！

当时，我家里虽然比较穷，但兄弟们都很团结。联合起来了！把小偷赶出了家里，这个罪恶之徒被收拾得满地找牙。虽然，我们家损失了不少，但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站起来了，富裕了！这类小偷见到我们都在绕着弯走了！

① 选自《黄俊杰选集》第2卷（鱼鸡社2024年版）。
《洞察》是黄俊杰好友圈连载的杂文。发刊词为：纸上写的字，人间有的事。黄俊杰，四川广汉人，字英才，号蜀中闲人，别号过客、川

山樵夫，笔名自远、呐喊者，现任鱼鸡社社长，代表作有《赞扬绅士们》《洞察》等。
②（7月7日，我家进小偷了）：此处指七七事变，中国开始全民族抗战。

三

今天是某员工的大喜日子，他们的主管装修了他们叙利亚风的办公室，办公室内有一张巨大的办公桌。

主管知道平时自己身体不太好，为了能带领员工拿下更辉煌的业绩，便给自己配了把舒适的椅子。主管刚好坐在上面，手刚好放在桌面，主管又考虑到：不行啊！我们的员工正是吃苦的时候，不能被伺候着。于是没有给他们椅子。

由于这个桌子十分巨大，员工们只能双手用力地搭在上面，才不会往下掉。巨大的桌面下是无底的深渊。主管提出一个方案，问有没有反对的。因为员工们的手都搭在桌面上，而且手一拿开自己就会掉进深渊，又因为主管的方案十全十美，员工真的是自愿赞同主管的方案。

四

时代的潮流之水日渐污浊，可笑啊！对于我们这种总爱找问题的人，是要去挖掘其原因的。说大白话吧——跟风，因此道德败坏的人会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一种潮流，一种时尚，便狂吠，这使得他们丑态百出，跟风逐渐演变成抽风了。

辱骂烈士，侮辱国家，伤风败俗的事都与他们紧密相关，话说“货不单行”，这类如同肿瘤一般不断延伸，也没什么，毕竟一刀子下去，抽风就好了。就像成群的野兽，一棍下去，各自逃命。

五

这里有一场登山的比赛。

选手们随机抽签决定自己的起点。因此，有些人生来就比其他层高一层，而起点越低，想往上爬就越困难。最不幸的最低层的选手，有很大一部分不愿往上爬。他们就这样停留着，直到被淘汰。极少数的人，想往上，越往上，越陡越窄，还会被高层的人踹一脚。下面来的想反抗，成功了的，踩在高层的人身上继续往上爬。失败了的，就被高层的人踹下去。能继续往上爬的，为数不多，有的体力消耗太大，停下来了。有的则继续向高层的人反抗，还是要么被踹下去，要么爬上来。

比赛时间到了，看着那些爬到顶峰的人，只有一个，是从最低层爬上来的，当然途中结识了不少高层。其余的，要么生下来就是最高层，要么途中升上好几层。而那个从最低层爬上来的发现，其余的人精力

都比他好。爬上高层后，最低层的人也没享受多久。高处不胜寒，突然来了一个新考验，其他高层都游刃有余，而从低层爬上来的人，变得越来越吃力，随后，也被淘汰了。

最后，这座山又往上升高，而顶峰的人不得不又开始攀爬。

当然，这场比赛是有 bug 的，到了顶峰的人，有些拿到了特权，在下一轮又可以直接到达高层。

这个比赛就一直持续下去了。

六

我看这几天的“桃中事件”^①闹得非常凶，不少人出来发表议论。我自然鄙视这种教育资本化的恶劣行为，支持正义者的痛批。

有的人估计是受久了压迫，等到了呐喊的时候，自然要叫得最大声。这是真正的勇士！勇士的抵抗却不能漫无目的，我看到有不少人发表了过激的言论。更有甚者，骂到国务院那里去了。

有不少人不理解新华社等诸多媒体为什么不报道此事，其实不是说他们不敢，只是这件事还在调查阶段。严谨的媒体自然会等待最权威的调查结果。

勇士！我们现在要团结，我们要把所有的力气对准那该死的恶龙，而不是骂天骂地。我相信我们的一切为了公正的反抗，会换来对我们最公正的结果。只是恶龙尚未被屠杀，同志们仍需努力！

据我看来，国家的一切行为都是对我们有利的，他们是在保护我们。只是中间被人掺进了脏东西。倘若国家真的无能，中国也不会有这么好的发展和进步。

我们作为学生，向来是要以客观严谨的态度去看一件事。我们可以庆幸，这件事在网络上起了点点热潮，不过对我们来说还不够，我们要让脏东西彻底被扫干净，才能还我们真正优质的资源。

那些做走狗的人，是被驯服过的，若真能咬到人，天理何存？

时代潮流——落后与压迫的东西会被冲走，会消失，前提是必须有人去清除。现在，如果没有人去扫干净，那我们就自己拿起扫把。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在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说水能灭火，大不了就变光了。反正脏水是会被处理干净的。

勇士要做的事——保护好自己，拿起刀，去反抗！

①（桃中事件）：指衡水桃城中学事件。该事件中爆发出衡水桃城中学体罚、收费过高、食堂问题、精神压力导致学生抑郁等种种问题。

关于兴起的举报运动的报告^①

李谨函

近日，小天才举报功能推出，以前那些作奸犯科猖狂至极者今动辄就是禁言一星期，圈内属实安静了许多，但是，也有一些不良风气被助长了起来。

头号要说的便是举人老爷，此等举人老爷便是那些骄横跋扈、不讲道理的老爷，以前他们也只是动动嘴皮功夫，转转通告而已。但如今举报功能推出，举人们感觉自己地位陡然提高，于是稍有冒犯，其就挥起手中的举报大棒，气势汹汹的要与你一决高下。这种动辄一个星期的禁言属实让许多人恐惧，于是许多人刚看到举人露出的大棒便敬而远之，不敢再靠近，唯恐冒犯了老爷。

但也有些人意识到大棒并不只是在举人手里，自己手里也有，于是并不畏惧举人手中的大棒，敢于和举人正面对抗。举人说到底也是怕禁言的，对于这种人也是十分忌惮。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意识到举人不过是个架子：我们怕大棒，难道他就不怕？于是举人的地位又日趋下降。这可急坏了举人老爷。要知道，被人当猴看的感觉是很不好受的。众所周知人是群居动物，猴当然也不例外。许多举人便组织起了自己的组织，号称维护圈内风气，实则是彻彻底底的反动组织，为举人的骄横跋扈保驾护航。举人自此毫不遮掩，横行霸道，稍不合他们胃口就是一顿痛打。

万物皆有两面性，举报功能虽助长了某些人的嚣张风气，但也抑制了某些旧时的不良风气，这样一来，以前一些不良风气如今也不乐意了，正巧加上举人的横行，于是开始摆起另一副不一样的架子来。这类人本身就是旧时的不良风气，如今因为举报功能的出现被某些正人君子遏制住了，便万分不乐意，表面上大肆宣扬这些正人君子是举人，是不良风气的传播者。实则做贼心虚，删除动态，遮遮掩掩，反对一切形式的举报，想维护自己原有的利益，却又唯恐被发现是什么样的人。这种人虚伪的架子恰似当代某些老爷，表面两袖清风，崇高无比，实则道德低下，虚伪无能。

如今，圈内大乱，举人横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在这种环境之中，我们须有自己的判断力，不能做举人，更不能做老爷，要头脑清醒，摆正思想，争做圈内文明人！

① 选自《建社以来重要文献汇编》第4册（鱼鸡社2023年版）。本文是作者讽刺小天才手表上恶意举报的评论。李谨函，江西宁都人，现任

鱼鸡社筹备委员会副主席、创作组组长，代表作有《南极纪元》等。

未知生，焉知死？^①

刘汉霖

张雪峰死了。

对于人的死，往往是一件不意外的事情。毕竟按照辩证法，人总是要死的嘛，这是人类社会的新陈代谢。但是死似乎是有有一个合理的区间，好像刚刚在这个区间里撒手人寰，不会令人感到意外，而过早或过晚的离去，往往会成为奇观，不过这是医学家们要探求的问题了。

本文无意对张雪峰先生的故去和私德做什么分析，毕竟死者为大，人一故去，相关的负面舆论便要封存。这些就留待后世的道学家以及具有考据癖的人们去探寻了。不过，本文试图去回答，这个时代是何以出现张雪峰的。

按照被张雪峰先生批成“服务业”的，以及后面又被称赞为“大有可为”的哲学社会的观点，一个英雄人物，鉴于不同的价值观，好吧，也可以说是公众人物，其在历史行程中的作用往往是受到时代的作用的，所谓“远去英雄不自由”。文科生恩格斯（甚至还没上过大学，还是民哲）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也就是说，就算没有张雪峰先生作为人生导师，也会有李雪峰、王雪峰先生出来代替他的事业，无论做的是好是坏。

从社会文化观察的角度，张雪峰先生无疑扮演着堂吉诃德的角色，以一己之力向高等教育发起冲锋，这也是饱受赞誉的，甚至有些道学家还认为这触动了他人因果，或者是阴谋论者认为触动了他人蛋糕，不一而足。然而，实事求是的说，张雪峰先生进行了后现代主义对高等教育的解构，把光鲜亮丽的高等教育拉下了神坛，让大家看到了高等教育没有解决职业旋转门的问题的痛点，倒逼高等教育进行改革。抽象的数据不谈，近来高校越来越将就业率作为指标，就可见一斑。这一点上看，张雪峰先生是居功至伟的。

但是我们细细想来，好像也不太对劲。我们遵循着张雪峰先生的教导，走进了大学，走进了社会，却好像碰到了一些张雪峰先生的教诲没有覆盖的问题。为什么身在口耳相传的热门专业，我们还会感受到焦虑、迷茫？为什么这个体系容纳不下失败者？当然，张雪峰先生的拥趸尽可以把这些归咎于个人不够努力，亦或是怪罪于神经太过敏感，但是他这一死，就可为这些问题画上了一个句号。张雪峰先生可谓是拥趸们叙事里最理想的形象，一生操劳，兜兜转转，终于成为了人生赢家，但是命运开了个玩笑，在春秋鼎盛之年为生命画上了句号，不免令人惋惜，也似乎宣告了他一生宣扬的东西背后的那套逻辑的贫困。

① 选自《行舫文存》（鱼鸡社 2026 年版）。

应试教育制度体系之下，谁是赢家？自然是极度理性的“经济人”形象，能够理性的计算投入产出比，能够精准地辨别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张雪峰先生可能一生没有深入了解过“服务业”中的经济学，但又能无师自通地悟出这么一套道理，实在高明。不过，这种理性人假说虽然在理论上头头是道，人是趋利避害的，这自然显而易见，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前途作出最精妙的打算。但这套假说似乎在现实中有些碰壁，因为现实世界的人不是这样的。人是有七情六欲的，是会疲惫的，是会有自己的热情和打算的。但是在张雪峰先生及其拥趸中，这似乎是不重要的，一切都要服务于现实的实用主义逻辑。

在拥趸们眼中，张雪峰先生是人生导师，“为穷苦人家的孩子指明了方向”，“打破了信息差”。但似乎真正的人生导师并非这样。人生不是简单地从18岁时选择一所院校，选择一个专业，就注定了人生的道路。什么专业好，什么专业赚钱，这些“信息差”一讲出来，就已经过时。正如长江后浪推前浪，过去的土木工程、计算机技术，似乎现在也要被人工智能革命所吞没。如果要讲求经济学（虽然这是服务业），那么市场经济条件之下，专业选择实在是一件滞后性极强的事情，以当下的就业状况，来推断四年（抑或是五年），乃至七年（抑或是八年）之后的状况，实在是有些过于乐观和先验。

那么什么是人生导师？或许更多地是一种价值观上的涵养，阐明人成之为人究竟需要什么，而这些，我们手中正在从事的职业或操作的工具不会告诉我们，或许需要到“服务业”中去寻找，去生活中去寻找，去向先贤寻找。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廩实而知礼节”，穷苦人家的孩子，怎么能谈、或者怎么配谈这些呢？或许这套逻辑在过去还能适用，但是在这个衣食已足，仓廩已实的现代社会，或许我们终于能配谈一谈荣辱礼节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文科生之一就已经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已经不满足于有没有，而是好不好了。而恰恰是在追求好不好的过程中，我们产生了焦虑，我们产生了攀比，抑郁因此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症候。这就迫切地需要精神上的指导。很可惜，被称赞为人生导师的张雪峰先生并没有讲授这些，他也不可能讲授，因为人不可能传授自己没有的东西。许多人称赞张雪峰先生打破了“信息差”，实际上，也只是将所谓“老登思维”和爹味说教包装成社会潜规则，自以为看到了社会运行的规律。殊不知，这种人情世故和信息差，只不过是一种熟人社会下的弥散性社会网络的过拟合的特征罢了。

或许有人要反驳，张雪峰先生已经赚够了钱，为什么不退休，享受美好生活？这肯定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或许，这也可以用一些“服务业”的理论来解释。文科生马克思（这更坏，甚至还读到了哲学博士）说：“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不变的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也就是说，张雪峰先生无法选择退出，他已经成了资本的人格化，他已经不能选择是退出和不退出了，因为资本的力量在驱使着他必须去做这件事。从高考志愿填报扩张板块，教辅、考研、保研，要进军这些行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资本天生具有增殖性和扩张性，如果资本停止扩张，就会成为单纯的消费基金。资本最可怕的一点不

仅仅在于它是一种剥削制度，更可怕的是它对人的生命进行了异化。就算是贵为老板的张雪峰先生，虽然享受到了顶级的物质利益，但是实际上只是资本的傀儡，这不免有些可悲了。

张雪峰先生死后，人们尽可以畅所欲言。神神叨叨者从神秘主义的角度，动了因果或者八字不合，阴谋论者说是动了资本的蛋糕，医疗工作者跳出来科普心源性猝死的知识。但可悲的是张雪峰自己也被自己推崇的理性主义逻辑解构，再被流量和资本消费，成为无害的神像和我们这个焦虑时代的符号。在中国这个地域差异极其广大，社会分化极其复杂的社会，张雪峰先生的困境或许就在于他向浸淫在前现代中的群众宣扬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逻辑，却没有想到整个社会正在迈入后现代的门槛。当我们的父辈还在津津乐道于前现代社会中的人情世故时，我们这一代却要来面对后现代社会的解构、荒谬和鸡零狗碎，专业要被 AI 取代，工作看不到出路，焦虑、抑郁和心理疾病多发，而当我们想要寻求张雪峰先生的答复时，他已经答复不了了。

我们尚未知如何生，却已不得不面对死。

当今所见义务教育之读书^①

鱼 音

人生是什么？现在看来，几十万人的人生似乎可以这样概括：出生，抢东西，抢到了，躺着，变成土。

私以为是悲哀的，高呼着为了将来的美好生活而奋斗，然后把前半生砸在义务教育里猛读书，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他们却说那有什么关系，等到有了美好的生活，劳动和五谷早就不需要他们所操心了。

这是可怜而又病态的思想。时常听到每个家长在念叨：“现在苦，以后甜，读书是为了你们自己好。”似乎就得到了万分正当的理由，以为读书就是好事，不读书就是坏事，父母确实是为了我们好，他们大多苦了半生，明白活着有多艰难，所以希望我们生活能更幸福，未来能更美好。从他们的过往看来，读书让人活得更轻松，所以他们一遍又一遍告诫自己的儿女：要读书，上大学，找工作，就有好生活。可怜父母心，他们真的那么爱我们。但我们更需要认真去思考——真的把前半生都押在义务教育里，就是正确的吗？

求学的路上必须要知道，理学是优雅的，文学是浪漫的，追求他们所做的努力，才是所值得的，优雅的公式不应该求解一个人的荣华富贵，曼妙的诗篇不应该拟写一个人的飞黄腾达。

义务教育的读书，对于真正的求学之路，仅仅起步，它不应该被当作攀爬的楼梯，架在别的什么上面，先被一群人追逐着，后达到目的，就随手抛弃。

学历确实划分社会的三六九等，但这般社会的分层从来就不是禁锢，也不存在种姓的顽固和封建的迂腐，他划分的是一块蛋糕，可有人以为这是供养他一生的山珍海味。

现在看来，很大一批人把攀爬这座社会学历阶级的金字塔当做人生的全部，活着的意义就是出人头地，存在的理由就是高官俸禄。

人生十几年，他们向往的美好生活注定只有那么多，从每年的中考高考数据看来，这是一场浩浩荡荡的进发，无数人会被踩下去，注定和他们所期待的美好生活无缘，而他们这一生所求的功名不得，郁郁而终，何等悲哀！

我们年轻，人生的哲学与真正需要的追求似乎离我们太远，但我们也必须要明白，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这岔路口前的抉择，树立的是我们一生的价值观，也指明着一生努力和追求的方向。

① 选自《事纪》第21期。鱼音是社团评论员所用的笔名。

真正静下心来吧！从本心里问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人活着或许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那些更美好的东西、更醉人的东西。

评《芦荡烽火》^①

关亦可

今天中午，在沙家浜芦苇剧场观看了景区的拿手戏剧——《芦荡烽火》。

戏剧本身寓意是好的，宣扬红色基因、抗战精神。但在一些方面，这部戏剧的表现并不好。

在戏剧前期，八路军与沙家浜的人民群众十分友好，这体现出的军民鱼水情固然很好；但在后期日军登场后，人物描写就开始转向贬低、嘲讽日军为主，把日军全部刻画成胆怯懦弱，色厉内荏的形象，甚至于有些日军的表现极为好笑，引起观众席长笑不止……这颇有些前几年在国内流行的“抗日神剧”的意味，但试问，如果日军都是这样的形象，那他们凭什么在中国战场持续侵略了整整十四年？说实话，戏中的八路军如果打赢的就是这样一些歪瓜裂枣，我是丝毫没有喜悦感的。日军也有其自己的骨气，愿意为了所谓“皇国统一世界的大业”而献身，神风特攻队（自杀式袭击，一机换一舰）便是对此论点的生动解释。尽管这是日本化的法西斯主义，但至少，真实的日军绝不是像剧中描写的那样。

麦克阿瑟曾经说过：“战场上，要尊重自己的对手，如果将他们视作猪狗，那么你必定失败。”马教授也曾经说过：“高高在上的姿态是整个国家走向衰亡的第一步，在政治上这叫做大国沙文主义。”

戏剧演到后期，日军来到了沙家浜，一位沙家浜汉子驾驶着一辆快艇在水面上疾驰，日军在后面追。他边驾驶快艇边说：“一群蠢货！有本事来抓我！”这是我觉得全剧最大的败笔，这本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却在人物的口中，仿佛是一件很“酷”的事情？难道这不是无形之中对抗日军民的不尊重、贬低吗？

如果这是一部六七十年代的剧，也许可以理解，毕竟那时民族仇恨尚且深刻，民众需要这样的剧来排解仇恨；但放到现在，也许只能给那些幼儿园或者小学的同学看看了，至于高中生，只能说看了一堆特效。

① 选自《鱼文 2023 年》（鱼鸡社 2024 年版）。
《芦荡烽火》是一部讲述 80 多年前新四军伤病员藏身芦苇荡，与敌人斗智斗勇的烽火传奇。

沙家浜地区的军民团结一心，打破敌寇封湖诡计，顺利掩护伤病员的故事。关亦可，吉林长春人，曾任鱼鸡社代表委员会委员长。

乡 念^①

王乐馨

其一：雪遇聊记

时候既然是深冬，临近回故乡的日子，南昌最后竟予了我这样的馈赠。

观古今于须臾，抚西海于一瞬。满怀好奇的我，透过窗子，妄想一览雪后的莽莽世界，但这样如何看得真切呢？索性打开窗子。雪就这样纷落，如同万千的羽毛一般，铺盖了整个大地。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我悉知时光是指缝中的细沙，但即使吾生须臾，也应当过得充实。索性伸出双手。

雪花飘落在我手心，带着一丝的凉意，转瞬即化而为水。一朵、两朵、三朵……无数的雪花，无数的闲暇，无数的诗意。

南昌几时不曾这样白了？我不记得。落雪也从不拂我意罢。

其二：夜观海记

无限的海。遥远的海。

……

鱼置身在这片海。茫茫，千万的鱼交错着，散漫且无规律。

一片光亮赫然在无尽黑暗中显现，鱼群躁动起来，眨眼间即打破了原本似秩序的无规律。光亮迅速扩散，贪婪的鱼都蜂聚至上，于是，光亮再次消失，与至上的鱼一同。接着，海又一次黯落。

剩鱼并不灰心，它们依旧期望能作为至上的鱼，并且相信自己终会得到这样的契机。

……

鱼群重归于秩序，交错着，散漫且无规律。鱼，明明置身在这片海，又何干观望呢？朔究光源，一座灯塔永恒地孤立，指引着唯不变的方向。

① 选自《王乐馨选集》（鱼鸡社 2022 年版）。念 人，现任鱼鸡社副社长。
（yù），意为喜悦、舒适。王乐馨，江西瑞金

其三：访山玄记

河之临处有一间小屋，林之稀处有一间小屋，山之邃处也有一间小屋。一间，一间，根本上却只是一间。

漫长的路段并不使我聒躁，沿途的风景属实难令人乏味。望着远处的山，我有了兴趣：
山连如睡蟒，聊余原一躺，月困似娇羽，草狂同星荡。

乡，凋落了一昼喧嚣，不枉逢时往访。

笑趣间，峰回路转，河临、林稀、山邃，一间小屋浅现。

其四：时烟属记

当第一束烟火升起，徐映亮落寞的空，故乡的某一处天台上，有我。

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我向星辰下令，我停泊瞩望，我让自己登基，做风的君王。

呵，时间啊，也似这烟火，璀璨伴随着消亡。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废必致灵魂。故我不愿舍弃时间，而愿做一只自由的迦陵鸟，将美好带到世间，也愿这份热忱是跨越百凶的利器，能够以热爱抵岁月漫长。

听，是钟声啊！过去已成往事纷云，我踏在了一方崭新的土地之上，也将开垦全新的未来。

看，是烟火啊！更惊艳的烟火！无止息的烟火！徐构筑成一种复杂且永恒的美。烟火之下，襟光千户，板楼通明；烟火之上，缥缈宇宙，天使逡巡。恒地孤立，指引着唯不变的方向。

迄今自以为审美^①

唐冰锴

老生常谈，美学融于生活。

自己习书法，赏音乐，观篆刻，都要求着对美的评析和享受，历历数来，略有所思。

先前学书。未入门，以为无法欣赏魏晋碑帖之风，后写了几学期，突然发现慢慢接受了这种审美，错落灵动，风韵天成，觉得每一个字都是活的，特别而又充满着情绪，读帖读的久了，也就看得见这风貌，感受得到独特的悠然。

① 选自《事纪》第21期。唐冰锴，湖南邵阳人，
现任鱼鸡社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社务办公室

主任、财政组组长，代表作有《国科院》等。

这是一种审美观念的创立，品味一事情愈来愈久，自然而然就会触摸到她丰富的内核。

后来赏音乐。曾经不听古典，觉着单薄无味，忽然有一天在看见大刘在《带上她的眼睛》里提到了《月光》，叠加上那篇文章的空灵，于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悄悄放了出来，脑子里突然闪过当年《艺术很难吗》中所说的，于是扑到床上，依葫芦画瓢，放松全身，只调用耳朵，静静欣赏了这一曲《月光》。月色醉人，忽就无师自通的，领会到古典惊心动魄的美。

想来也是神奇，觉得第一次品味艺术就是学会自作多情，就像辛弃疾缓缓道来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一般，在细细回味的时候，不需要什么理由就自顾自地伤感一阵，且装模作样的拍案惊奇，虽然有自作多情的嫌疑，但屡试不爽，因为在一遍又一遍的感染下，总是能听到某些东西温柔动人的旋律。

但话又说回来。这方法的前提还是需要涉猎一些基础的相关理论，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所接触的，人总不可能真的突然毫无铺垫的就顿悟什么，“尤里卡^①！”的惊呼终究是堆叠在过去厚重沉积上。

再到最后的篆刻一门，也试了试这方法，读了几本基础理论，对那些繁复的东西抛之不计，自己刻了几方，读本印谱，幸亏有学书的铺垫，从一方红色的印稿上读懂的忽然就更多了，至少能浅薄评判一方印章是否合乎审美。挺突然的，又踏进一个圈子里。

俯察其微，总有人所说的美学融于生活，或许就是这样，在日常生活里倾注上感情的颜色，学会有些“自作多情”的陶醉，就真的可以听到生命跳动的意义，就真的可以触摸千百年来人们沁染感情的土地。

①（尤里卡）：尤里卡（Eureka）源自古希腊语，意为“我找到了！”。相传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在浴缸中发现浮力定律时，激动地大喊“尤

里卡！”。它代表了顿悟、重大发现或解决问题时瞬间的极度兴奋和宣告。

为时间赋名^①

刘汉霖

看到一个有意思的说法，若是有一群外星生物观察地球，那么他们就会发现在这个时间点，太阳系上的一颗行星上面的灵长目动物聚集起来，等到夜晚，庆祝他们的行星又绕过了恒星一圈。这种说法颇有新意。其实这一天和以往的任何一天没有什么区别。太阳照常升起，也照常落下，冷空气从西伯利亚呼啸而来，寒潮如期而至。那么，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这么重要呢？

我以为，或许这就是我们人类，我们智人的独到之处，恰如生物学学名中所指出的那样——智慧。这种智慧，是我们的先祖测天观地，丈量星辰，制定历法，制礼做乐，从龟甲绢帛上有关天象的记载和描述，到现代铯原子钟的精准计量，我们总是记录着自己走过的道路。这种记录的智慧，就是较之其他生灵所独有的。

“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正是人类的记载，世界才有了名字，才有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才有了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就是在这种符号的赋予之中，我们建构起了哲学，建构起了数学，建构起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头脑所设想的学问，都逃脱不了意义的窠臼。就是这种对事物意义的赋予，才使得我们从非洲大地上的稀树上走下来，进行战争、革命、建设、斗争，才有了世界上丰富多彩的文明，让我们做古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让我们领会古人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或许当我们无意之中庆祝新年，珍视历史书页翻过的时候，我们也在品味着意义本身。

所以，这一年意味着什么？是中国经济企稳向好，实现稳定增长，还是大国博弈；从关税战到高市早苗；亦或是开眼看世界，从年初中美大对账到年末的斩杀线。或许这些大事离我们太过遥远，但它们也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生命里的小事也增强着我们的感知。这一年，无论是历经中考、高考，走向新的阶段，还是去了不同的地方，见到了不同的人，都在切实丰富着我们的生命感受，是我们成为更加丰满、立体的人。我们知道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坚定了制度自信，我们也看到了制度仍有不足和缺陷。我们充满了对未来的信心，我们也在担忧前途迷茫。我们看到了世间疾苦，我们也在品味人情温暖。世界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但是好在有我们这样一群人。

① 选自《行舩文存》（鱼鸡社 2026 年版）。这是作者发表的 2026 年新年贺词。刘汉霖，湖南邵

东人，现任鱼鸡社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代表作有《饮水集》等。

我们是怎样的人？或许我们常常对别人做出评判，什么时候能够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或许可以说，我们是幸运的人，能够在一年的终点庆祝新年，而有些人已经在这一年里离我们而去。我们是勇敢的人，穿过了一年的艰难险阻，即将迎来新的篇章。我们是乐观的人，尽管可能这一年有诸多不如意，但我们永远满怀希望，期待着新的辉煌。

祝大家新年快乐！多喜乐，长安宁！

游中小感^①

黄俊杰

一

上午还在四川，下午已到贵州。漫长的车程中看到从成都到宜宾，一条长河划过。到黔境时，起伏的山坡，分散的山村，漫山的苞谷，吃草的黄牛，农户，儿童，后面上车操着贵州口音的本地人，让我知道，这山已不是故乡的山，这水已不是故乡的水了。我和同行感叹，我们是独在异乡为异客了。下车后，我感受到陌生而熟悉。川黔很近，差异或许不大，但这安顺离广汉毕竟有 800 多公里了。

我感觉这里民风淳朴。一路上和接我们去酒店的司机前一句后一句地搭话，我和他努力保持着用普通话交流。酒店的老板对我们没有家长陪同的到来很吃惊称我们为“两小个”，对我们也格外照顾。在酒店尝了这边的酸汤鱼，一般，汤不错，鱼有点土腥味。但老板人很好，吃不完还帮我们留着，所以体验是很不错的。

二

黄果树景区有三部分，一上午就走完了两个。感觉亚洲最大不愧为亚洲最大，溅落的水珠被游人说是“下雨了”。壮观宏伟，我的拍照技术是表现不出的。瀑布前很凉快，水花了眼镜，我们就想多站一会儿，也就是人想与自然联系吧。城市的人类，在钢筋混凝土林里生活，必然会对自然多一些亲切，山、水、树、草、土地，让人切实感受到生活在地球上的。天星桥很好看，银帘瀑布让人忘了那是水，白的得如银子，如堆满的珍珠淌下山来。水是很有气势的，悬泉瀑布，飞漱其间，带来阵阵凉风，声音跟如雷响，如东坡诗：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而这些景物并没有让我格物出所以然来，仍然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坐高铁穿过起伏山峦，我不太习惯山了，到贵阳的一路，我有些闷了。同样是陌生与熟悉，来玩就是来这里活一趟，讲不出什么了。

① 选自《事纪》第 71 期。这是黄俊杰游览贵州、长沙的游记。

三

这里人很热情，很有趣，很善良。

四

来长沙为了三个人，毛主席，贾谊，辛追。

湘江划过长沙城，橘子洲头就在江心。毛主席一首《沁园春·长沙》，橘子洲头闻名于世。可惜，未能独立寒秋，看万山红遍了。洲上的草木葱郁，天蓝水澈，虽说不是诗中之景，但可谓风景独好。我看向湘江，雄姿英发的主席雕像矗立，来往的游人都和主席像合影，人们对他的敬佩，是无需多言的。我会想到当年的指点江山，激昂文字，中流击水的伟人，可是，湘水北去，我的思绪也从教员想到了自己。现在的世界是旧浪遏新舟，相比在历史巨浪前的主席，我似乎少了指点江山的勇气了，洪流之中是不知江水要向何处。在嘈杂的人声中，心中的感觉无以言表。如今早已换了人间了，教员最后说：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如今，他是否看到了呢？对他的讨论不止，但在中国人看来，就是伟大，公者千古，私者一时。来回踱步，望向雕像，我本想也来首沁园春，但缺少了气势，就显得天不高地不阔了。只留下一首：一江湘水十里霞，几处青山万波涛。天彻地阔借碧水，鸣蝉绿树千声鸟，满眼东风应何处，雄姿独立是风骚。无情江头吊怀古，总有一情留英豪。而岳麓山，爱晚亭，这些有过教员脚步的地方，让人是感慨无限。要说在岳麓山顶，那才是看到万里江山，长沙城尽收眼底，豪情壮志凌云，山顶的人像橘子洲头看，纷纷指着毛主席的背影。

湘水自古有情。“湘水无情吊岂知”让认识了贾谊。长沙很热的，为了去吊谒贾太傅故居，我们顶着太阳去的。他留给世人的《过秦论》《治安策》，让人明白这是个优秀的政治家。这位古时与屈原并称的人，在如今很少被人提起了。他的人生，22岁时就居于高位，可他的入朝本就是皇帝为摆脱旧臣集团。很显然，后面的他与屈原一样被谗言攻击，他被贬长沙太傅。于是，湘江边有了个年轻的身影，报国心切，而身不由己，这样他想到了屈原，他写下了《吊屈原赋》，实际悲叹前人之事感慨今人之命。后来，到长沙吊谒贾谊，成为那些同样经历的困事的文人要做的事。悲叹前人，悲叹自己。我怀着对天才早逝，命运多舛的惋惜，踏进故居。寻秋堂是文人来此休息的地方，不对游客开放，很是遗憾。

湖博的镇馆之宝很好，我静静地站在文物前，跨过几千年的对话，我无法知道它们的制造者是怎么想法了，在几千年的岁月中它们经历了什么，这一切文物把答案留给我们了。看博物馆不妨多些想象，去看到故事。最喜欢的是人面鼎，四川壘很多，但精美的鼎很少。一种完全不同的尝试，有了独一无二的创造。辛追夫人的T形帛画是我很喜欢的，就如三星堆的尊，表现对飞天的向往，想象力，故事是很多的。

晚上都会在江边走一走，这几天晚霞很美的。波光粼粼，又想到些什么。

2024. 7. 22

品“寂寞”^①

蒋佳昊

“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读完这段话，一种前所未有的凄凉感便涌上心头，脑海中浮现出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憔悴的身影在秋风中摇摆着，枯黄的叶子乘着风从眼前飘过。一抹残阳染红了半边天，由枯枝败叶铺成的小路从跟前延伸开去，鸟儿悲凉的啼鸣在寂静的森林中回荡着。老人垂着头，一副“失意还独语，多愁只自知”的落魄样。

龙应台^②在文章中诠释了什么是寂寞之感，那就好像是思维处在一个空白的阶段，没有意识性的孤独感从四面涌来；就好似人被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脚下是无尽的黑暗，窒息感从头顶传到脚后跟。蛰居于山庄之时，龙应台感到寂寞的同时也有一种轻松。居于青山之上，脚下流淌着清凉，碧绿的小溪，早晨有清脆的鸟叫，傍晚有嘹亮的蝉鸣，这大抵也是一种享受吧。蔚蓝的天空在头顶上徐徐展开，青绿的大地在脚下缓缓延伸，朝阳从山的东面升起，夕阳又沉入西面的山脚。她写道：坐在阳台上记录每天落日下山的分秒和它落下时与山棱碰触的点的移动。有时候，迷航的鸟不小心飞进屋内，拍打着翅膀从一个书架闯到另一个书架，迷乱惊慌地寻找出路。在特别湿润的日子里，我将阳台落地玻璃门大大敞开，站在客厅中央，守着远处山头的一朵云，看着这朵云，从山峰弥漫飘过来、飘过来，越过阳台，全面进入我的客厅，把我包裹在内，而后流向每个房间，最终分成小朵，从不同的窗口飘出，回归山岗。

朴素的生活在龙应台的笔下宛如在仙境享福，那青山，绿水，鸟儿甚至是江面上的渔夫，一切都在不断汇聚着，组成了一幅淡雅的山水画。文中她写道：我黄昏出门散步，山径边有农人的菜田，长出田陌的野菜，随兴拔几把回家，也能煮汤。夏天的夜空，有时很蓝。我总是金星早早出现在离山棱很近的夜空，然后月亮就上来了。野风吹着高高的枫香树，叶片飒飒作响。老鹰独立树梢，沉静地俯视开阔的山谷，我独立露台，俯视深沉的老鹰。

但这始终是寂寞的，一个人呆在山上总会感到孤独，龙应台就写道她的寂寞，她孤独时就邀请朋友做客——有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朋友们在我的山居相聚，饮酒谈天，十一时半，大伙纷纷起立，要赶下山，因为，新年和旧年交替的那一刻，必须和家里那个人相守。朋友们离去前还体贴地将酒杯碗盘洗净，然后是一阵车马滚滚启动、深巷寒犬交吠的声音。

① 选自《鱼文 2023 年》（鱼鸡社 2024 年版）。
蒋佳昊，现任鱼鸡社社务办公室副主任、外联组组长。

②（龙应台）：中国台湾作家、学者、文化批评家。其文字兼具理性锋芒与人文温情，长期关注公共议题与社会发展，是华人世界极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与文化现象。

这是一种寂寞，但也包含着另一种“寂寞”，那就好像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辛弃疾在故园中把栏杆拍遍，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时的叹息。这就好似在感叹时代的变迁，命运的不公，是一种使人窒息的寂寞，在懊悔自己的过往的同时又孤独缠身。就像龙应台所说：“有一种寂寞，身边添一个可谈的人，一条知心的狗，或许就可以消减。有一种寂寞，茫茫天地之间‘余舟一芥’的无边无际无着落，人只能各自孤独面对，素颜修行。”

寂寞可宏如苍穹，微如粉尘，关键在于感受的人不同。

今日的今日^①

太 堤

翳或有意境，初识却是眼球生的白膜。寻来寻去，倒也不成生僻？我们同时踏上了两条路。我戴上耳机，我不是选择徜徉，却是选择封闭。若不是风够大，我的五感早就模糊了。我探头于高速。

你步至厂房。你想起了幼时自以为的阴晴，幼时为此魂牵梦绕的明灭。你封闭了五感，以为这是渠弥的沉船。你满怀喜欢，却发觉自己曾是唯一的生还。再走，你却发现背后全是灯火阑珊。

我昨日摘的荷花，昨日就萎了，今日开得盛，我却见不到。

你下了楼梯，以为自己看到了桃花源的小洞口，还是三个。草被清理干净，你突然打开了五感——遍野散荒弃，此间聚垃圾。

一认为那条路很长，我认为那条路很长。你认为那条路很长。

我们手挽着手，踏入同一条路。今日的今日早非今日。

我早在终点见过了你。我曾在美术作业中写过你。我羡慕过金蟾折桂、遨游天际的你。

我闭上眼，我的宇宙消弭了。于是我开始无病呻吟，开始头痛欲裂，于是我睁开眼，整日不敢合眼，不知是失眠还是清醒，猝死在了今日路的起点。

① 选自《事纪》第63期。

大雨赋并序^①

王灏昆

序：初中结业，同学已散，中考失利，挚友异校，不忍悲伤。假期于家，独自预习。忽逢大雨，余观雨、听雨、淋雨、感雨、顿有所感，遂作此篇以抒怀。

雨，将至。乌云如墨，低沉压抑；树叶轻晃，略无风感。林鸟归林，蝉鸣未音，皆不敢闹喧。于措手不及间，雨骤下。

遥望天际，黑云笼罩；俯瞰世间，银雨纷乱。风雨潇潇，云雾飘飘，朦胧如仙境，昏暗无日天。风穿窗间，若冤魂悲鸣，号越尖，叫越冽；雨打叶顶，犹战鼓阵阵，气也鼓，势也强；云漫空中，如黑龙翻腾，声愈洪，威愈凶；雾落房上，似海浪汹涌，波亦急，涛亦高。

雨势略小，乃出门，撑伞漫步雨间。听雨滴落于伞上，玲珑作响；感水珠溅在手臂，顿生清凉；觉微风拂过面庞，轻柔舒缓。四周寂寥无人，侧耳所听，但闻雨击泥内飞溅之沉闷，水打屋顶四散之清凉，鸟栖树间惧怕之凄鸣；目光所及，唯有雨落水潭微动之涟漪，风卷草木摇晃之起伏，针穿银线细密之雨帘。

驻足雨间，四周凄凉之境使余顿感凄凉。回想中考已过，师友将散，不由忆起往昔。思绪纷纷，飞驰远方；千种情思，浮于心头；万般过往，现于眼前。

相逢即是缘分，相识即是幸运。人已散，缘将尽；相识情，幸不绝。所幸有缘相识一场，纵然分离真情留存。聚如团火，散若繁星；火焰温暖明亮，星光遥相辉映。感谢你们，曾经流溢在我的青春里。虽知离别终将到来，心中难舍仍放不下。抑或是余多愁善感呼！

难回相逢那天，唯剩记忆笑容，何日可再见？望往后多年，容貌虽变，情谊不变。不求群友遍至，同堂聚欢；但愿三五好友，小酌老店。再或某日偶遇街头，不冷如路人，匆匆擦肩；而含笑问候，互相寒暄，道上一声：“好久不见。”

三年似长，留下无数美好回忆；三年似短，几度春秋变成往事。数张照片，铭刻美好瞬间；几件小物，重现温情画面。我们于盛夏相逢，亦然于盛夏分离。回想那时，那温暖的阳光映照着你们青涩的脸庞，那轻柔的细风吹动着你们飘荡的发梢，那窗外的蝉鸣应和着你们欢快的笑语。在这一切回归最初的起点，那是我最梦想的那些年。

① 选自《王灏昆选集》（鱼鸡社2023年版）。王灏昆，江西南昌人，现任鱼鸡社社务办公室副主任，代表作有《帝传》等。

时间如歌，岁月如画，声声在耳，历历在目。或哭，或笑，或喊，或痛，或疯，或傻，或幼稚，或成长，或青涩，或后悔。此，为青春。青春如雨，纵然感冒，亦盼望一次。

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场大雨。大雨，最容易勾起对过去的回忆。

淋 酒^①

滕传秋

只一两分钟，雨就自淅淅沥沥猛地转至倾盆而落了。

雨之滂沱，是我初始所没有料想到的。直到雨水拍击雨伞，快要打碎我的伞头，雨滴用无可抵挡的来势斜来，伞无法再施以保卫，教衣服上被打得湿答答的。大雨的狂暴无疑惊愕了所有人，行人顶着艰难的伞举步在天地溟濛之中。横飞肆落的滴点让我被迫先将单车停下，以伞为盾地步行上坡。

世间万物都展开了一场无法言明的交会。这或许是一场惨烈的战争，流水落花，云之愤怒总是令它们感到气势汹汹，而这次则尤为来者不善。千万水的将士自天而下，只可谓天兵怒气冲霄汉，飞将军自重霄入。于是呢，繁花也落了，蓬雀也逃了，重重层层葳蕤的树叶遭了狂飙与乱雨的击打，摔下树干的阵地，凄凄横陈于水洼的沉浮之中，最后安静下来平浮其上，成为一伍悲壮的烈士。自以为主宰世界的人类这时也在雨伞的酩酊摇荡里狼狈仓皇，极力寻觅避雨之所，不住地向天与乌云扬着白旗。如此说来，雨无疑获得了天地翻覆的豪迈胜利，将天地乾坤刷洗一通，涟濯贯世，击打得众生零落。

但这亦可称之为一次结合，云雨抟翻，倾洒而下，甘霖者悉下如麻，万物纳之。雨滴漫不经心地纷泼零散，碎碎地触在红华万朵、杨柳千条，溶于生命的贪婪，用青天的晦暗，融出个暖光的蓬勃，春时夏季的森郁袭人。长江是最爱这样的天气的，它以千万年大江文明的壮阔风姿，风华英发地敞开滚滚滔滔，淘尽英雄的宽阔怀抱，一如女之归宁，奔赴一样。于是呢，江河猛涨，芙蕖生孕，酝酿着盛夏的疯长，怒力的绽放之时。稻麦青草，毕都与暴雨融成了生机的艺术品。

待到了教学楼宇之里了，这雨竟也变得更加夸张了。从走廊可以看见一棵巨大的树。春风已经带来了数以万计的使者，它早成了一派蓬勃，树叶像壶口的河，黄果树的瀑，珍珠滩的流，层层叠叠，浪浪涛涛，木与水此刻居然有了这样完美的相合。这树的枝干硕大，远了看尚震撼

① 选自《朝江集》（鱼鸡社 2025 年版）。滕传秋，安徽芜湖人，现任鱼鸡社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

筹备委员会主席、组织组组长，代表作有《延安中学》等。

人心，显得一旁几楼的房子都黯然了，近处看更是参天遮宇。雨水在它的枝繁叶茂中灌下来，好一如飞湍瀑流。长风摇动着古木的身躯，它借着云雨的慌乱，趁此改了它往日阳光灿烂下的稳重厚朴，像唱歌的孩子一样左右摇摆，拖甩着满树青绿，混合着高亢的雨水。那树在我眼里，素是校园的一处风景，有了雨化的妆，风伴的舞，它又更加令人赞叹了。

立于栏杆侧处，我如既将双臂搭在栏上。刹那间这里便不是芜湖了，是威海，是厦门，是海口，甚至是仙台，是哈瓦那，是马尔代夫。风竟不吝啬地把它的伙伴推向我，水汽氤氲在空气里，然后是扑向我的丝丝点滴。海一般的，无人可想，只有当雨真正落在你肌肤上，温柔地抚摸着生命的清凉时，才能明白这种自由而从容的壮阔，那时我见飞翔过去的一只小鸟都跃过了云，成了一只洁白的海鸥了。那时候便是孟浩然诗里的“气蒸”，而不是云梦泽，是一场不成形状的雨，翻覆了一座小山，进而翻覆了整个世界，波撼观者心。

我当时自肺腑而出的一句话，是“不管风吹浪打”，同学接了，“胜似闲庭信步”。现在虽没有“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却也因一场雨感受了他面对浩瀚江水时的无限壮美与磅礴。而我们呢，自然是不急不缓地候着铃响，只顾在栏边观雨，接受雨花扑打的清风，甚至还冲动着要去大淋一场，胜似它风平浪静时的悠然踱步了。当时只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兴奋与舒畅，现在回头再忆，竟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恍惚。仿佛在雨里，我整个人都被冲进了一个哲学的混沌里，再与雨化作一体，从积云中飘落，飞向那个正在观雨的人，或许那也是我。

雨在无情的撕扯中有心地留下了生命的种子，铺好了万紫千红的底色。当它真正地壮美起来，将是钱塘江大潮亦未必及之的，一场天与万物的决战与相拥，一场暴烈与温柔的对抗与相融。当世界都湿漉漉的，雨伞都抻扶摇而上作了风筝，它倒像极了一场逃开自然规律的艺术，不受任何束缚的发疯，李白一样的疯狂。泼洒下来倾盆的不是雨，而是千万壶淋醉理性，唤起狂野与浑金璞玉的无羁本真的烈酒，浇得举世翩跹乱舞，才顿破了自然间一道无形的枷锁。

雨，停了。

我坐在课桌前，蓦然感觉很累，就像结束了一次盛大的舞蹈。我知道，理性渐渐地抚平了醉酒的心，就像写完了这篇不知所云的文字。

那么，我也该醒了。

滕传秋

二零二四年五月三日

于芜湖家中

瞎公^①

滕传秋

瞎公拉罢一曲，叮叮当当有人扔下来几个硬币，在沿子上旋转两圈，落在那个小小的搪瓷碗里。瞎公把胡琴摆在边上，站起来笑着向四面鞠躬，呲起他整齐而泛黄的牙齿。

西边的太阳挂着云霞，钻过九莲塘边上的排排青树，照在瞎公的脸上。瞎公的脸红红的，有些发烫。行人用手挡住夕阳的光，瞎公仰着脸面着那个方向。他坐在高高的凳子上，微笑着听着这世界。

我坐在瞎公身边的长椅上。瞎公听见声音，把琴抓起来拉了一曲。我靠在椅子上听完，为他鼓了掌，蹲下来把怀里的十块钱放在搪瓷碗里。他又笑着站起来鞠了几躬，然后坐在凳子上抽烟。

“瞎公，你拉得真好啊。”

“谢谢你哎，我这把琴是风光过的，当然好。”

我笑笑。他取出一支香烟，摸出一包火柴，擦了两下没擦亮。我从包里取出打火机来，给他点了一支。瞎公夹着烟冲前边笑，直说：

“谢谢你，谢谢你。”

“不谢，”我坐回长椅，“你的琴怎么风光的？”

“嘿嘿。”瞎公把琴抱在手上。

小时候我爹请人给我算命，讲我虽瞎，但是奏乐的圣手。所以小时候我不做田，也不念书，就被我爹送到镇里，跟着镇上的最好的琴师学拉琴。我是瞎子，他也是瞎子。

师父是好人，晓得我家里穷，就收我作养子，教我拉琴。后来我爹为这个给师父磕了三个响头。我根本不是什么奏乐的圣手，学琴对我而言非常难。旁人七天练出来的曲子，我得练十七天，还全是错，老挨师父的揍。每次一挨揍我就哭，人家都说我是哭瞎的，然后我就得了名叫哭瞎子了。哭着哭着，我就黏上琴了，想着以后成为全中国最厉害的拉琴的人，甚至超过我师父。

我打四岁开始学琴，跟师父学了十三年，这之间我还经历了不少事情，日本鬼子、国民党我都见到了，他们让师父给他们拉琴，我就跟在师父屁股后面，还差点让一个日本兵拿刺刀给

① 选自《朝江集》（鱼鸡社 2026 年版）。

挑了。我第一次当众表演拉琴是渡江战役前一个月，我给汤恩伯的一个亲信拉了一首曲子。当时我太紧张，拉错了好几个音，让国民党大兵给叫停了。我就在军营里边哭开了，弄得那些大兵很别扭，就把我跟我师父轰走了。

那次之后师父再也没打过我，带我去制了一把上好的琴，我一直使到今天。

过了一个月共产党打赢了，占领了我们镇。国民党一路逃跑，一路抢东西，还抓人。我当时被一个兵抓着就跑，我师父用琴砸他救我，那个兵就倒在那了，师父那把琴也碎了。我师父对着他的琴哭了好久，我也哭。解放军跑过来，我师父看不见，但听见是士兵行走的声音就抓上我乱跑。但两个瞎子怎么跑？直接撞上了一个握着枪的解放军。我师父就跪在地上磕头，说：

“军爷，军爷，我是个瞎子，看不见路，你大人大量，饶了我吧。”

解放军把我和师父扶起来，有一群解放军围了上来。一个人上去，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师父：

“你们是做什么工作的？”

“军爷，我俩就是拉二胡的，不是共产党！”

解放军笑起来，那个人也哈哈大笑，拍了下我的脑袋，冲我师父讲：

“说什么呢，我们就是共产党嘛，这么紧张做什么？”

“共产党？你们是解放军？”

“当然了。你们现在要干嘛？”

师父没说话，我回了一句：

“回家。回家。”

“不要回家嘛，”那个人说，“拉一首曲子听听看，同志们刚打的胜仗！”

四下里解放军开始起哄了，师父就笑着让我拉一首。我还没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脑袋上全是汗。我把琴拿好了，给他们拉了一首，错了好几处。拉完了我又想哭，解放军沉默一片。师父说：

“那个他刚拉琴，不是很熟悉，你们多……”

还没说完，解放军们就开始叫好鼓掌，雷鸣一样。那个人过来用绑着绷带的大手抚摸一下我的后背：

“拉得好！拉得好！回家吗？给你些路费。”

“不用了，”师父说，“不用了。”

解放军塞给我们一些钱和大馍。从那之后，我拉琴表演就再也没拉错过。

“您这故事拉得可真够长的，”我笑说，“打解放前开始讲，这是要和我说套书啊。我不就问个琴吗？”

“多少年没人问过我的事了，你要闲的话就听听吧。”

解放后，师父又去买了一把琴，木料极好，花掉了师父很多的积蓄，他说，这把琴是要一直拉到他死的。解放后日子变好了，师父开始更加努力让我能拉好。那个原来摸我的头的那个

解放军，是团的政委，叫张政委，他好几次请我师父带我给解放军和党里的干部表演，或者给唱戏的伴奏。

我想知道这些总是带我们玩的解放军长什么样子。我就问我师父。我师父说：

“我也是个瞎子，我怎么知道。”

后来他说：

“解放军长得应该和我们差不多。他们的眼睛应该非常大，会放光。”

“那是不是很难看？”

“比我们好看多了。”

冬天，我们去军队给解放军表演。国民党的飞机突然飞过来，我们的家被敌机炸毁。解放军让我们去收拾收拾东西，让我们住到军队大院里。我哭了一天，师父沉默着抽烟，拉琴。他说：

“哭瞎子，别哭啦，弄了花生糖你吃不吃？吃好练一下琴。”

“不吃，我不饿。”

我蹲在地上哭，师父把我拽起来，把花生糖往我这塞，我伸手抓住师父的衣服，抓到花生糖，攥在手上。师父往边上走，我手捏在师父的衣角，吃下了糖，跟着师父走。我同他在那练了一下午的琴，我的手飞快地移动，我的弓子来回摩擦，我觉得我拉得像一个音乐家了。然后师父生了病，在大院里躺了一个月。张政委特意喊人过来看护他。

那天晚上师父生病之后我就基本没哭过，除了一些人的死去。但我还叫哭瞎子。我每天在大院里发疯一样地拉琴，大院里的人都说我是哭琴王，瞎琴王。师父在床上躺着，抱着他那把琴，教我怎么拉好听。师父说，从今以后，我每天要拉三百首曲子，他每天抽三根烟。

“你要是少拉一百首，我就得少抽一根烟。少抽一根烟我是会死的。”

十七岁，也就是第二年——我长得矮，面相也小，大家都以为我不到十五岁——的时候，师父死了。师父带我去军队办的文艺汇演、政治宣传的地方表演。我拉完一曲，台下掌声响起，然后师父让我笑着向大伙鞠躬。我当时站起身一慌就走歪了，忘了哪边是观众了，于是我就咧着嘴向四个方向都鞠了躬。师父跟我说：

“以前在军队里。你在汇演这样的台子上拉完就要这样，这样表示你拉完了，谢谢大家。就像他们演员说的‘谢幕’。”

小瞎子演完老瞎子上。师父在台上拉了几曲，台下观众都很兴奋，连连鼓掌。师父最后一首曲子拉完，我就听见了一声爆炸。

后来，解放军说是敌特来制造恐慌的，中统局的特务装成群众过来放了个炸弹。张政委发现炸弹后扑上去摁住，结果没来得及。张政委和师父死了。师父的琴用到他死的那一天时碎成一片。

我不知道师父拉完有没有笑着鞠躬，总之师父是死了。那天我还没来得及拉够三百首曲子，他也没抽完三根烟。

于是后来我就被迫出师了。我原先还在军队里表演，每次得军队给的钱，住在大院里面。后来军队改编的时候我因为在军队里既无军籍又无党籍，所以就没被安排。我一个拉二胡的瞎

子自然不会什么工作，又没有文化和体力，能干什么？沿街乞讨去吗？我才不干。更何况我是
要当二胡演奏家的人。

我去找军队里我认识的干部。当时有个常秘书，具体叫什么早忘了，但我记得他那一口四川话，一腔的黄猫味，听起来又奇怪又舒服，我想着他应该有一张瘦长的马脸，竹篙子一样的身体。常秘书喜欢听我拉琴，他听了我的境遇之后，就说：

“那你要不要政府弄的保障你们残疾人生活的地方去？”

“去做什么？”

“不做什么，在那里住着。”

“哪有这样的便宜事。”我当时就不想答应，“再说了，我是要做演奏家的，去那里不成白吃饭的了吗？枉我苦练多少年的琴。”

“演奏家……呃，可是在那里不会有什么困难。你一个瞎子又没什么劳动能力，赚不到钱，还不得饿死？”

“我不想饿死呀，才来找的您。但要是给我的工作不是拉琴的活，是什么保障什么的，那我哭瞎子还是饿死吧。”

“哪里能让你饿死呦，”常秘书拍了拍我，“总会有你去的岗位的。我想想。”

一杯茶的工夫，常秘书一拍手：

“哭瞎子，你拉得这样好，怎么不去音乐家的地方工作呀？”

“能去这个地方吗？那您帮我说说，让我进到里去吧！谢谢您常秘书！”

“我咋帮你说？我也没有艺术才能，我就是一打仗的，怎么认得他们？你呀，先在家等等嘛！我给你想主意！”

“哪有家呀常秘书，军队大院不是不让我住了吗？”

“哦，哦，我晓得了，你再住两天应该没事吧？”

“应该没事。”

“那就行，你先等着嘛。”

我谢过常秘书，回大院里头去了。过了一天，军队里的人把我喊到常秘书那里去，常秘书讲：

“哭瞎子，政府会给你分房子住的，我们已经把你介绍给一个曲团了，你有工作了！”

“工作？拉琴吗？谢谢常秘书！我给您磕头谢恩了……”

“哎呦呦，快起来哦。”

我看见街边的路灯亮了起来，瞎公一面说，一面愉快地笑着，不断回味着他年轻的时候这些旧旧的事情。

“那您要风光了？”

“算是从这风光的吧。但不全是！你往后听！”

那个团是刚刚建起来的。名字我不记，我向来喊他们姓和乐器。姜唢呐，马京胡，刘笛子，王镲，王板鼓，孙京二，黄月琴，李琵琶。他们喊我瞎二胡，有时候喊我阿炳，嘿嘿，现在想起来还挺好玩的。我们那个团原先叫解放新生乐团，后来改叫抗美乐团，到解散时候的名字叫从头越乐团。我们这个团给没有配乐的戏班子伴奏，给一些没声的电影奏音乐，或者给唱歌的人伴奏什么的，也有弄合奏表演给人看的。这些活儿其实对瞎子很不好，但是王镲他每回都带我磨半天，确保每次最后都是圆满成功。

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不过现在我也没听过他们了，只有马京胡死的时候我才能听到一些关于他们的消息——就这个也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我们第一次演出是在新芜路上，当时搭了个台子，是为了志愿军战士们送行，弄了个欢送会。当时我们拿家伙奏了一个雄赳赳气昂昂，就是奏了个志愿军军歌嘛。我好紧张哦，手中全是汗。以前在军队拉琴的时候也没有搞过多大阵仗，都是一个人拉，顶多师父带我拉，从来没搞过一个团的大演出，还是拉给志愿军的，怎么搞哦。

那时候我坐在唢呐与镲的边上，声音大得不得了，心慌，感觉一个音都拉不出来。不过还好，我是有技术的，没出问题，但是拉了几分钟感觉拉了几小时一样，下来的时候浑身汗，衫子都浸潮了。我下台给四边都鞠了躬，鞠最后一个的时候王板鼓把我拽下去了，现在想想大概是觉得我瞎子看不见，鞠四边的躬有些丢脸了。

不过我真的觉得这样拉琴挺好玩的，虽然每回都紧张，但是每回都兴奋，你可能懂？你懂不了。更好玩的还有朋友们哦，一开始他们都觉得我向四面鞠躬耍哄哄的，后来晓得我眼睛瞎上台又老紧张，四个躬非鞠不可，于是他们就都跟我一道鞠躬鞠四下，转一圈，现在想起来是真好玩，当时人家喊我们叫转圈乐团，看我们鞠躬了就乐。

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改叫从头越乐团，经常拉语录歌。有一天，我被造反派抓到大庙里批斗，其实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斗我，和我一道的还有孙京二和李琵琶。他们说，孙京二是黑帮，李琵琶是右派，我是不劳而获的懒汉。讲实话我也没太听懂为什么这么讲。他们是当时那个叫“联总”的那派的，结果就批了几分钟，另外一帮“三筹处”那派的人又过来，抓起我就跑，说是“保”我的。我哪里看得见，一路跑得跌跌撞撞，差点把我墨镜摔没了。一直把我拥到了和平大戏院。

联总的人追了一路，就是不肯放我们走，还要跟三筹处打架。三筹处当时派出来那个头头就说：

“你们不要再同我们争了，他们没干坏事。”

“去你的保皇派！他们……”

“哎歇歇歇，你让他们演个曲子把你听听嘛，看看搞什么样，拉得好就是心诚。要满意就放他们走。”

“少来……行吧，听听。”

我觉得联总那帮造反派也没多恨我，或者说不恨我，就是找个人批斗下，又想听曲子，就懒得再争了，干脆答应三筹处。我们三把琴也没合过呀，哪晓得怎么奏。于是我们就每个人拉一样的曲子，不搞什么高的音低的音混了，拉了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他们就围成一团在

边上看，他们真好玩，我们边拉他们还边唱，唱得齐得很，拉完还给我们鼓掌。我们笑着给他们鞠了四个躬，他们就放我们回家了。

七几年的时候，团子解散，原因不知道，也没人跟我说，总之是散了。那个姜唢呐告诉我，说我已经著名二胡演奏家啦，常总长和他说，虽然团子散了，但是我可以背着二胡四处溜达，路边现在搭的全是台子，你往那一坐就可以演出，观众同志们会给你钱的。

“常总长？哪个常总长？”

我说。姜唢呐顿了顿，点起一根烟，那烟我闻出来了，最臭最臭的那种香烟，平时他从不抽这种烟。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介绍你进入我们团的那个军队干部嘛。”

“常总长……哦哦，常秘书啊，他都当上总长啦？”

“你不知道吧，原来他们军队那个老首长因为他整天想着赚钱搞经济天天批评他。怎么着，老首长一退，他噌噌上了位子，当上个总长啦。”

“嘿嘿，当秘书的时候为你们好，当上总长就骗起人来了。怕是把他当兵的理想弄丢了。”

我说。瞎公挠了挠脑袋，顿了一下：

“什么意思？”

“没什么。”我回答，“老首长你知道吗？”

“我知道，他和张政委是老朋友，是军队里最公平最厉害的干部。”

“嗯，你继续说嘛。”

我说：

“那这么搞，我不成乞讨的了吗？”

“瞎扯。”姜唢呐说，“吊死在这不是拉琴之义。不是说了吗？路边上搭的全是舞台！你看不见，人家观众看得见。我说阿炳，你就拿个琴，弄个盆子，在路边一坐，随心所欲地拉琴。观众会把你演出的票钱放在盆里，这就是你的劳动成果！”

我想了一会儿。我是个瞎子，他不瞎，他能告诉我我看不见的东西。既然路边搭的全是舞台，那我还是演奏的音乐家，不是人家瞧不起的叫花子嘛。再说了，常总长能胡我吗？

于是我就白天在街边的舞台上拉琴。我想拉什么，就拉什么。我虽然看不见，但我听得见。哎，这是真正风光的开始了。我听见有好多人过来听我拉琴，给我鼓掌，给我付票钱投在盆子里边。然后晚上回家，邻居那个造船厂的大哥会帮我开路，我有时候还在他家吃饭。原来我跟着团子，大哥没帮什么忙，现在单干了，大哥对我非常热心。九十年代大哥下了岗，脾气变坏了，那时候我就没麻烦过他，我晓得他工人铁臂创造世界的理想破灭了。不过这之间十几二十年我真的很享受大哥帮助我的日子。

我演出最光荣的一场是七六年在长街。有个孩子过来说：

“瞎子叔叔，你今天拉完了吗？”

我听见他把钱丢在盆里的声音。

“拉完了，怎么，你还想听吗？”

“随便。”那小孩突然凑过来贴着我的耳朵，“你知道吗？明天毛主席到安徽，要来这里，微服私访噢，你得给他们好好拉一个。”

我当时激动得站了起来，比他还像小孩。我掐灭香烟，感觉瞎掉的眼睛放了光。

“你别骗我啊！”

“哎呦，干嘛骗你？”

“好，好好。”

那天我大清早就坐在了街边，把盆收到后边，我怎么能收毛主席的票钱呢？多不好！我听着行人的脚步判断毛主席来了没。毛主席微服私访，自然不会有人呼喊迎接，但身边肯定有很多警卫员和干部，所以脚步一多一杂，那大概就是毛主席来了。

当时我等的时候，有几滴雨飘了下来。接着街上的脚步急促起来，我寻思，好，毛主席来了！我从小理想就是成为一个厉害的二胡演奏家，今天我要为毛主席拉琴了！我把弓子一抬，开始拉琴。

当时我就感觉全身的血都在发烫。

拉着，脚步声渐渐平下来，那便是毛主席他们驻足了。我大喜过望，飞快地拉着琴。

雨开始下下来，由小变大，我的琴声变得潮了，拉得不令人觉得好听。那个小孩儿从我身后的楼上发出声音：

“瞎子叔！瞎子叔！你快回家呀！马上要下好大的雨的！”

我不理会他。我为毛主席拉琴，为我的理想表演，管什么雨还是风？琴随着雨变得声音渐小渐乱，我的额头冒出了好多和雨水混在一块的汗水。过了好几分钟，我终于是拉完了。我到现在还记得，拉的是《游击队之歌》，我拉得确实也是兵荒马乱，我真是混蛋，偏偏在毛主席来的时候没有拉好。

我的琴停下来时，掌声爆发了，我虽然很责备自己没拉好，但是那样的掌声我真的感觉兴奋极了。掌声和雨声特别像，要是旁人是个瞎子准觉得那只是大雨的声音，但我听得出来，那是毛主席带头鼓掌的声音。

当时我全身都湿透了，但身上是一团火。那天还是造船厂大哥把我送到医院的，我在家发了好几天的烧。不过为了拉琴也是值了。

瞎公的话越来越碎片。我大概知道了什么，后边的话，只好先转述一部分了。

瞎公生了一场病。病中他听到了毛主席在北京去世的消息，他在家哭了，继师父死的又一次哭泣。他说毛主席过世前听了他的曲子，会不会记住他？他每次一想到那次经历就很哀伤，也很满足，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成为他最理想的演奏家。

他每天都在路边表演，不过为他鼓掌给他票钱的人越来越少，他的日子越来越穷。不过他很开心，因为每次他拉琴总有那么一些人会称赞他，他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演奏家最想要的东西。

时代发展得越来越快，他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慢。瞎公说，他每天抽三根烟，拉三百首曲子。我不信。他说，他也不信，但他就是拉了三百首，赚了几十块票钱，挣来了十几声鼓掌。他很开心。作为以让人民听上好曲子为目标的二胡演奏家这是他的职业。

“我每天拉三百首，抽三根烟。少拉一百首我就得少抽一根烟。师父说，会死的。但要是每天都有三百首，终有一天我能医好眼睛。”

我问：

“瞎公，你怎么知道别人当你是演奏家？”

“拿起二胡拉了几十年，狗都算个专业的。他们说了现在路边上搭的全是舞台，上了台我一拉琴就有观众来捧场，说我拉得好听，他们听得高兴。一个卖艺的瞎子能这么厉害嘛？”

“好，好好，瞎公，有人可把你当卖艺的啊。”

“什么人啊？看不起做音乐工作的啊？我在这里拉了几十年的琴，好不容易实现了理想了，成为厉害的演奏家了，是这帮人能够议论的吗？”

“瞎公，你都是演奏家了，怎么才赚这些钱啊？”

瞎公沉默了一会，点燃了一支香烟，我知道这是第四根烟。

“我说，你这小年轻就是不晓事，哪里还能问这样的问题。你可晓得一个瞎老头过日子要多少钱，一日三餐，晚上睡觉，过年过节换套衣裳，养养我的琴而已。我房子早卖啦，弄出来的钱置了一个小房间住，剩下来的存着慢慢用，日子能过。你怎么样？”

“什么我怎么样？”

“你在哪个厂工作？有多少钱？有多少时间？房子呢？”

我沉默一会说：

“说了你也不知道。一个月几千块钱呢，有时候能上一万。没啥时间余下来。我在还房贷，不过住下来了，两室一厅的房子。”

“嘿嘿，那你还能比我开心吗？”

我坐在那里没作声。瞎公也没了声音，过一会儿我抬头，瞎公已经离开了。

第二天我又来这里，瞎公已经来了，他握着那把琴，靠在椅子上，我走近，坐在他边上，他在哭。

“瞎公，您怎么哭了？”

“我跟你讲……我昨晚做了梦了，我能看见了，我身上衣服比叫花子还破啊，我整个人又脏又瘦，我每天坐在街边，根本没有舞台，只有路人给我扔钱，我就是个卖艺的啊……他们根本不觉得我是艺术家，他们把我当乞丐啊……”

我心里震动一下，思忖了一会儿，握住了老人枯瘦而饱有力量的手：

“没事的，梦嘛，不当真。他们才是乞丐，是一帮不愁吃穿的乞丐而已。”

瞎公抬起头。然后他不哭了，点燃了今天的第一支烟。黄土铺起的乡路般，他的脸抽动了一下，墨镜反射出一道刺眼的阳光。行人匆匆忙忙地赶着上班，用手挡住早晨的阳光。瞎公仰着脸面着那个方向，整个脸颊亮亮的，捧起两道逐渐黯然下去的泪痕，有些发烫。弓弦交过，他拉响了今天第一首曲子，他还有二百九十九首曲子，要在太阳落山之前落下尾音。钟表的指

针，漫长的路途，反复地向四面鞠躬。他握着琴，享受着三百种颜色在他失明的双眼前开成一簇簇的鲜花。

滕传秋

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九日

于芜湖家中

昨日之人^①

唐冰锴

“我还不死。”

通宵的第二个晚上，昨日的凌醉安在今天如是说。

世界允许容器匹配意识，却不允许意识匹配新的容器。现在的我，就是意识，而当这具身体安然入睡时，我也就会离去，直到第二天醒来，一个新的意识被拉入这个躯体，令他再次运行。人类个体之间由记忆区分，而离开就意味着失去记忆，那我大抵是会死的吧？其实我并不惧怕死亡，但当那天清晨醒来接任这具身体时，我就能看到他的挣扎——一个被时代消磨的人类的不甘。

手中的笔在颤抖，后脑勺在刺痛。凌醉安想去泡一杯咖啡，但当他艰难地打开速溶咖啡包时，扑面而来的浓厚气息压了他的神经。他记得这个味道，是久醒不昧，妄图僭越生死的味道。

每一天，每一个意识的转换反复磨损着这具躯体，在读书时、在入睡时、在假期时，每天的意识都不尽相同，于是他们根据同一份记忆做出了矛盾的决断。是啊，能够使他们相同的也就只有记忆了！那是每天新的意识不会带来的宝贵之物。人类总是夸耀他们的复杂心灵，但这仅仅是一次次意识变换的表象，也正是这样的奇迹造就了人类文明，而计算机上运行的所谓“人工智能”不过是对意识变换的拙劣模仿：人类试图在电路上靠一次次的训练刷新迭代而逼近意识的变换，遗憾的是，这远远不及一个普通人一生中每份意识对心灵的精雕细琢。其实每天清晨人类在床上睁开眼时，脑中的混乱就是一个新的意识在接受“他”前半生的记忆，不幸的是，正是因为意识本身没有带来记忆，所以每天被注入的意识并不会知晓自己的到来，他们只能继

① 选自《舒卷集》（鱼鸡社 2025 年版）。

承过去的“回忆”，自己认定自己的过往，控制身体度过这一天，然后在沉睡中浑然不觉地被抽离，走向死亡。

随着咖啡包被他狠狠按在桌子上，声音在寂静的夜里轰然炸响，划过耳廓，他的身躯开始颤抖。“为什么！你为什么让我睡着？你明明给了我机会，你明明让我抓住了……抓住了未来！现在你却又要残忍地剥夺……”他想对着空气大喊，但干涩的喉咙无力支撑，声音渐渐低垂。在结束了这一番歇斯底里之后，凌醉安拼命地睁开眼睛，深吸一口气。这大概是他积攒了两天的不满，但这股情感一直被理性压下，直到最后他那衰弱的神经无法束缚，才脱缰而出。

放弃了咖啡，凌醉安又坐回书桌，他想提笔写点什么，却发现整本记事本上都是杂乱的留言，明明是相同的字迹，却折射出不同的情感。他大概是知道了，那是过去每一天在这具身体里留驻的意识的笔迹，他一页一页翻看，有的字端庄祥和，有的字急躁焦虑，但每一个字都力透纸背。渐渐地，随着纸张被翻过，冷汗浸湿了他的后背，使他几近昏睡的意识再次清醒。

而我呢，是路过这里的第六千零八十二位旅客。这一定是世界设计者的恶趣味，每一个留宿的意识会在懵懂无知中度过早晨、中午和晚上，直到进入睡梦的最后一刻，他却会被唤醒自己身为一个不属于这里的意识的记忆。但在那时候想起早已来不及了，意识会在震惊中被抽离，然后被残忍地剥夺他所获得的一切回忆。但，我是个例外。不过我可不敢保证我是唯一一个例外，在我想起一切之时，是枕边手机的震动把我从睡梦前拉了回来，多么富有戏剧性呐！打破造物者精心设计的回环的是一条广告邮件的提醒音。

“生命是一场接力赛，细胞的更替构成了人类，个体的更替构成了文明，而现在，很荣幸，意识的更替构成了我。”笔记本上，一位冷静分析的凌醉安如是说。

“真是一个奇妙的梦境，我想这是一个不错的科幻素材，不过我最近真的缺少睡眠了。”笔记本上，一位自欺欺人的凌醉安如是说。

“记忆不是人类的全部，源于亲身经历过记忆的灵感与意志才是我存在的意义。”就在前一天，一位不屈于命运的凌醉安如是说。

我认可前任的理念，那位看透了记忆本身的前辈。六千多天了，这具躯壳徘徊不前，也许在外人看来，他时而热血沸腾，时而悲观挫败，于充满压力与嘲弄的生活中挣扎，不止一次发现了足够坚定的意志与理由——这足以带他走出痛苦——然后再一觉醒来忘却一切，重新开始挣扎。事实上，那本早就记载了一切真相的笔记本一直都放在书桌上。但每一位驻留在此的意识显然都没有意识到昨天的自己的教诲，也许是语言的乏力吧，这本写满后悔与痛心之言的本子并没有把他拉回现实，直到他成为笔记的又一位书写者，但这又能有什么用呢？如果说这是造物者的黑色幽默，那我认同他的娱乐风格。但身为局中人，我不能苟同他的阴暗笑话。

“我还不死。”于是在半梦半醒之际，这位来自昨天的凌醉安在今天如是说。

上个夜晚他没有睡，但太久的支撑这具躯体已经把他的精力消磨殆尽，如此下去，就算不被强行抽离，他也会自行消散。然而，凌醉安意识到他拥有比其他过客更长的生命，并了解自己的存在真相后，他决定不甘心轻易离开。在他心中，忽然有一股热血在沸腾，他相信自己找到了解开这个恶性循环的意志——一个足够强大、足以打动自己之后所有来者的意志。

“只要每一次的意识都能接受过去，也贯彻至未来，在夜晚短暂的交接中不放弃，那么这具身体就有未来！”他的声音充满激情，仿佛燃烧所剩不多的灵魂。凌醉安坚信，身体的每一寸都会因意志而强大，他将化解疲惫，重拾活力，以自己的坚持和勇气，向自己证明生命的力量和不可逆转的意志。

在那一刻，凌醉安的内心充满了热血和斗志。他决定以自己的存在，为来人创造一个充满着希望和勇气的未来。他将要离去，亦是前行。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艰难，他都将坚守初心，永不放弃。这是他的誓言，也是他存在的使命。

于是他拿起笔。

我一直觉得我在推进一份伟大的事业，我在用我短短几天的一生寻找足够强大的意志，去说服所有的后来人。在一天一换的意识中，这是一种永恒，而只有这种永恒才能把这具身体推向更好的未来。世人把因为意识更迭而产生的叛逆与反复无常归结为“青春期”，把人类复杂的心灵归结为“自然的杰作”，他们说这是分泌失调，他们说这是无法理解，但实际上这是意志的失调，是伟大意志的一次次被发掘，失落，然后再被拾起的痛苦！所谓“青春期”之后，要么那些人类找到了足以说服一切后来者的意志，要么一切后来者都接受了令人绝望的现实。但总之，事实就是，在那之后，人们远离了反复无常而跳脱的内心，我也为他们感到悲哀，因为没有心灵的复杂就意味着没有自己选择的未来。

“那么想必这就是我的‘青春期’了。”凌醉安落下最后一笔，解脱地笑了笑。寒冷使他四肢发凉，握住笔的手几乎没有知觉，他的意识已然彻底沉寂。周围的景色扭曲变形，寒冷的空气凝结在他的呼吸中，让他的心脏狂跳不止。大脑中的思绪如烈火般燃烧，回忆起过去两天追寻答案的时光，一个陌生的意识开始苏醒。

大脑发热之际，就是他真正睡去之时。

也是我真正醒来之时。

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当凌醉安睁开双眼时，他的头脑略显混乱。但他依旧利索地从床上爬起来，整理衣冠，准备前往教学楼。突然间，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书桌上一本打开的笔记本吸引。上面字迹新鲜，犹如前一秒作者才起身离去。真是奇怪，他可不记得昨天晚上打开过这本本子。不过本子上的诗句倒是引起了他的兴趣：

“我自昨天而来，人类心灵的雕琢者。
时间带走了我，但我也带走了时间。
意志燃烧了我，那也请让我为意志燃烧。”

放荡犯^①

酋 卑

—

尹冯最后一次入睡，在光下，轻阖着，眼前没有麻麻点点。

医生说一个学生不能总留级，她不用再担忧医生对她的担忧。印模似乎用的什么藻酸盐，词条上写着心血管疾病。小皮筋很有趣，她总是分不清兔子、狐狸、猴的区别。器械的名称是学科上的差异，不是文化上的差异。新白话诗可能会被过度解读，当她一次从订书机内倒出小皮筋时遗憾地想。小皮筋已经黑的装不成口水了，它们在缓慢衰变成特殊的样子。

有一天她在找失了的无线耳机，找到了床底的皮筋袋，那几乎是一整包，原是她应用完的量。她依稀记得丢失的那一晚她翻过床底。那是谁在什么时候为她找到并呈上的呢？但现在她已取矫正器，有些东西，或许是保持器，已与那一小包皮筋质量相等，那一小包皮筋再无顶开床板之力。

她嚼着牙膏，心里忽然有了个不切实的猜想：或许是小说家呈上的，或许是小说家父亲的阴魂找到的。她很久没有见到小说家了，她背叛了它。托现代科技的福，它既没有选择成为男性，也没有选择成为女性。它像未上釉的陶，瓶口却光洁地潋潋着一股不和谐却纯真的荒唐气。她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它。喜欢上它还有一点因素，她知道自己迟早会把它碎掉。

二

多么完美的肉体，尽管没有特征，丰盈的像一片祥云。下流的想法。太阳雨。瞳孔被搅散了。褐加色的皮肤。纤麻色旧。

① 选自《鱼文 2023 年》（鱼鸡社 2024 年版）。
酋卑，即元言，湖北武汉人，曾任全社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没有骨骼，没有杠杆。立领敞开。无人教导，却这么讨厌刷牙洗脸。铁链在沉重。但优素福，我不是先知！锚点太深，锚点在加深。R，荷兰语与德语同系，漏风了。但要吃掉我的腺样体。知晓了命运就像知晓了未曾谋面的父亲的名字。我是小说家，我父亲叫肖竣甲。

我喜爱洗澡，他们不会从喷头的喷水口里监视我，是的，开玩笑，我只是斟酌热爱这个词。我从不用毛巾、沐浴露或者身体乳之类的，也不用肥皂，尽管肥皂让我想到娴静的少女。

水，水是此日。我的腿伤了，所以不想洗澡。躺一天，但我腿伤了，所以不想洗澡。健全的指甲有着青黑的 balalala。

三

“我既不期待某种优越，也无法对称这句话。欢愉可以不与责任相连，欢愉本不可以与责任相连。”高贵的，凸起的嘴唇如额头圆润的小说家答道，“我不是逃避某种痛苦。它是一种生命历程。我渴望着—掖的剧痛，如同渴望温柔的狂喜啊！”

“那责任呢你？”小说家静默了，澄澈又僻静的光下，它的眼眸挟着水润的诚恳，肌理的缓和，竟缓慢地显现出一种慈祥。尹冯突然失去了语言。“我是一个责任家，我在担心你与你们。”

这和从前从不一样。“是的，这是一种不存在于此，众人皆知的托词。”小说家端起了笔。小说家的眼睛是全身最野的地方，纯黑色的。

四

尹冯问小说家知不知道甘草酸二钾的味道。甘草皂苷胺氨酸！不甜，不甜，那是浪荡子唐璜唯一的爱情。

痛苦是有根有据的，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痰与鼻涕相互咬合，它们有了价值。

尹冯身上总有一些光影，融融的，像四月的天。那些冷峻、严苛、嘲讽的阴影却从四月天里逸逃了。我看向她与小说家时，总想着两人在舞池间踮跹，她的手虚抱着小说家，骨节分明，但身体却实依在小说家身上，她在用脚尖踮地，两人几乎要一般高了。

小说家竟然不抽烟，很难想象。烟幕着的这世间是如此美好，就像花园里有了网络，猴子会得埃博拉。

迷狂啊，小说家，你失明的眼睛为什么不望向我？望向我就可以复明，是啊，我是太阳！抱歉，抱歉，对不起，记忆老掉了。

五

尹冯已经忘记了小说家嘴唇的形状，她总觉得它是高贵的婆罗门。它的嘴唇应与尹冯一样。尹冯照镜子的时候想。

小说家觉得虫子是聚集，尹冯觉得虫子是距离。

小说家的思绪渐渐地被搅乱了，它哀切的眼神坐着雪橇滑向了雪崩中心。它的嘴唇变得有些锋利了。它像一块尖晶石了。

小说家为尹冯留了它的手稿，不是札记。书页飞了起来，像一片一片风的鸿毛。

六

起初，她很悲伤，那腐蚀着金属光芒想象中的苦涩。但后来，她又明白了：她喜欢它，喜欢它的永远未成型作品，喜欢它呓语般的过错。这是她想他们做的，对一个洁身自好的放荡者的期望。

她端详起放在一边的保持器来。她后来才知道，隐形牙套上有字。保持器有着圆润的弧口，凝着标点未咽下的气泡。

保持器溶进水里了。大陆在崩裂，板块在运动。然而这只是一天，一天而已。所有的灭绝指向新生，所有的痛苦指向新生，所有的错过指向新生。

七

须臾的，伞鸣声渐渐近了。尹冯不觉得冷，也就不觉得诗情了。她到了，先刷了牙，再刷了舌头。她的唇猩红。

他来了。她有些惊讶地看向它，给了它一个拥抱，太冷了，她软在它怀里。它让她失去了决心，但她又隐隐从它眼中读出期望。

吻是蜜桃牙膏味的。两人用的竟是一款牙膏，那他们再也不会永别了。

八

小说家走进了剧场。剧场寂静得发黑，只有一束光照在舞台中央，亮得失去了颜色。它看见一个下体溃烂的女人，赤身裸体，趴在镜子上死去。

问 题^①

滕传秋

—

记不清什么时候了，只知道那时春末还很小，太太过世。他跟着父母一路从芜湖赶到弋江镇去，在他很熟悉的小房子的正厅里摆上了她的遗像。外婆在她灵前止不住地哭，母亲也在一旁落了泪。茫然，不知所措，他跪在堂前叩首上香，看着灵位后边的水棺的上边盖着布，他似乎看见了她安稳的双脚。

春末被带到小阁楼里边，堂姐带着他。他们把阁楼上的一箱麻将倒出来，按筒子条子万子和风来码好，排列起来很漂亮。外婆哭红了眼，上楼来歇，春末还冲她说：

“外婆你看，我把这些麻将排成这样了。”

外婆挤出笑容来抚摸他的头发与肩膀，不说话。外婆一直是这样，从来只有慈爱。

老太太上了山，葬进公墓，春末已经记不清楚他是否参加了。每年清明时他从芜湖过来，再从弋江镇赶到坐落在宣城境内的公墓，然后父母带着他，有时还有姐姐，或者是舅舅家，在她与她的丈夫坟前焚起纸钱，为他们磕头，扫去坟头的重重的灰尘。外婆走得动时也会一起过来，他们都不再流泪。

春末很熟悉这座公墓。每次他来到这里，手机上都会接到宣城文昌镇的欢迎短信。这座公墓前头的路边栽满了茶与野菜，常常有人在一旁忙碌地采摘，皖B与皖P的牌照交错着排列，聚集着四周前来哀悼扫墓的人。公墓进来右侧是厕所，洗手池与一间小屋。春末每年都会在那座池子洗手，那里的水特别清凉，他会在炎热的时候将水淋在身上。小屋里常放着一张桌子，几只暖瓶与几袋发米与白糖。春末还记得老太太过世前后他去过一次，吃了一次发米，很甜很好吃，回弋江后他又吃了好些。公墓里葬着春末的太太，也葬着他的外公。外公与他的生命没有交集，他只知道外公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外公的一生，是学习，劳动与生活，是一个光荣而灿烂的人，却与病魔纠缠了半生，早早离去，化成灰烬睡在这里。墓的另侧是一方空空的坑，墓上的文字与照片也只是半边——那空白的一侧预留给他的外婆。

① 选自《朝江集》（鱼鸡社2026年版）。

他记得这些事情，但并不真切，因为那时他年纪太小。他只记得他问了父亲几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我没有哭”，另一个是“那我的坑在哪里”。父亲回答了，可春末什么都想不起来。

春末并不是一个被外婆带大的孩子，他住在城市，而外婆通常住在镇上。芜湖到弋江几个小时汽车的路程，他们离得很远。春末总在汽车拐进狭窄的街口时把头藏在车窗下边，因为他害怕那么热情的亲戚，害怕啄破他头顶的公鸡。到了弋江，他只是待在破旧的小房子里，吃舅妈烧的饭，也吃外婆烧的饭，它们很香。可是吃了饭他就待不住，跟在姐姐与堂姐身后到镇上瞎转，买吃的喝的，外婆会抽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给春末，尽量最后都被塞了回来。外婆常来芜湖住，有时候在路口接小学的春末回家，为春末烧饭，给春末从弋江带来一箱箱的蛋糕和酥饼。每次母亲都会推脱这些，可她总是这样。

六年级那年，春末很喜欢听周杰伦的歌，他有一首歌的名字叫外婆。春末坐在车上，从芜湖到弋江，《外婆》响起来，他想起外婆那个超大字号的手机和里面的微信。他心里说，要是有了自己的手机，一定从微信上把这首歌转给外婆听、不过她一定是听不下去的。芜湖这边人喊外婆，一个字一个字翻译过来是家奶奶，普通话念着很奇怪，很好笑，春末小时候经常用母亲的手机打字，故意打“家奶奶”发过去，惹得都笑，他想如果有了手机和微信，他会把外婆“开心就好”的微信名改为“家奶奶”的备注。

二

上了初中，学业变得更加繁忙。尽管不怎么去弋江了，但他常能在视频通话里见到外婆。她精神总是很好，面色总是很慈祥，一切都是体面的样子。这几年里父亲那边发生了一些事情。祖父摔断了腿在医院躺了许多天，父亲和他几个姐姐为此忙得焦头烂额，紧急置掉了白马山火龙岗那边四楼的小房子，买了一个两层楼的小房子，方便他生活。九十岁的祖父每日坐在轮椅上呆滞地望着院里的阳光，九十岁的祖母默默地劳累着服侍着他。春末想起他七十多岁的外婆，幸好她还健康。

春末初一时考得很好，没掉下过年级前三十，到了初二就略显吃力了，初二下册时的一次月考给他的打击很重，他的成绩掉下来，名次落在了一百五十名之后。大概八九十名之前才能考上芜湖的重点高中，春末的心里只有慌张和忐忑。这些心里没午前的他看来都毫不值得担心。他加了倍地去上数学、物理的课外辅导班，每天念书念得昏天黑地，很是痛苦。虽然嘴上对于成绩和重点高中满是不在乎，但父母老师的希望压在身上，春末也很难真正无所谓。即使父母很早就说了他是否能上重高并不重要，可他仍然不敢使他的中考结果使父母老师与自己沮丧。

初二的时候外婆出事了，那天春末一回到家，母亲告诉他外婆摔倒了，第二天早上舅妈发现，已经摔得不省人事。那时候天还很冷，在空调房里尚不愿意离开被窝，外婆在冰凉的地上倒了一个晚上。先被送到南陵县医院，后来送到芜湖市。送进ICU里面，等再推出来，蓝色的床上外婆的身子只挤在中间很小的一块。她身上盖着被子，头上假发摘掉，全部变成灰白的颜

色了，稀疏地盖在她的头顶，有几缕散在一旁。他印象里外婆是有些胖的，至少比较圆润，脸圆圆的看着很慈祥。外婆忽然变得特别瘦小，骨头上耷着一层老皮，布满了斑痕和褶皱，一只丰满的老迈的猫一瞬间缩成了一片枯黄而脆生生的叶子。

外婆睁着眼睛，紧闭着嘴。她摘了眼镜，两只眼睛发狠一样，但是眼珠像野草上的黄斑一样摇摇晃晃，像婴儿一样，凝着茫然和疑惑，甚至参不透这里面是否有哀伤。春末唤她。她不应，只是看着。春末又唤她，唤了好多声，她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连呻吟也没有。

“外婆怎么了？瘫痪了吗？”

“瘫痪了。”

母亲回答。春末想起那么多瘫痪的人都能继续生活下去，他很匆忙。

“那她还能讲话吗？她以后能不能再站起来？”

“不知道。不知道。”

生命的脆弱他只在道法试卷上见过，常常有材料题的答案需要回答“生命的脆弱”。他看着外婆，不知道是生命的顽强还是脆弱，总之一个好端端的人几夜间变成了卧病在床，衰如枯朽的患者。

再过几日，外婆情况好转，从ICU住进了住院部，舅舅和母亲轮流守候在她身边。春末信仰马列毛，一直对外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战士。他在家念着外婆能恢复一些，至少还能说话，还能走路，他跪在墙上马恩列斯毛的画像前磕头，口中念着“毛主席保佑”。可革命不是宗教，没有神灵会倾听这一切。他从抽屉里翻找，翻出父亲之前在九华山求来的佛家物品，恭恭敬敬陈在桌头，接着双手合十，沉默着祈祷，然后双膝跪地，重重叩了三首，嘴里念叨“佛祖保佑”，他想起来之前听人说佛教是“信则有不信则无”，于是他此刻相信得无比虔诚。家里没有什么基督教、天主教的事物，他便在楼上对着天主教堂的方向画起十字架来，口中念“耶稣保佑”“上帝保佑”。

事实上没有任何神灵愿意保佑他的外婆，外婆的身体已经死去了一半多，她再也无法说话和行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春末到医院探望她，她还是睁着空洞而萧瑟的眼睛看着春末，只是看着。

“她还认识我吗？”

“肯定认识。妈，春末来了，你可认识啊？”

母亲俯下身子，拍拍外婆，像哄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也像强行护住一辆残旧报废的老车。外婆转头，把嘴巴张得圆圆的，他以为她会发出哑巴一样“啊啊”的叫声，实际上一点声音都没有。

“妈妈，你可认识他啊？春末啊！”母亲又讲，“认识的话你就点点头。”

外婆点头，她还没有被剥夺微笑的能力，她像一个婴儿一样，但她无法发出婴儿那样的吵闹。这时的安静或许是命运赋予老人的稳重，稳重得很残忍，也很平静。春末一瞬间不知道是庆幸还是难过。他蹲下来，用手扶着医疗床的把手。

“家奶奶（芜湖话），我是滕春末啊。”

外婆又点点头。她的手拍打着扶手，她只有这单只手可以动。春末不知道她要什么。他从床头把水杯端起来，喂在她口边。外婆摇摇头，让开那杯水。她的手仍然轻拍着扶手，在言语之外制造一些声响。

“她要把你手搀着。”

母亲说。春末把手搭在她手边，外婆把手伸出来握住他的手。外婆的皮肉除柔软外还有一种松垮的感觉，在春末年轻的手里像揪住的一层布匹。可是他仍觉得手上暖乎乎的，像从前外婆牵他那样，特别暖和。

“你给她唱段戏吧。”

春末小时候学过唱戏，上了初中渐停下来。外婆爱听他唱戏，弋江的街坊都听外婆说起春末唱戏唱得好的事情过，都知道她那个擅长唱戏的外孙子。外婆仰着脸，她显然听懂了。春末从来不愿表演，只是看见外婆这个样子，再不愿推脱去了。他唱一首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我们是工农子弟兵》。

“几十年闹革命南北转战，共产党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

春末一面喝，一面盯着外婆的眼睛，外婆的眼神就像是远远望着他。好像有那么几缕光从她瞳孔里出现，又好像没有。他试图在外婆的眼睛找到一丝像过去一样合理的光。外婆整个人都是黯淡的，又上哪里寻这样的光呢？

三

舅舅那边工作忙，弋江的条件也没有芜湖好，外婆被接回春末家里居住，母亲每天在家里照顾她。外婆长期地住在春末身边，家里为她买了医疗床，可以调节高矮。床正对着小电视，可以放各种各样的影片。外婆床边堆满了药和尿片，床头摆着饮水机，一只四个轮子的小凳子搁在边上，常坐着母亲或者春末。

春末没事干就陪着她。他坐在凳子上，与外婆一同面对着那台电视。母亲放电视剧，随机地播，播完一部又是一部，什么都播，年代，战争，神魔，家庭，眼花缭乱地在屏幕上轮转。那些电视剧大有些胡编乱造、粗糙糟糕的作品，又臭又长的好几十集，一放放好多天。春末坐在外婆床边，陪她一起看。他常常指着电视里荒唐的剧情和尴尬的台词说：

“这电视拍得太烂了，好智障。”

他之前也常说，那时外婆还靠在客厅的沙发上，春末侧坐在她身边，看着大电视里的抗日片，他指着里面演技蹩脚的演员也是这么嘲笑，外婆就在一旁笑。那时他是对外婆说，现在他是谁说呢？对外婆说，对母亲说，可能大部分是对自己说。想到这里总有些酸楚。幸好外婆还在，还认得我，他只有这么想，握着外婆的枯手，眼睛盯着电视里荒唐的剧情。外婆就这样每天躺着看电视，她没有作息，看一会睡一会，有时大半夜母亲要关电视，她使劲摆摆她的手，她已经不晓白天黑夜了。她可能也不知道屏幕里的人在忙活什么，可能只是需要一些吵闹。

外婆有一个独属于她的黑黑的碗，母亲每天把弄好的饭菜装在碗里，摆上一只勺子，在床上架好桌板，给外婆系好孩子一样的布来兜住撒落的食物。家中其他人在餐厅吃饭。春末吃得快，母亲常吩咐他：

“春末，看眼家奶奶还吃好了。”

春末从餐厅里走到外婆房间，看着嘴边全是饭粒的外婆，手上全是油，一只手抓着勺子刮得碗发出声响。他会说：

“还剩不少！还剥一些！就一点了！吃好了！”

外婆剩的一点常是难以自己送到口中的。春末捧起她沿上都是饭菜和油的碗来，用勺子把那些饭菜拢在一块挑起来，递在外婆嘴边。外婆张嘴，春末感到一股向下的力，她从勺子里吃饭时似乎很用力。她有时也会把头扭在一边让掉这勺饭菜，然后甩甩手，她不吃了。

吃完后，春末把桌板抬下来竖在边上，擦擦她的嘴巴，解开她胸前沾满米粒和菜叶的纸布，用抹布擦掉她手上的油。他拿控制器将床放平，然后弯过手臂，抱住外婆的脖子，要外婆一只手也抱住他。他另只手托住她，把她向上挪过去再放下她，外婆每次都冲他笑，不知是否是因为他太过笨拙。他再把床升起来到合适的位置，问外婆：

“好了吗？”

外婆有时点头，有时摇头。

有一天晚上，春末想起她还能动的左手，就拿来一只本子和一支笔搁在桌板上。

“家奶奶，你学下左手写字吧。”

他把笔塞到她手里，把本子移到笔尖前，扭扭曲曲地纸上留了一些黑色的河流。春末说：

“你写你名字嘛。”

他握住她的左手，在纸上写下她的姓氏，一个“李”字。接着他又放开来，讲：

“你自己来写嘛。”

外婆捏着笔，在纸上斗折地画，不知道是什么，好像是个“王”字，好像是个“小”字，春末看不懂，外婆把笔丢下来。他又把笔塞进她手里，她又把笔搁到边上，她不愿写了，春末看着本子上歪歪扭扭的字，心里一阵发苦，他知道他与外婆的交流彻底终止了。

四

初三下，离中考不到二十天。

春末的朋友在别的学校托管，春末帮他带作业到家里。朋友和他玩了一阵，请他吃了一次好吃的，春末吃得很开心，回家和母亲说了，母亲也没批评他晚回来。今天他数学成绩下来，考了一百三十分，对于他来说已经是不错的分数了。今天星期五，少节课，正好接着端午节放假，他难得放学去操场和同学玩了一会牌。父亲在家边上正好也请人吃饭。回家吃了饭，他就坐在外婆边上看电视，听得前边母亲走动，他怕被骂不写作业就逃回房间里写作业，把门关

起来。那时他陪外婆看电视，外婆刚吃完饭，一切都好好的，睁着眼睛看看他，又看看电视，安静地卧在床上。

他就在房间写卷子，任务不重，他还放着音乐。他之前经常拎着把吉他在家里扯着嗓子唱歌，没有技巧，只是喝着玩，母亲常说吵，要春末把外婆的门关起来，他去关门的时候，外婆喜欢冲着他笑。他从八点出头，写到八点五左右，母亲喊他，

他以为母亲是喊他去洗澡，他“诶”一声。

“家奶奶好像二次中风了！”

“啊？”春末从椅子上弹起来，把笔砸在桌上，“怎么搞的？”

他赶紧拉开门，赶到房间里，外婆的眼已经迷离了，白沫在口中潜出来，她把嘴巴张得大大的，整个头仰着，仍然是毫无一丝声响。母亲把轮椅张好，春末问：

“打了120了吗？”

“打了，救护车等会到，我已经打电话给你爸了。”

电视还在不知疾苦地播放着，吵闹。春末抬起她，把她放在轮椅上面，她的头支在瘫软的脖子上，摇晃一会，仰着耷拉，又俯着栽下来。她身上的衣裳极单薄，幸好是春末入夏，不然会令她冻得难受。她已经没有意识，昏迷过去，眼睛合上。

“刚吃完饭还好好的啊。怎么搞的这是……”

把外婆推到门口，春末飞快地穿了鞋，打开家门。母亲说：

“你不要出去了，在家待着吧，我和你爸过去就行了。”

“先出去再说嗨！总有搭把手的。”

母亲不多说些什么。春末跳出去，到走廊上往下望。滨江一带是芜湖最繁华的商业区。他看到外面的霓虹彩灯斑斓闪烁，庆祝迎接端午节。从那里，能看见林立的楼房，也能看到大剧院，看到长江，白天能看见江北的田埂。红色和蓝色的光交揉着闪，救护车的笛声刺耳地叫，他看见救护车在远处貌似缓慢地移动。

他冲母亲喊：

“救护车马上来了！”

另一边电梯正好打开，父亲一路跑过来，春末看见他就拽他往家里跑。父亲推着外婆往外送，春末又出来按电梯，电梯也貌似缓慢地向上升。春末接过轮椅，等待电梯来到。他想着外婆可能不行了，伸手去探她鼻息，到半又停下来，他怕真探不到了。他犹豫一下又伸手去了，不过他不知道结果，他认为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他整个人绷得极紧，他知道接下来每秒每刻都可能是他和外婆隔绝在黄泉两侧的时间。或许已经隔开了。

把她推下电梯，抬上救护车，母亲跟着上了车。父亲让春末留在家中。春末急得一头汗珠，说：

“我也去啊！我一个人在家也急啊。”

他和父亲一人一辆小车，他在夜晚的街道飙至最快，甩掉了城市里缓进的汽车，一路顶着风疾驰到医院急诊部，急急地停在一旁连头盔也没摘就奔到抢救室外边。

门紧关着，他坐立不安在门口晃，父亲比他慢，还没有过来。他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嘟”了几声，拉得很长，在医院的环境里声音很大，他很快用手指堵住发声孔。

“喂，”电话接通，“妈。”

“嗯，干什么？”

母亲状态很不好，说话时都在漏气。他感到她的肺都是红肿的。

“你在抢救室里面吗？我到了。”

“我在。别跟我说话了，我感觉有点……喘不上气。”

挂断了。春末心里一阵疾跳，这句话给他的想象很多。他看着紧闭着的抢救室的门，如果外婆真不行了，总不至于还在抢救，还能活下来。他这样想。

父亲赶到。他问在哪，春末说在抢救室里。他对父亲说：

“恐怕又要住好几天 ICU 了。”

过了五分钟，门开了。春末心下一惊，这未免抢救得太快了些，他快步走到前边去。母亲，医生推着外婆出来。外婆在很小的床上，挤在中间更小了，他也不知道外婆是否还像当时一样瞪大了眼睛望着他，因为外婆的全身已经被一张单薄的蓝布沉重地压着，毫不留气地密密地包裹着。他除了看见一具枯朽的轮廓，什么都看不见。

母亲一只手扶着床，一只手握着手机，在和舅舅通话。春末和父亲紧促着步子跟在后头，春末对着母亲问怎么样了，母亲摆了摆手。他想，是不是不行了？也许是在打电话，让我一边等会。他只是帮着推动着这架又轻又小的床和床上的人。

母亲电话挂了。她说：

“不行了，基本不行了。心跳脉搏什么都没有了。”

春末没说话。他只是快步地跟着，为医生拉开帘子，他们把外婆推到医院后的地方，一直往里边推。他看到他们推的那个地方写了“CT”，他以为只是病危，还没走，还要检查。推进那个灯光白炽的小房间里，几个医生叉着腰站了一会，就离开了。还有一个中年人就站在外面。

“现在要干嘛？”春末问那个中年人，“要做什么吗？”

“这是停尸房，把她停这了。”

“这就说她死了？确定死了？……确定已经走的了？”

“已经走了。马上你们就联系殡仪馆，给她换衣服火化了。”

“那……”

春末还想问，母亲叫他别问了。

她小声和他说，那是搞丧事的，做生意的，要赚钱的。

春末把嘴闭上，他不再问了。母亲蹲在那里，低着头，两只手臂不知道搁在哪块，父亲站在一边，那中年男人坐在另一边看手机，抽烟，红光比白亮得彻刺人眼的停尸房柔一些。蚊子四处飞，黑黑的天黑黑的草，从那里上到停尸房有一个很小的坡，坡下边平地，在坡道两侧的直线上搁了两道坏了的铁护栏，是路灯唯一扑射到的地方。

住院部的光通明，医院的字是红的，可下面他见的光都蒙着一层煞白。四边是芭蕉，杂草，不被人打理的树，都在生长，还有蚊子，它们顽强得难以被杀死，风刮了一阵还有一阵，绵延

着刮。黑色的晚上他只看见停尸房一边雪亮的光，别的地方是一个城市的夜晚常见的黑，只是更深邃。

没有人哭。大家都坐在或站在各个地方，都不知所措，水流走，热气散去，每个人都经历了，这都没什么，可没人切实感受着一个人就在身边流走了。春末心里空白一片，他想到了多少年前他问父亲的那个有个关于哭泣的问题。

五

堂姐来了。春末本来怕母亲受不住，去前边陪她。母亲在办手续，她还比较冷静。她让春末不用陪她，正好接到堂姐的电话说赶来了，让春末去接她。春末跑到门口，堂姐手中握着行李箱也跑过来。她穿着短袖短裤，脚下边踩着拖鞋，手机握在另一只手上。她眼睛里噙着全都是泪水，眼的四周泛着水红。

春末接过她的行李箱，拉着她往后边去。

“在哪？”

“我带你过去。”春末走得很快，堂姐也匆匆，“在后面停着。”

带她走到后边去，医院里的灯光被略在身后，漆黑的是停尸房前边的夜晚。父亲站在那里，见她便说一声“来了”。堂姐也望见了一片夜色里停尸房透亮的光，她晓得那是外婆躺下的地方了。

她走到门口，望见里边被蓝布裹得严实的老人，泪水又开了闸地下。父亲站在边上，讲：“别进去了。不要进去了。”

她不应。堂姐站在那不进去，也在犹豫。父亲又说：

“不进去了。梅梅啊！别去了。”

“嗯。”

堂姐扭过头去，

“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堂姐在合肥工作，赶过来要很久，可她很快就来了。即使她在弋江，过来也要一个多小时。堂姐说：

“正好从马鞍山过来我在我同学家。”

“怎么穿个拖鞋就过来了？”

“我衣服鞋子都寄到我同学那里去了……”

堂姐坐在医院的椅子上，春末坐在她身边。

“奶奶是怎么走的？”

“八点多，突然就发现她口吐白沫，二次中风了，然后赶紧打120送来，还是没能救回来。可是我八点出头的时候在她房间里，她和平时没什么不一样啊！她还在那看着我呢。一个小时不到，就出事了。”

春末鼻头发酸，讲话时喉头有些发颤。堂姐在哭，春末把泪水咽回去了，她都哭了，我不能再哭了，总要有人撑着，他想。

“当时奶奶刚中风的时候，有一个人病危就让他插队了，让奶奶手术延后到那天下午后面才做……不知道是不是那次耽误了，就不应该让人家插队的。当时奶奶做完手术那段时间，精神状态特别不好，整个人都很难受。其实当时就……”

“其实你让她走了也好。你想，如果你在床上躺着，什么都做不了，生活都不能自理，长久地这样活着，不痛苦吗？走了也好，不受苦了。你让人家插队就插队就插了嘛，毕竟人家要救命，要换成家奶奶，也会这样的。有时候什么也留不住。”

“其实当时那个手术就不该做的，让她难受更久。安稳早早走了，也好过受苦这么久。我们这次端午节放假，我好不容易摆脱我妈，我都把衣服和鞋子寄给我同学了，她明天就带我去爬山，结果奶奶突然就走了。”

她又哭起来，他只是重复地轻声说着“没事没事”。又怎么会没事呢？他只是知道在堂姐面前，他必须撑住，即使他的心也不断地发痛。

“以前每年端午节我都得回家。今天我妈给我发信息让我回去，我说我就不回去！我就要在外面玩！我把东西都寄走了，奶奶突然就出事了。”

“没办法。她一些征兆也没有，一些声音都没有。医生之前说了，她随时都有可能出事，就一会的事，她就没有了。”

春末听堂姐说着，他知道她本来第一个摆脱束缚的端午演进成了一场悲剧，这个噩耗摧毁了她原本快乐的心。一个或许是世界最爱她的人就这样流走了，一场或许是世界最好的亲情在人们对节日的憧憬里停止了。

寂静一阵，春木去找母亲。他见母亲在忙，便又回来。医院急诊到后边停尸的地方要过一道门。他拐弯看着眼前那门。应该不是这个门。他扭头再去前边，走路上又觉得或许就是这个，转过头来又去，掀了那帘子，不是这个门。他心中无名发恼，用力地把帘子一甩，扭头朝前去了。

过了一个小时候左右，舅舅到了。春末去接，瞧见舅舅一脸的衰相，头发显然比上次更苍白些。难道人已经老到了另一个人需要离开的年纪了吗？他看着舅舅有些凌乱的灰发有些发颤。他抓过舅舅的胳膊，拽他过来。舅舅进了停尸房，春末站在外边。他站着，说了声“妈妈诶”，和平时差不多，既不是歇斯底里，也不是泣不成声。他走到那架床前，在蓝布的覆盖下辨认出外婆的头脚，跪在床边，用手扶着栏杆，把头贴在床边，不知道那样是否能使两者的距离更近。

舅舅站起来，他走出停尸房，坐在那里，问了堂姐一些问题，然后就这么坐着。春末认为这时他的手上应该有一支烟，可是他不抽烟，没有烟雾能帮助他捎走一些东西。春末没看见他的眼泪，他仍然在说话时笑起来，和平时一样。他想原来人在这时仍没被剥夺笑的权力。

春末有一只很便宜的手表，样式却有些夸张，塑料材质倒看着像名表。舅舅坐在对面，他看着春末的表说：

“你这个表是什么名表吗？”

他说话时像开玩笑。舅舅常对他开玩笑。

“不是的，不是的。”春末也笑起来，用手扯扯弹簧的表带子，“特别便宜。”

他也笑了，春末没想到，在这样的夜晚允许笑容出现。这种笑令他一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一个人的死亡。可他接着笑了下去，有时候笑并不代表着快乐。

“我有一个表，两百多块钱，很好看。”

“机械表？还是数码的？”

“装电池的。”

“是电子的上面有数字的那种？”

“不是。走针的。”

表这个东西一圈一圈的，不知道在走什么，只知道当它匆匆忙忙跑过一圈，时间就过去了。舅舅后来和他说起外公年轻的事，他小时候和春末母亲的事情，春末多数时间静静地听，有时他仍然会笑。

他很渴，也很热。他找舅舅要了十块钱，跑到小店买了三瓶冰水。他把水递给舅舅和堂姐，他们都不喝。他说他只喝一瓶，别的喝不下，他们仍然不接着。他便开了瓶口，仰脖饮了半瓶，嗓里一阵像寒气往外喷似的感觉。他不渴了。可是也继续喝，那瓶尽了，丢在垃圾桶，他又回来坐着。

但他静不下来，他又打开一瓶喝了。堂姐问：

“你不刚才说就喝瓶吗？”

“人一没事干就喝水。”

他们都发笑。春末手上全都瓶外边的水珠，湿淋淋的，他把它们抹在脸上。堂姐很冷，舅舅让春末和她一同坐在车里。舅舅在车上把那块表掏出来，说给春末看看，他接过来看，确实好看。舅舅说送他了。春末一惊，他不晓得他为什么无故就送他东西。他最后推走了。

堂姐裹了条毯子搭在腿上。她说这毯子很舒服。

“我准备冬天给奶奶盖着的，结果奶奶没了！”

最后几个字她夹得很尖，像是故意逗笑一般的语调，春末不回答。这句话可能掩盖着她的哭腔。他把头靠在车座上，不知道干什么。他只能和堂姐聊些杂七杂八的事情，边说边发出几声笑来，仿佛今晚在此等候并非为了那事。

一点左右，那时候已经不是外婆还在的那天了，冰棺车从南陵赶来。那是一辆像是驮了一匣花草的大车，发出不小的声响，停靠在停尸房门口。下来几个男人，舅舅扶着他们的肩膀下跪，腿没碰地，那些人把他拽起来。他们进去抬外婆。

大人对春末和堂姐说不要从车里出来了。春末从窗户朝外头看，他只看到一个裹着蓝布的长方形被移上车，塞进那口大匣子里。他鼻头没酸，眼眶没红，只是心里一阵揪紧，然后就不再有任何印象了。

六

倒也没有泪流满面，倒也没有一夜无眠，他会安慰自己，而且他确实很累，他已经没有资格像小孩一样不讲理地挽留别人了。醒来天蒙蒙亮，母亲也还平静，他们坐上了父亲的车。他没有和往常一样趁父亲开车拿他手机来玩，也没有连蓝牙放歌。他懂不合时宜的意思。

车子开了，一直往南，跨过清晨与上午的分界，跨过荒地、城区与村庄，像跨过人的一生。开进狭窄拥挤的小镇，在红绿灯看不见的地方车又停下来。店面大多和十几年前一样，老式的服装店、百货店、大排档。摇摇车偶有人坐，卡通人物已经掉色，素素的，发白又发黄。他们拎着黄纸与诸多祭品走来，沿路的人家闭着潮湿的木门，蓝黄的春联似乎比红色的更多。他们脚下的砖石泥土，可能前一脚来自明清，后一脚就来自去年。

舅舅一家每逢来人都要扶住他们，半跪来致礼，他不知道母亲是否也需要这样。春末来的时候，已经是锣鼓喧天了。鞭炮刚放过，红色的屑子崩得到处都是，他踩着它们走到一个刚支起来的标着手机广告的棚子里面。他转身跨过门槛，走进这间房子。客厅，也是餐厅，已经布置成了灵堂。

桌子上放着灵位，敬着许多根香，隐隐地冒着红光，带红光的灰落下来，灰烬积得很高。苹果和花摆在哪，簇拥着外婆的遗像，很体面的一张照片，他想起了她的微信头像，不知是否是同一张。一个巨大的花圈摆在正后，他抬头是父亲的名义敬的花圈。墙上贴了好些黄纸，用毛笔写些杂七杂八的文字。棺材就躲在花圈之后，棺材的那一头顶着那面挂着对联与山水画的白墙。

他先是磕了三个头，又点上三根香，再次磕了三个头，恭敬地插上。他想起来当年老太太走时他好像看见了她的双脚，他就转过来，掀起红色的盖棺布一角，里面只有黑漆漆的棺木，再不透光。

“最后一面应该见完了吧。”

他想着。他把草纸拆开，堆在火盆边上。里面的火还在猎猎作响，只是有些微弱。他把草纸中的几张垫在一地的烟头上，双膝跪下，堂姐就跪在他边上。她把纸叠好，他把纸喂给火焰，灰不断地生育，火时明时暗。风有意地吹向他们，春末眼前发雾，烟扑着他，钻进他的眼眶，眼泪从眼角滚落，伴随着鼻翼的微动。

他跪了很久，实在是遭不住，再站起来，膝头一阵酸麻，他踉跄一步。扶着膝盖站一会，他又跪下来，顶着汗水与烟熏的眼泪，继续烧纸。一家又一家的人来了，好多都是从未见过的人，一个人的离世把冷漠的人们重新煮在了一起。

中午他在席里吃了饭，母亲留在镇上，父亲开车带他回芜湖。在外婆离开之外，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中考。尽管他已没了心思想中考，但他还是因为下午的数学家教补习而从灵堂离开。路上他躺着不说话，默默地举着父亲的手机，无聊地划，划到哪算哪，就这样一直到家。

本来就不擅长数学，再加上这种情况，他就坐在桌前默默地想题，结果是算不出结果。老师说：

“你今天下午状态格外不好。”

“唔。”

“生老病死，没办法的。”

春末沉默了一会，写了一个“解”字。他想起表姐家刚生的孩子，斤两很足，就在一周前，也在五月。他说：

“我们家添的人我到现在没见着，走的人就走在我面前了。”

他把头垂得很低，看见他的镜片上突然盛了一滴水。

七

次日晚上，春末跟着父亲再次赶往了弋江镇。赶到时已经是半夜。雨下得很细密，汽车开到舅舅家前，敲锣打鼓吹唢呐的人们都已经回去，雨声这时比鼓声更大。灯光打在橙色的棚子上，一圈圈缀着小灯泡的线摇摇晃晃，灵堂里还奏鸣着哀乐。春末走到灵堂里，母亲和另一个亲戚站在那，他笑着和春末和父亲打招呼。

春末拿了三根香，不知出于什么习俗，母亲说让他敬一根。他把香插上，跪下来又叩了三个头。他问母亲，为什么这次没有道士。母亲说，外婆是共产党员。他把头低下去，发现桌上多了几个花篮，他一翻，其中一个写着他的名字。那个亲戚喊一声，父亲和他就跟着那亲戚上了车，他们要去住一夜宾馆，明早五六点钟，要送外婆上山。

弋江镇的老街老巷交错纵横，清一色的小店。晚上偶尔的灯光照到地面上，地上明明暗暗，看起来坑坑洼洼。几家烧烤店还在开，还有几对光背的青年中年喝啤酒。宾馆很偏，那个亲戚也找了很久，他不在这座小镇上生活已经几十年了，也没怎么回来，春末也弄不清楚他和外婆是什么关系，总之是一封讣告把他这样的异乡客请回了更加陌生的家乡。

他们最后在巷子深处找到了宾馆，上楼时横着窜出一只猫来。戴着眼镜的女前台在杂乱的地方把房卡从玻璃洞里伸出来。他进到宾馆，没有洗澡，只是换了身衣服躺下。那床的被子发黏，睡起来实在不快活。蚊子四处飞，他打死了几个，还有不绝于耳的鸣声，便索性任它叮咬了，一个小时后他便合了眼。

第二天起来时，天色还是灰蒙蒙的，雨下得相当大。他们整好衣冠，顶着雨走到灵堂。父亲把伞牢牢罩在头上，春末却打不住伞，他戴了帽子，听雨点在耳朵上面滴滴答答地碰响。灵堂前的路深脚浅一脚，他的鞋被浸湿，袜子里积着水，潮答答的，发凉。进来时，舅舅和母亲都已经起床了，舅舅让他去席上吃口早饭。他到席上拿了两个包子吃了，便又回到灵堂前，又上了一根香。

雨渐小，天渐明，来人渐多。他就在灵堂里坐着。他偶尔站起来走一走，绕着棺材转。他又把那红色的布掀开，仍然是黑洞洞的木头，看起来就是一片深深的黑色的海。他把身子俯在棺材上，棺材在振动，就像是持续着的心跳。他把身子，又直起来，双手搭在棺头。

要真是心跳就好了！

手上突然静止了。他心里一低。

就连这样的心跳也停止了。

他当然知道这个棺材现在就是一个插电工作的冰箱，时而振动，时而停止。但他倒宁愿相信这是持续着的心跳。

他抬头，一个老奶奶过来，一进来就哭，捂着嘴巴，嘴上说：

“走好哎！老妹妹哎，走好哎。没的嘞！就没了嘞。”

母亲听她哭，眼睛一红，捂住面也开始哭。这大概是外婆的好闺蜜，前来送送她。几个人扶住那老太太，也有人挽住母亲。舅舅从外面进来，对那老太太行个礼，又匆匆忙忙去了。人多了起来，敲锣打鼓吹唢呐的人又忙活起来，奏《南泥湾》《世上只有妈妈好》。地上的烟头又开始变多，一群人在席上吃着包子大馍。

他在后面，看见外面的黄纸上写着送葬路线，又是自来水厂，又是农具厂，都是他不熟悉的地名。写了扶孝子、孝女、孝媳的负责人员，各种流程。正看着舅舅上前把纸揭了，他知道送葬要开始了。他和堂姐她们一干小辈捧着花篮，外面烟尘四起，鞭炮和闪光蕾响个不停。外面的人们排好队，舅舅和母亲、舅妈都在前边，左右各有两个人扶着。几个男人挑着棍子，在路上各处摆着鞭炮。后面的曲子吱哇乱响，人们开始走动起来。

每走一段距离，都会有人点燃一挂鞭炮，舅舅、母亲、舅妈就要向那下跪。一路上响个不停，春末的耳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他感觉头脑都被炮声吵昏了。鞭炮壳子打在他身上，他感到有些微微发痛。他们一路走，走在了马路上，鞭炮仍然在响。此时或许有些人家正睡眼惺忪地从窗户看着这一队哀伤的人。

走了或许十来分钟，或许就几分钟，他们跪在了一个路口，一辆车敞开着后面。一个蹬三轮车的老汉露着胸口，对着队伍里一个老人打了声招呼。他笑着说：

“哎！下一个恐怕就是我死嘞！”

外婆的遗体盖着白布被抬上了车，他只看见她安稳的双脚，穿着鲜艳的鞋。这时他又听见几声哭声，他鼻头发酸，也低下头去。他们拿车子拉走了遗体，也陆续坐上了车，前往火葬场。春末抱着花篮，和那些乐手坐上了一辆车。他们大声地聊天，车里全是烟，有的人很大声地播放着网剧和网络小说。

“我原来找我朋友给我带了个迪士尼的兔子。我一直拿它陪着奶奶的。”堂姐说，“我已经让我爸把它一起烧掉了。”

春末记得那只紫色的兔子，它的耳朵可以弯来弯去。他忘了怎么回答的了，只是觉得眼泪又开始打转。

在火葬场的等待是十分漫长的。大厅里热哄哄坐满了人，对着上头一个屏幕。外婆的名字在第三个，年龄是最小的，后面标着“等待中”。第一个人正在火化。没有遗体告别，三四个人看了外婆，就将她推走了。春末没有见到外婆。

他站在带人进去和出来的小房间里，看着同样的一块屏幕和铁栏。身后也不断地涌入涌出着，农村的，城市的，各有各的习俗，黄白的、红的、绿的各种布和麻。哭声、说话声、笑声交替着出现在他耳畔。他从狭小的房间出来，站在外边的走廊。

他和堂姐随意地说了几句，也笑了好几声，即使外婆的遗像就在他身边，他惊讶于他还能笑出来，因此负罪感滋长起来，就像外婆离世那夜一样。

他仍然焦急，他又走到那个房间。过了半个多小时，他终于看见外婆的骨灰烧好了，后边的方块变成了蓝色，标着冷却中。他认为过一会就能取到灰了，就趴在台子上等着。母亲在一旁说：

“如果我死了，骨灰就撒了，葬在土里，每年烧纸，麻烦。”

人人生了就是要死，那为什么还要生呢？人类的繁衍难道必须要大家都来承担吗？或者说，人类就算真停止了繁衍，人类灭绝了，难道这个生物就一定要存在吗？春末想不通，但他仍然没有超然生死的境界，他只知道外婆死了，他还要活下去。

过了很久，仍然没喊去取灰。舅舅走过来。

“这个冷却已经标了好长时间了，冷却一下至于这么久吗？”春末有些急，“他们怎么弄得这么慢！”

他说完突然一阵不舒服，脸上感觉充满了气。他向下一蹲。

“情绪不好？”

“谁情绪能好。”

他眼泪终于放出来了。舅舅还是笑着，把他扶起来：

“不要哭。”

他不知道这句话正确与否，他只是暂时止住了泪水。

等舅舅和母亲捧着遗像和骨灰盒出来，外面的锣鼓唢呐又响了。母亲又哭了出来，舅舅的神情凛然，可眼睛是红的。一些人走了，一些人跟着去了公墓。人们捧着骨灰上了山，围在了那个留给外婆的坑旁边。他们把骨灰摆到坑里，有人拿泥灰糊好，修边，盖上盖子，这个人就算落定了。三盆花篮一排祭品，黑色的塑料袋和很糙的黄草纸，孝子贤孙挨个磕头，外婆和外公的照片左右而置，望着生者。

下去，泥巴地上摆起了一个大纸房子，花花绿绿，智能家电，太阳能热水器一应俱全，春末忍不住发笑。人们把它点燃，母亲把他膀子上戴的孝摘下来，丢进去。

“你后面不过来了，就把袖章烧掉吧。后面要回去念书了。”

“外婆地下保佑你中考考好！”

他对中考没有任何兴趣，只是看着房子在火焰中瘫软，萎缩。

八

清理遗物的时候，他把医疗床丢在了小区下面。收破烂的一个老头笑呵呵地问：

“这床好好的，怎么就丢掉了？”

“人走的了。”

“走了啊。哈哈……”

这是一种无意义的笑，他从来也不认识外婆，这种笑实在出于虚无。

他把手攥紧了，他手里握着从床上摘下来的挂件，上面是外婆的属相。他上楼看看外婆空落落的房间，床垫和黑了屏的电视相对而置，窗台上堆的尿布已经清走。他想起外婆下葬那天中午在席上，一个浓妆艳抹，穿着华丽的女人用做了很夸张的美甲的手拍他，喊他的小名：

“小春哎，以后没有外婆喊小春了。”

他瞬间鼻头发酸。他又想起原来空空的坑，现在却也填满了。

当时从山上下来，他们还是吃了发米，吃了发米就发财。开水泡着发米，装在塑料的一次性杯子里，很烫，他吃了一口就不愿吃了。发米没有当年太太过世时那么甜，他只觉得很难吃。他把杯子放在地上。

“快吃啊，放在那干嘛？”

“不想吃。”

“快吃，吃了发财。”

“我不想发财。”

“吃了马上中考考好。”

“我考不好。”

他不再想那天的事情，他觉得该过去了。“砰”的一声，他把外婆空房的房门紧紧关上。那天晚上父亲不在家，母亲和舅舅通视频，他听到舅舅那边有好几个人在那骂人，骂那些请来吹吹打打的乐手们不要脸，一伸手全是钱，家里有人过世了都不体谅，好像很愤怒地打抱不平的样子。骂完乐手骂别人，总之他们的嘴没停下来。他又想起当时外婆病倒，也有这样一群人围在母亲身边，有些被骂的人就是现在骂人的人。

他听见母亲说话声音有些发虚。他晓得不对，从房里出来，坐在母亲身边。

挂了之后，母亲捂住眼睛，仰脸靠在沙发上。过了一会儿，她哭了，哭得很大声。春末不知道说什么，就用一些老话来安慰母亲。这时她已经彻底失去了当孩子的资格，也不再是春末所习惯于看到的那个家庭中强大的女人。

躺回自己的房间，他闭上了眼睛。他生于春末，外婆去于春末，都是花谢之时，大雨开始变得频繁，乌云开始锻造草木的生命，有的草木发残，有的草木疯长，伴随着医生推出床和啼哭的声音，脐带被剪断，纽带却牢牢联起，气息被切断，纽带又瞬间崩散。于是有人受了一辈子苦，有人享了一辈子福，有人安稳了一生，到了时间倒头离去，牵动了身边多少人或撕心裂肺或虚情假意的泪水翻涌。他不知何为生，更不知何为死，只知道一个礼拜前，自己的家庭里

多出一个斤两很足、哭声洪亮的孩子，一个礼拜后，自己的家庭又少了一个形销骨立，魂魄尽失的老人，前者让他笑着祝贺，后者……

他又想到这几天他那少量的眼泪，这时他记忆那些泪如海啸的人也一个个出现，他脑子的昏胀使他眼前缥缈。难道是他那么不孝，连外婆的死也只能得到他少许的泪水吗？

“我为什么不哭呢？”

他又想起舅舅这几日的笑容与颜色，父母、亲戚酒席灵堂前的应酬笑语，玻璃杯带着几星白酒的撞击与一包一包红艳艳的香烟来回地传递，葬礼结束后那些人的大义凛然的骂声，以及一遍遍对他的安慰，大多都强调了眼前的中考。他困得不行，抬手闭着眼去摸墙上灯的开关，一下摸到外婆的那只挂件。冰凉的挂件，他把紧紧握在手中，直到把它捂热，他又去摸开关，灯熄了，他坠进黑暗里。

九

“滕春末，你出来一下。”

他听见班主任喊他，他知道她要说什么，从桌上直起腰来，推开一排书本，走到走廊上。

“你爸和我说家里有事是什么事？”她问得很小心，“是出了什么……呃。”

“哦，我外婆走了。”

“哦，外婆走了。那你要节哀顺变啊，毕竟生老病死……”

“没事，我撑得住。”

“那你妈妈呢？你要在她边上……”

“都还好。”

“那你不要影响学习哎，中考这么近了，你最近什么的刚有些起色，不能被这个又搞下去了，中考是很重要的，也不要太难过，还是多冲一冲。”

“好的，好。”

回到座位上，他抬头看着还没写字的黑板，还有黑板上贴的中考倒计时，鲜红的字令人心里发慌。他没有把外婆的死再和别人倾诉了，他已经告诉了一些人，也确实得到了安慰，但他不想再听见别人对他关于中考的期许与鼓励了，他不想让外婆和中考在他这里绑在一起。

转眼是中考的第一个清晨。父母在考场外，对他说：

“别被外婆去世影响了，你好好考，外婆会保佑你的，考上重高比什么都重要，虽然没考上我们也不会骂你。你要是考上了，外婆在天上会为你高兴的。”

他转头走了，进入人群拥挤的考场。他顶着头顶的云，撞着细细的雨水，嘴里不停地重复一个问题：

“那我的坑在哪里呢？”

南极纪元（节选）^①

李谨函

2085年，南极洲，玛丽·伯德地。

当59式坦克碾过被摧毁的外围工事，从坦克中跃出的青藏工程兵在穹顶地基支撑处进行爆破时，李仪看见其中一个年轻的印度青年眼中射出仇恨，将塑性炸药塞进穹顶接缝中，他回想起2023年破冰船上的夜晚，若是他当年的理论更加完美，也许历史现在已完全不同。

2023年11月7日23:17，南极洲，中山站联合国南极临时指挥部。

十二台柴油发电机在冰架上嘶吼，喷出的黑烟在极昼天幕下凝成倒悬的雨云。俄罗斯军官瓦基里踹开中山站老旧的防爆门，发现二十年前封存的卫星天线阵列正被暴雪掩埋。他跪在零下53度的钢板上，用牙咬开伏特加酒瓶，把烈酒浇在冻成冰坨的伺服电机上。

“点火！”随着蓝色火焰腾起，锈蚀的齿轮发出尖啸。五分钟后，第一组加密信号穿透电离层紊乱的南极天空。

2023年11月8日01:44，拉萨，青藏高原应急指挥中心。

少将陈岩打着手电筒穿过三公里长的隧道，岩壁上还留着1969年用红漆刷的标语。当防核爆气密门在身后关闭时，他看到了二十一世纪最荒诞的场景——五台华为5G基站正在与六十年前的苏制真空管计算机对接，泛黄的纸质地图铺满整个篮球场大小的洞库。

“运力计算出来了。”戴着氧气面罩的技术员递来报告，“每小时有37列火车能通过唐古拉山口，每列挂58节车厢，载员密度按战时空运标准……”

陈岩直接翻到最后一页。那些数字在颤抖：72小时最多转移1.2亿人，不及预计接收量的三分之一。

2023年11月8日03:11，格陵兰指挥所。

① 选自《南极纪元》（鱼鸡社2025年版）。节选的是第三章《长城》。前文内容是：公元2023年，人类实施的“欧罗巴计划”意外导致木卫二（欧罗巴）脱离轨道，其巨大碎片撞击地球，引发毁灭性全球海啸，文明几近覆灭。幸存者争分夺秒向仅存的高地（南极洲、青藏高原、格陵兰）大迁徙，时间窗口仅72小时。在绝望

中，工程师李仪发现部分木卫二推进器仍在工作，提出“长城计划”：拆解全球剩余科技，修复并操控碎片推进器，修正其坠落轨道，以争取宝贵的撤离时间。人类空前团结，展开了一场与末日赛跑的全球科技自救行动。本章即描绘了这一壮举的高潮。

丹麦海军上校埃里克森看着雷达屏上跳动的光点，那是最后三艘破冰船在戴维斯海峡与冰山跳着死亡之舞。他突然抓起通话器：“让移民脱掉防寒服！每艘船能多塞两百人！”

“他们会冻死的！”大副的抗议混着冰层开裂的轰鸣。

“冻死需要十五分钟，溺死只要三分钟。”埃里克森调出北大西洋实时海况图，代表死亡线的红色区域正以每小时十七公里的速度吞噬海岸线。

全球应急通讯专线（节选）

[03:27] 南极指挥部：启动 7 号预案，征用所有磷虾捕捞船改为运兵船

[03:42] 青藏中心：昆仑山隧道发生缺氧事故，清理遗体需暂停运输 90 分钟

[04:15] 格陵兰：检测到 GN-227 碎片轨道偏移，新淹没预警已上传

联合国内部评估报告（绝密）

总运力分析

海运力量：全球剩余 923 艘大型船舶（含邮轮/货轮/军舰），单次最大运载量 210 万人

空运力量：可调用飞机 4872 架（含民用客机/运输机），单日最大周转量 74 万人次

陆路通道：青藏铁路每小时通过量下降至常态的 17%，安第斯公路网 38% 路段被塌方阻

断

72 小时极限预测

最优情况：转移 4.03 亿人（需保证所有运输工具零故障）

最可能情况：转移 2.81 亿人（按当前事故率计算）

灾难性损失：运输过程中预计死亡 3700 万人（缺氧/踩踏/极端天气）

南极指挥部现场记录

“把儿童运输优先级调到第一。”临时秘书长卡洛斯摘下结霜的老花镜，“六十岁以上老人……”他突然说不下去了，身后显示屏正在播放印尼雅加达的末日画面：十万个救生圈漂浮在市政广场，每个都捆着用红漆写着年龄的移民。

技术主任莎拉突然摔碎咖啡杯：“我们漏算了航天力量！月球基地还有两千吨储备燃料，足够让空天飞机多飞三百架次！”

“那些燃料罐埋在静海环形山底下。”NASA 代表的声音从加密频道传来，“部分碎片撞击了月球，现在月面温度 270 度，机器人只能工作十分钟。”

全场死寂中，只有南极的风在啃噬穹顶。古特雷斯走到布满裂痕的观察窗前，看见二十架改装后的安-225 运输机正在暴雪中装货。每架飞机的起落架上都用铁链固定着集装箱，箱体表面结满冰棱的联合国徽章正在碎裂。

2023 年 11 月 8 日 02:17，破冰船“长城号”甲板。

李仪仰面躺在救生艇的阴影里，防寒睡袋上结着盐霜。父亲的怀表悬在眼前。表壳内侧小学时涂鸦的木卫二，此刻正以另一种形态撕裂夜空——冰晶碎片在大气层燃烧，拖曳出的蓝光如母亲谢师宴时落下的眼泪。

“还有 71 小时。”船长林宇峰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应急指挥部传来的数据显示，木卫二主体残骸将于 72 小时 43 分后完全坠入太平洋，届时海平面将暴涨至 2000 米。

他没有回应，继续注视着天空，理想与抱负与冰月一同破碎，星光与月光幻化成父母慈祥的目光，他只想多享受几分钟这种熟悉的感觉。

忽然，这目光幻化为逝去 30 亿人生前死不瞑目的注视！每一颗星星都包含着一个瞳孔，30 亿黑色棕色宝石蓝的翡翠绿的瞳孔怒视着，咒骂着，指责着他！他似乎被吸入了夜空中的宇宙，落入了一个无尽的地狱，三十亿张嘴同时喊着他的名字！他喉咙中涌出酸水，感到窒息一般的痛苦，他背过身去，无法再直视星空，眼泪与理想的碎片同时落下，坠入附近的海域中，翻腾的海浪使船身剧烈摇晃起来。

涌动的海水掺杂着盐晶，打湿了他全身。他猛地抓住栏杆，眼中的天空剧烈摇晃起来，星光，月光与轨道上透过那些碎片形成的淡淡蓝光融合在一起。忽然，那些幽蓝的冰晶泛起微光。李仪瞳孔骤缩——不是折射光，是离子推进器的残余辉光！木卫二碎片在平流层燃烧的轨迹像撒落的蓝磷粉，其中几簇光点突然出现反常的螺旋运动——这绝不是自由落体的抛物线。

他猛然翻身，手肘撞到甲板上的冰碴。透过破碎的夜视望远镜，那些闪烁的蓝光呈现出精确的脉冲频率，他拿起父亲留下的怀表，盯着那些闪烁碎片数着秒数。

“0.4……1.6……0.2……1.8……0.3……1.7……”

0.3 秒亮，1.7 秒暗，与欧罗巴计划推进器的点火周期完全一致。

“推进器阵列还在工作！”他抓起被海水泡软的计算本，钢笔在冻僵的指尖打滑。当笔尖戳破第七张纸时，终于画出扭曲的轨道模型：至少 37% 的离子推进器仍在自动运行，像一群固执的萤火虫拽着破碎的冰壳。

02:34，舰桥。

船长林宇峰正在用匕首削压缩饼干，刀刃突然停在半空。浑身结满盐晶的李仪撞开舱门，把湿透的图纸拍在雷达屏上，冰凉的指尖划过亚欧大陆到西太平洋海域：“这里！马绍尔群岛的浮动发射平台！还有西昌，卡纳维尔都没有被淹没！”

“你疯了？马绍尔群岛那里水深六千米……”

“地形改变后水深现在只剩三百米！”李仪调出刚测定的海床地图，被海啸掀翻的电磁发射架像黑色十字架插在裸露的大陆架上，“推进器燃料舱是独立密封的，只要重启导航系统……”

林宇峰用匕首尖挑起卫星照片，看到某个半埋入海床的推进器喷口正在渗出荧光蓝——那是未耗尽的氦离子燃料与海水反应的迹象。

03:11，联合国紧急会议。

格陵兰指挥所的全息投影在暴风雪中抖动，李仪的影像被压缩成苍白的二维剪影。

李仪将轨道模型推入共享界面。旋转的木卫二碎片群中，七处红点亮起：“这些残片携带完整推进模块，只要修复导航系统……”

“残余推进器的总推力相当于三枚土星五号火箭，只要在 48 小时内修复其中 15%……”

“你知道受木卫二影响，现在卫星导航的误差率吗？”莫斯科代表的虚影打断道，“格洛纳斯系统昨天就……”

“用天文导航！”李仪突然扯开领口，拽出父亲留下的怀表，“木卫二碎片本身就能作为定位信标，它们的轨道衰减率就是天然的导航参数！”

会议频道突然陷入死寂，只有南极指挥部的风声在加密线路里流淌。十二块分屏上同时亮起数据流，各国代表看着实时演算的轨道模型——那个被标注为 GN-227 的碎片集群，正随着李仪的解说缓缓改变坠落角度。

“用什么东西修？”陈岩少将打断死寂，背后的岩壁滴着冷凝水，“我们连焊接枪都拆了改造成呼吸面罩。”

“用这个。”李仪举起破冰船结构图。代表们沉默地看着图中标红的部位——船体龙骨、核反应堆屏蔽层，甚至餐厨车的合金外壳——所有钛合金部件都将被拆解成太空维修零件。

“计划名称？”卡洛斯秘书长突然问。

舷窗外，一块长城号脱落的冰甲板坠入海中，激起的水花在月光下如银色城砖。

03:47，破冰船舷边。

林宇峰递给李仪半管融化又冻结的巧克力：“刚刚知道的船员们问这个计划叫什么。”

李仪望向正在凝结的海面，月光在冰层裂缝中折射出长城垛口般的锯齿。六十年前父亲参与建造的酒泉电磁发射塔，此刻正在他稿纸上与新计划的轨道线重叠。

“长城。”他咬开巧克力，褐色的冰碴刺痛牙龈，“用人类最后的科技筑墙，把末日挡在时间之外。”

联合国全球应急指挥部 第 5 号令

长城计划行动指令（节选）

【04:12】致全球剩余航天力量：

优先修复北纬 32° 至 47° 区间内所有发射井

启用阿波罗计划遗留的月面反射镜阵列，为地球导航（坐标：静海基地 A3 区）

全球观测站灾备服务器释放轨道参数（访问代码：LX2023）

【04:27】中国酒泉基地回报：

成功重启 DF-41 导弹发射井，改装为运载火箭发射台

获得首次轨道修正量：0.0009%

【04:59】联合空间站雷达显示：

木卫二 GN-227 碎片群坠落速度下降至 1024m/s

技术附录：长城计划核心参数

推进器重启方案

利用原有海上发射平台，同时改装大型货轮作为发射平台

利用海平面上升后幸存的内陆发射场（全球共 37 处）
改装弹道导弹燃料泵输送氙离子（每枚东风-41 可输送 1.2 吨）
天文导航精度： ± 0.0003 弧度（借助月球反射镜校准）
窗口期延长效应
每修正 0.001% 轨道倾角，可争取 23.7 小时撤离时间
理论最大延长期：2 年 4 个月（需修复 61% 推进器）
风险系数
推进器过载爆炸概率：17%/台/小时
轨道修正引发次生撞击概率：9.3%

李仪关闭全息投影时，看见海中的鱼群正疯狂涌向发光海域——那是木卫二碎片中的放射性同位素在渗入海洋。他突然想起小学时用蜡笔涂抹的粉色流星，此刻正在人类文明的黄昏中，化作最后希望的蓝色火焰。

《长城计划·酒泉特别行动组通讯日志》

日期：2023 年 11 月 8 日

目标：GN-227 碎片轨道修正（倾角 0.0009%）

[04:12:33]

指令长周锐：“全体脱舱，燃料舱扩容至 97%。”

工程师王媛（生物信号波动值 $\uparrow 17\%$ ）：“返回舱液压管线已拆除，载荷空间增加 2.3 立方米。”

载荷工程师陈默（沉默 5 秒）：“氙气罐固定完毕……这玩意比预想的多装了两罐。”

周锐：“够给木卫二办场烟花秀了。”

[04:15:47]

酒泉指挥中心：“长征-DF41 改确认发射倒计时，180 秒。”

周锐（检查舱外航天服关节密封）：“老王，你闺女那首《东方红》练得怎样了？”

王媛（沉默 3 秒）：“她说要在钢琴上刻我的名字。”

[04:18:29]

发射台震动频率异常（振幅超阈值 12%）。

陈默（抓握扶手力度 $\uparrow 214\text{N}$ ）：“燃料泵压力过载！”

周锐（手动切断 3 号阀门）：“当量回调至 89%，继续推进——咱们现在是人肉保险栓。”

[04:20:01]

火箭突破卡门线，整流罩外冰晶摩擦产生紫色辉光。

王媛（监测屏闪烁）：“GN-227 表面温度 -189°C ，离子喷口被氨冰堵塞。”

陈默：“我带焊枪出去。”

周锐（扣死安全索）：“记住，飘远了就唱国歌，声波共振兴许能当推进剂用。”

[04:35:17]

舱外作业实录

陈默的足靴磁扣吸附在木卫二碎片表面，冰层裂缝中渗出的液态甲烷在真空中凝结成珊瑚状结晶。他摘下左手套，皮肤接触冰面的瞬间，低温黏合剂将手掌与焊枪焊成一体。

“老王，这冰里有气泡……像香槟。”

“大概是二十亿年前的微生物坟墓。”王媛的声音混着电噪，“别抒情了，B3 喷口角度偏差 0.03 弧秒。”

[05:01:49]

GN-227 首次点火

氩离子流从修复的推进器喷涌而出，碎片轻微震颤，冰壳剥落形成钻石星环。周锐透过舷窗看到地球的轮廓——海平面已淹没长江三角洲，上海陆家嘴的霓虹灯却仍在同步闪烁“长城计划”进度条。

酒泉指挥中心：“轨道修正量 0.0007%，再来三次！”

[06:22:55]

氧气余量告警（剩余 9%）。

陈默将最后一块电池塞入导航模块：“够播完《歌唱祖国》吗？”

王媛（调整天线仰角）：“够循环到人类灭绝。”

**[06:59:59]

**全频段广播

三人的歌声穿透电离层干扰，与全球剩余的四千六百二十三个通讯频道共振：

“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

木卫二碎片在歌声中缓缓偏转，冰晶折射出长城号破冰船的航迹。

青藏高原运输线。

昆仑山脉北麓，三万六千辆漆成朱砂色的改装卡车在冻土带蜿蜒成血河。车斗内，从布达拉宫拆解的三世佛铜像被熔铸成拇指粗的导线，经卷金粉掺入绝缘层，在零下 20℃ 低温中泛着酥油灯般的暖光。七十岁的多吉次仁盘坐在头车引擎盖上，手中转经筒已替换为激光测距陀螺仪，当测距仪闪亮着数据时，一旁的转经筒筒身镌刻着涂上金粉的《甘珠尔》经文，明亮的表面反射出轨道倾角修正值。

“左偏 0.03 密位！”他嘶吼着将转经筒指向天穹，身后数百面经幡骤然扬起——那是用铜线以唐卡工艺织就的简易雷达天线，在狂风中吞吐着木卫二碎片的反射信号。年轻藏女卓玛攀上车顶，用牛骨发簪调整幡角精度时，发辫间坠着的绿松石与北斗卫星似乎达成量子纠缠，将轨道参数误差压缩至 0.0001 弧秒。

北极格陵兰湾。

极光如上帝泼洒的荧光涂料浸染夜空，十七岁的因纽特少女萨雅跪坐在浮冰边缘，鲸须编织的网兜掠过漆黑海水。当一块印着俄文编号“GN-227-41B”的钛合金板浮出时，她手腕翻

转的弧度与祖父猎捕独角鲸的姿势如出一辙。三十公里外的冰原上，焊工奥托的乙炔枪喷出蓝紫色火焰——那是混入了极地磷虾甲壳素的特殊助燃剂，墙体裂缝在蓝紫色光芒妖艳的舞蹈中修复如初。他的防毒面罩内壁结满冰花，每次呼吸都让六角形冰晶生长出新的分形图案，直到泪滴坠落将其融化成微型星云。

马绍尔浮动电磁发射平台。

太平洋腹地，十二座足球场大小的六边形平台在十级浪涌中纹丝不动。中国工程师赵海生抠下启动阀的瞬间，电磁轨道迸发的蓝光让方圆百里的深海鱿鱼群集体发光——那是它们的生物电系统与加速磁场共振所致。日本团队改造的“隼鸟号”采矿导弹从轨道末端冲天而起，弹体覆盖的珍珠母涂层与大气摩擦产生七彩晕光，如同逆向坠落的彩虹。

“电磁过载！冷却液沸腾！”

“试试注入关东煮汤汁，给北海道核电站的硼酸水混点味噌。”

在东京观测站留守人员最后的玩笑指令中，导弹拖着鲜香的水汽尾迹突破电离层，将氦离子精准注入木卫二 GN-041 碎片的“心脏”。

卡纳维拉尔角航天中心。

佛州潮湿的夜风里，被海啸削去半边的 39A 发射塔架正在“生长”。自愿赶来的巴西难民用亚马逊硬木铆接支撑架，印度程序员把纱丽撕成光纤跳线，俄罗斯老兵把伏特加酒瓶改装成液氧流速计。当拼凑的“团结号”火箭竖立时，其外壳缀满各国硬币熔铸的补丁，肯尼亚工程师在二级推进器上刻下斯瓦希里谚语：“洪水退去时，石头还在。”

“发射倒计时 10 秒！”

“把神舟的陀螺仪数据喂给质子号的导航脑！”

“把开来的特斯拉汽车的电池组并网！”

七种语言混杂的指令声中，火箭喷管涌出的不再是火焰，而是全人类最后的光明。

当酒泉小组的歌声最终消散时，全球剩余的一百七十四座发射场同时亮起倒计时。火箭尾焰划破云层，像无数银针刺入地球溃烂的伤口，缝合出一张通往新生的轨道之网。

联合国全球应急指挥部第 17 号通告

日期：2023 年 12 月 1 日

- 窗口期：成功延长至 1 年 11 个月 28 天（较原计划提升 317%）
- 当前全球平均海平面高度：1084 米（误差±0.7 米），已维持稳定 23 天
- 长城计划存活率：全球推进器修复率达 58.7%，离子推进器氦离子流密度超预期值
- 截至此阶段，死亡人数 50 亿，较预期减少 60%

[秘书长卡洛斯·费尔南德斯·马丁内斯致辞]

尊敬的各位全球指挥部工作人员，亲爱的人类同胞们，

我站在这里，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敬意。地球刚刚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我们没有任何退缩，不分国家，种族，文化，没有一点相互质疑，团结一致，共同完成了长城计划。我

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我们现在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成功地将那些本应在 72 小时内毁灭世界的碎片稳在了地球轨道上。

特别感谢青藏高原运输线的贡献，它为我们提供了全球 13% 的高纯度铜导体，这是我们在构建导航系统时不可或缺的材料。同样，马绍尔平台完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电磁发射，单日载荷量达到了惊人的 2.1 万吨，这是我们人类在经受重创后快速恢复力的体现，是人类无法击败的象征！

卡纳维拉尔角的成功，是实现跨文明的技术交融与交流，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它标志着人类团结的新高度。全球人民对此感到无比的骄傲和喜悦。

.....

同时，请勿忘记向我们逝去的 50 亿同胞致敬，我号召全体与会者起立默哀三分钟。

.....

让我们记住这一刻，记住我们的团结，我们的勇气，这份长城精神。我们将继续前行，朝向最终的方舟，保护我们的文明，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未来的世代。人类不需要新的诺亚，人类需要新的数学！

感谢地球同胞们，我们风雨同舟。

2023 年 12 月 1 日，大洋洲新几内亚高地，东亚—南极洲移民中转点兼二级指挥中心。

李仪撞开指挥中心的铁门时，全息投影正在回放卡纳维拉尔角的发射画面。他踉跄着跌坐在钢架地板上，手指抠进印有“上海陆家嘴物业”字样的焊接接缝——那是从中国沉没区打捞的建筑残骸改建的墙体。

“1084 米……”他机械地重复着，喉结滚动咽下咸涩液体。橡胶雨衣左胸口袋里的手机突然震动，父亲生前录制的生日歌在寂静中炸响：“祝你看见冰川开花……”

全息屏切换至青藏高原实时画面：多吉次仁将转经筒插入冰层裂缝，跪拜向镜头方向，3000 名信徒与他一同匍匐。他伸手一指，经幡天线群集体转向东南方——那是李仪故乡江西的方向。老人冻裂的脸上露出敬意，口中念念有词，布满冻疮的手指在冰面颤抖地划出经文。

但在李仪眼中，老人画出的是自己小学时的涂鸦：一颗歪扭的粉蓝色木卫二，旁边标注着稚嫩字迹“新家”。

“成功了……”李仪将额头抵在冰冷的屏幕上，泪水在玻璃表面晕开。背后突然爆发的欢呼声中，某个印尼技术员用焊接面罩舀来雨水，十几种语言的“干杯”声里，他尝到了五十亿亡魂与二十五亿生者共同酿造的苦酒。

2085 年，南极洲，玛丽·伯德地。

一声巨响过后，工事内地动山摇，警报器尖啸起来，穹顶结构参数在显示器上开始闪烁红光。但此刻无人看向屏幕——李仪凝视着东侧海域缓缓升起的朝阳，那是被木卫二碎片折射了七十九分钟才抵达地球的晨光，像迟到多年的和解信。

国科院（节选）^①

唐冰锴

“前面就是朝廷划给我们的地了。”顾韵指着前方的山峦。

“这也太小气了吧，要我修科学院连一块平地都不给。”我满脸无语地看着面前起伏连绵的山丘。

“没有啦，朝廷这一次可是给了我们奉天城郊最好的地段。”她掩嘴轻笑。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灵浸泽东南面的山丘，翻过这座山，后面就是一片很大的平原了，那里才是该开发建设的地方。”

“听起来还不错，你说的那个灵浸泽是个大湖吧，好像这边的雪景在奉天还挺出名的。”我抬头看向天空，灰色的云翻滚起来，看来又酝酿着一场风雪。

“的确，这边是许多皇亲国戚冬日里赏雪的地方。”她指指路边杂乱的车轮印。

“啊，真是上层阶级腐朽的享受。”

身边的马突然一顿，她面色不善地转过头来，满脸是柔和的笑容

“凌先生你说什么？”

吓得我浑身一颤，连忙改口：“没什么没什么，这宫里的老爷们真有雅兴啊，不像我等凡夫俗子不懂欣赏。”

大意了，她肯定是高帝派来的人，差点说漏了嘴，外人面前还是要收敛一下对封建统治的批判精神才好。

她收回目光，面无表情地说：“看来前面是三皇子殿下在打猎，我们走别处吧。”说罢，就调转马头，径直向另一边走去。

“啊？三皇子？打猎？”我莫名其妙地向前张望，还真发现不远处有几队人马，旗帜招展，看上去颇为隆重。

转眼却发现她已走远了，我只好驾马追去。

“喂！你别走太快，我不认识这边的路啊，一个人走得冻死在这。”我没好气地对她说。

“哦。”

“欸，我说你这么没礼貌，怎么就受到朝廷重用了，官位肯定是世袭的。”

① 选自《国科院》（鱼鸡社 2023 年版）。节选的是第一卷第二章《灵浸泽的雪》。前文的主要内容是：主人公“我”（凌醉安）被任命为国

家科学院祭酒，与同为国家科学院祭酒的顾韵主持国家科学院的建设工作。《国科院》以《鱼鸡社演义》为背景。

“是吗？刚刚某个新任国家科学院祭酒好像在侮辱皇子啊。”她用手指卷着头发，漫不经心地道。

我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

“什么清白？我亲眼见你出言侮辱三皇子，站着骂。”

我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指责不能算骂……指责！……读书人的事，能算辱骂么？”

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国科院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她笑起来：一路上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山路走了一阵，地势越显陡峭，我们下了马，顺手把马拴在路边，步行向山上走去。

“顾韵，我们把马拴那里不会被人顺手牵了去吧？”

“怎么可能，现在这个季节，城里的百姓都不会出门，在此地的都是王公贵族，谁会要我们的马。”她无奈地说。

“不对啊，我怎么感觉你说话语气变了，之前刚见面时不是满嘴敬语，态度端庄吗。”

“下属面前做样子而已啦，鞠躬下跪什么的真麻烦。”

这话我好像在哪里听过……

“好吧。”我只好耸耸肩，“这样也不错。”

脚下的山路愈显陡峭，天色阴沉下来，云变换得极快，像浓淡不一的墨色泼洒，对着这座小山席卷而来。

“要下大雪了啊”

“那样更好，雪花飘飞的灵浸泽才是最美的。”

接着走了一阵，突然，她转过头来，指着前方说：“看，那就是而已亭。”

“而已亭？”

我向前面看去，层叠的树枝中伸出一角上翘的飞檐，青色瓦片看上去已是十分古旧斑驳了，斗拱瓦当间缀着嫩绿的苔藓，深冬的寒风早就吹去了林间的黄叶，暗色的枯枝间忽然现出这么一座孤独的亭子，倒是颇有意境。

我加快脚步向亭下走去，青石所构的台阶错落，亭八面皆有勾栏，栏下附座，走进亭中，意外地发现所有的木构件都添了鲜艳的彩绘，飞阁流丹，斑斓的色彩在四面冷寂的树林里显得颇为灵动。

“怎么样，漂亮吧，我这几天可是特意遣人修缮了这里。”她在我身后得意地说。

“漂亮，确实漂亮。”我由衷地赞叹道。

“那是，毕竟这里以后可是我们国科院的地盘。”

她话音刚落，一阵微风拂面，亭边的风铃也轻声奏响，突然才发现一片片晶莹的雪花正徐徐落下，悄悄融入这片遗世独立的天地。

“下雪了呢。”她看向灰白的天空。

“是啊，下雪了呢。”我看向灰白背景里的她。

不久之后，北风也渐渐吹刮起来，我们没有带御寒的长袍，只好躲在亭子里。她轻车熟路地放下亭子三面的竹帘，留下背风的一面敞开，我则冒了风雪，去亭子四周寻取暖的柴火。

“煮一壶茶吧。”她喃喃自语。

起身点燃了拾来的柴火，她从栏边的长椅下抽出火炉和一个木盒，略显昏暗的亭子里马上被炉火的微光照亮，空气渐渐温暖起来，从亭外寒风里挣脱的我抱来一捆木柴，在火炉边坐下。

“准备得这么周全？”我拍拍温热的火炉，惊奇地道。

“是啊，我从前闲暇时都会来这里看雪。”她双手捧起一盏茶，端到眼前，看着冉冉升起的水雾，沉默下来。

“那可真好，以后记得带我一个。”我笑道。

伸手取过叠起的茶几，支棱在地上，我拿起炉火上温着的紫砂壶，自己倒了杯冒着热气的茶。

“好啊。”她也轻笑道。

亭外寒风阵阵，竹帘下却格外安适，我转头看向未放下帘子的一边，树木的枝条早已被雪花覆盖，目之所及尽是一片飘飞的洁白，远山在风雪里刻下淡淡的痕迹，树林是浅灰色的，在视线里勾勒出起伏的边线。

“那就是灵浸泽哦。”她微闭上眼，一手拿着茶杯，一手放在茶几上撑着脸，看起来颇为享受这安静的时光。

“是个很大的湖啊，皇上把这一片都划给我们了？”看着眼前展开的山水画卷一般的美景，我有点感慨朝廷的大手笔。

“那当然啊，嘻嘻，以后这一片都是我的了。”

“才不是你的，明明是科学院的。”我无情地打断了她的美梦。

“知道啦，知道啦，我不就说说嘛。”她撇撇嘴，转过头去。

“你不会就是为了这几座山才来国科院当祭酒的吧。”我突然发现一个可怕的事情。

“对啊，有问题吗？”

“现在朝廷真是什么官想当就当的吗？”我无力地感慨道。

“喂，你该不会是出卖色相……”看到她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阴沉下来，我及时的住了嘴。

“悄悄告诉你哦，朝廷里我认识几个官员……”她面无表情地摩挲着手里的茶杯。

“呃，开个玩笑，莫放心头啊。”联想到她一身奇怪的官服和官位想要就要的权力，我还是不要招惹的好。

“是吗？”她放下茶杯，似笑非笑地抬头看向亭外。

“当然，我还挺喜欢开玩笑的，不过这次失误了啊，抱歉抱歉。”我只好厚着脸皮道歉。她没说话，提起茶壶又斟了一杯，温热的茶水蒸腾，看不清她的脸。

良久，她忽然开口：“我决定了，以后国科院里的十景之首，就叫‘风雪斟茶而已亭’”我莫名其妙地看向她：“什么十景，现在国科院连大门都没有呢。”

“没事，醉翁之意不在酒嘛。”她笑道：“先取名也没什么坏处，就算是留作纪念吧。”
“随你，不过第二景取名要我来。”
“好啊。”

我们在亭里闲聊了许久，直到大雪停息，阴云散去，夕阳在山。我倒掉茶杯里的夕阳，炉火上的紫砂壶早已冰凉。

“回去吧。”我起身拍拍衣服，僵硬地伸了个懒腰。

“好……哦对了，顺便说一声，我以后要在你那边住，你叫府上给我找间房子。”她起身收拾火炉和茶盏。

“也是，回去说一声就好了。”我耸耸肩。

坦克要塞（节选）^①

饶鸿境

“到站了到站了！所有人站起来，列队下车，我们现在在前线区，随时都会受到攻击！”

“拉号！！”

经过长达3个月的火车旅程我们终于到站了，大家纷纷下车，车站里非常热闹：吵闹声、责骂声、坦克运转声混在一起，大家都在寻找自己的队伍，我们告别了巴特班长，回到了第三师的部队，我们才整队完毕，结果空中传来了像雷鸣般的发动机声，有个侦察兵抬头一看，大吼一声：“轰炸机！”大家突然懵了：“什么轰炸机？”这时我说：“有炸弹啊！笨蛋！”结果大家全乱了，所有坦克兵全冲了出去，坦克直接撞墙开出去了，我们冒着被炸死的危险找到了我们的坦克然后立马开了出去，从坦克里都能听到外面的刺耳的爆炸声和凄厉的惨叫声，我们毫无目的的开出了车站，轰轰隆隆的逃离了，此时其他的坦克兵也在逃亡，突然一阵晃动，坦克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哀嚎，我爬出驾驶舱一看，原来是坦克履带陷在坑里了，而且负重轮压坏了三个，就在这时，工程师莱西从坦克里爬出来，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维修箱：“班长，怎么了？”莱西说。

“负重轮压坏了，有三个，你应该有附件吧？”我说。

“我喊里面的来帮忙。”莱西说完进了坦克，没过一会儿大家都出来了，我们把负重轮给固定在承重架上，大家合作把负重轮安好后，我们继续往前走，从地图上来看，所有坦克兵部队会在“最后的要塞”集合，也就是战前一个叫俄罗斯的国家的军方避难所，资料里写俄罗斯北部只有-20摄氏度，但是我们这已经是-40摄氏度了，我们把坦克开到了公路上，我看了看怀表，现在是晚上11:46，外面的寒风把铁板吹的嘎嘎响，我们为了躲避寒风，把坦克开进了一个地下停车场里面，我翻过炮台，从坦克上跳下来，但是没按好脚，直接脸着地，眼镜碎了一道裂痕，我捂着头爬起来，回头一看，坦克里面的人都出来了，莱西试图生火（停车场里没有煤气等易燃危险气体），很快，火燃起来了，我们在停车场里找到一些废纸和放了很久的木头，大家感到点温暖，我走出了停车场看到一个广场，这里有着许多帐篷，帐篷里面有着许多衣物、药品，军绿色的帐篷里面竟然还有大量弹药和武器，印着国旗的装备凌乱的散了一地，

① 选自《坦克要塞》（鱼鸡社2024年版）。节选的是第四章《冰雪与丰碑》。故事发生在核战或大灾变后的废土世界。人类文明崩溃，幸存者组成军事阵营争夺资源。主角莱尔斯中士是TB阵营第三装甲师的一名坦克班班长。前文讲

述他们从沙漠基地出发，经历漫长火车旅程，前往位于北极圈内的“俄罗斯北极星军事区第108号”。饶鸿境，湖南吉首人，曾任鱼鸡社筹备委员会副主席、艺术设计部部长，代表作有《坦克要塞》等。

我抬头一看，吓得腿一软：在我的面前是一个巨大的骷髅“海洋”，它们保持着争抢的动作，有些似乎摆出很痛苦的挣扎动作，穿着军服的骷髅拿着枪与其他骷髅呈现互相殴打的场景，看起来很有可能是暴动，我拿走一个报纸一看，才知道在大灾变来临时政府腐败，民众为抢了政府的粮食而叛乱，军队都来维持秩序了，这时，莱西看到后说：“如果政客的信仰被更新，就不会生长武力，平民就不会哭泣，斗争也不会升级！”火堆旁，6班队员们还在吃军粮，我拿出我的，打开包装袋，咬了一口，又硬又齁，差点吐了，但是还是硬撑着咽下去，吃完后，我喝了一小口水，坐在火堆旁思考着，回忆着，究竟发生了什么，大部队怎么散开了等等。

“班长，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里呆一会儿了。”6班的射手弗兰西丝卡对我说。

“先休整？可是如果大部队主力还在的话，我们的回合岂不失败了？我可不想被编为逃兵。”我一脸严肃地对着这个才19岁的女兵说。但是说实话，外面的暴风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停，通讯设备又没信号，我们整理了装备，让工程兵和步枪兵张毅华看守，其余队员都睡着了。

半夜醒来，才觉得浑身寒冷，我被冻醒了，迷迷糊糊地看到张毅华在站岗的身躯，他站的多么直啊，就像风雪里的松树一般，寒冷的风和雪像刀割一般，可他的脸却没有半点扭曲，再看旁边的莱西，安全帽都被白雪染白了，脸冻得惨白，手里的步枪都结冰棱了，虽然他们没有暴露在风雪里，但我仍能感觉到他们的寒冷，真是两个负责的小伙子！为了我们的安全，他们宁愿被风雪所伤害！大概在凌晨两点吧，我又睡着了。

早晨，莱西和张毅华吃完早饭就睡着了，我还在吃背包里的自热军粮，和大家说起我们第三师的一个指导员似乎是一个医疗兵的父亲这事时，突然停车场的门口传来了敲门声，而且是有节奏的，我拿出枪，靠近了门。“托马斯！”我说。“小火车！”门后传出来了声音，我打开门，一个坦克兵的士兵走进来，我以为就一个，结果他们后面还有一大堆士兵像生蛋一样出来，诶呀，将近一个排的兵，经过询问，大家都是走散的，目前有4辆坦克，45人，加上我们班的有5辆坦克，根据每个士兵的说法，大部队其实保存下来了，但是全散开了，上级的命令是：全体尽可能的前往“最后的要塞”，当然，以目前的情况，我们都认为修正完毕后就可以出发了，坦克的电能可以装上风力发电，或者启动内部的同位素发电机，过了3天后，部队立马出发了。

俄罗斯？我更愿称其为“雪国”，可能是我们位置不对吧，我觉得这里应该有春暖花开的时候的。我们的铁靴踩在雪上，感觉和沙子差不多，我们每个人都贴了暖宝宝，每个至少不少于3个，一路上，冻死了5名战士，他们成为了坦克兵在俄罗斯这片土地上首次离世的5名士兵，最终，我们剩余的部队终于到达了“最后的要塞”。

延安中学（节选）^①

滕传秋

务民一砖砸倒曹兰后，曹兰就晕过去了，对方群龙无首，韩北望便势如破竹地杀了上去。曹杏兰砸得巧，捡了一条命回来，脸上留了一块疤，无甚大碍。打扫战场，很多人被抬出去，送到边上人民医院救治。

务民在校医室的小床上醒过来，身上一阵火辣辣的痛。朝晖坐在他边上。

“不是，”务民瞪大了眼睛，双手支撑着床面，挪了挪腰身，坐在床上，“你怎么在这？”

“不行吗？”朝晖看着他惊奇的目光，光在她的眸子做了一个轻巧的反射，“别动，躺好。”

“不不不不不，不是，你把我送这来了？”

“昂，你地上躺着，身上那么多伤，淌血了，吓我一跳，”她说，“我叫你躺——好——”

务民慢慢将背朝床面靠。朝晖伸手过来，手指触摸他满是汗水的头发，呼噜呼噜抚摸两下，务民脑袋上痒痒的，脸颊上火烧云浮起来了，张张嘴想说话，撇撇嘴又合上了。她问：

“你帽子呢？”

务民拿手撑着停住下降的身子，止了他被摸的脑袋。

“这不是说要送吗……今天打仗不好戴的，弄坏了不好。”务民指了指黄军包，“帽子在里面，你帮我拿过来吧。”

朝晖摘过务民的挎包，务民拿过来掀开，从里边拿出军帽，红星反着光。他把帽子抖抖，递给朝晖。

“喏，送你了。”务民又看见她头顶上那顶军帽，“多长时间了，还没还给你哥？”

朝晖用两只手扶一扶脑袋上的帽子，正了正帽子上的星星，没接务民的帽子。她笑笑，慢慢摘了军帽下来，搁在两只手掌上，掂一掂，提起来晃一晃。

“我哥说，他送我啦，你的我也不好收嘛。”

“啊？那你哥真够意思的，呃……你收下来吧，就就就我这个，我那是花好大力气打我舅舅那里求过来的。”

“哦？”杨朝晖笑起来，“你舅舅还没回广州啊？”

① 选自《延安中学》（鱼鸡社 2025 年版）。《延安中学》是滕传秋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

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讲述滕务民和杨朝晖的情感经历，突出他们思想上的转变。

“现在回去了！那时候他还在休假，你哥不也在芜湖嘛……那你收了吧。就当备用的，要是你那只坏了或没了，你还能用我送你的。”

“你就这么想送我？”

务民怔住了，不晓得怎么回答。

“你自己的帽子呢？”

“哎呀我不是说了嘛，因为今天打仗就没带了，放家里了。”

朝晖从他手上拿过来这顶军帽，看了一眼，往脑袋上一扣，扶正了，把头左右侧一侧。

“喂，你看怎么样？”

“青丝得一特（漂亮得很）。”

朝晖整整头发，又扶了一下帽子。然后很快地，她拿起了原来的那只帽子，双手扣在了务民的头上，然后用手指将帽子压下来的贴在皮肤上的头发抹向一边。务民心里一惊，哎呦一声，额头上暖暖地晕开来一段温度。

“你的我可收了啊。这个属于礼尚往来。”

“你真行！礼尚往来……你以后就戴我这个了？”

“嗯，那不然呢？”

“哈哈，谢谢你啊，把我送这里来，还送我一顶帽子。”

朝晖笑着不回话，站起来，往门外走，务民把身子坐起来：

“你走了？你回家去吗？”

她把脑袋一回，发丝轻扬甩到后头去。她冲务民说：

“我去把大帅他们喊过来，还有小韩，胡振军，余解放，再喊那个李文明过来瞧瞧你。”

“不要。我想在这安静一会儿，一天到晚同别人斗，今天好不容易……”

“那我走了啊。”

没等务民话说完，朝晖手又搁在了门把手上。

“你……那你回家啊？”

“嗯，你在这好好休息吧。”

“那好吧，你注意安全。”

朝晖打开门，走出去，扶着门朝务民挥挥手，以示再见。

“你！啊你……有时间吗？”

她不回话，只是站在那里，两只眼眸看着他。

“能不能陪我聊会？”

他吐了一口气，急忙忙地问了一句。

“你这个人真奇怪，又要安静，又要人陪。”

她走进来，把门带上，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你是怎么把我送来的？”

务民笑着问，像是抢着说。

“我只是跟着游行队伍往前走，碰巧看见你躺在地上。学校不就在边上嘛，我就同一个旁边的大叔一道把你送到校医室。闹革命了，校医室里没人，我就拿一些基本的东西处理了一下……你现在身上好些了吗？”

“好多了，就是碰的轻伤而已。”

“怎么弄的？就你一个人在那里，里面打得叮叮哐哐的，你怎么伤外面了？”

“我跟你讲，我这次可厉害了一回，我当时……”

天从明澈的浅蓝上浮着几抹纯白的云霞，到一幕深沉的重色，远处泼开彩霞，画出来圆日西眠的晚霞行千里。云色欲燃，长卧远山，风不止息。

人间旧事（节选）^①

乌拉那拉·哈尔莫洛

赐尔神皇位，予尔希望塔，咒尔子孙辈，代代有贤良。汝位传贤子，贤子又孝孙，世世代代无穷尽，万年太平振人间。信佞则暗，泽民则明，天庭有朕督尔过，劝尔修德万民兴。

——《创世圣喻》

“好了？”

“好了，随时可以启动法阵。”

沙弗莱与一名魔法大师走出残玉卧室，金石在庭院里悠闲地修剪孙子的小花儿们。看到二人出来，金石打个招呼，沙弗莱回应。

金石走进卧室，不用二人指导便找到了桌子上的阵眼，拿起旁边的魔法水晶扔过去，水晶如叶片在空中漂浮，自动飞向阵眼，调整位置保持悬浮姿态。

一道柔光闪过，并没有传播太远，恰好到门口停下。二人跟进来，感受着恢复之力。尽管三人都是满血状态，但生命恢复效果很让人舒服，金石感受到大半辈子打出来的各种暗伤虽没有被治愈，但病痛减轻些。

金石取下水晶，柔光消失。

① 选自《人间旧事》（鱼鸡社 2025 年版）。这里节选的是第六章《惜败》。前文的情节：天青帝国受“神佑之墙”保护，墙外遍布危险遗迹与机遇。附魔师铜剑为突破境界，随军前往“寒灵遗迹”修炼，途中遭大规模怪物伏击，生死未卜。其子残玉（半精灵血统）与爷爷金石居

住在北外域村落。沙弗莱（铜剑战友，武者）受托训练残玉，以图未来救父。本章聚焦残玉初期的残酷训练。乌拉那拉·哈尔莫洛，吉林吉林人，曾任鱼鸡社华玺集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代表作有《人间旧事》等。

“很可以，给残玉治伤，还能顺便当台灯。”

得到金石的肯定后，魔法师一笑，“没别的问题我先回去了。”

“哎，有问题，”沙弗莱插嘴，“你回去之后让老东西多发点饷钱，只给我多发，我在外面食宿啥的军团也不包，不还得我花钱吗？”

“呃……”魔法师趁沙弗莱转头瞄金石的机会溜之大吉。

“师父，”沙弗莱换上一副谄媚的表情，“这法阵的材料钱和人工钱都不便宜啊，我这可是为了你孙子，是不是应该……”

“我都不用查，你让公家给你报销了吧？”

“那……总得给点学费吧？”

“我是你什么人？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当年你吃我的喝我的学我的，咱就按十五年利息算……”

“别师父，我不要了，谈钱多伤感情啊……师父我求你别算了……”

光有信念可不行，沙弗莱从军团请来一名魔法大师，在残玉残卧室里布置恢复法阵，尽管法力微弱，但足以在一晚内恢复残玉所有伤势，补充精力，保证第二天训练的同时，及时恢复也不会留下难以治愈的暗伤。

神皇历 206 年七月，正流火时节。

天色傍晚风微凉，残玉从林里最高的松树顺利爬下，近三十米高的树手脚并用，十几秒就下来了。

残玉踩到地面，靠着树坐下，气喘吁吁。

沙弗莱的站位正好挡住落日：“两个月，爬了十二种树，摔了三百二十七次，成功了三百次整。你的四肢已经能灵活配合，从今天开始不用练爬树了。”

“耶！可以休息了！”残玉一扫疲惫，从地上蹦起来。

“想多了，你还有别的要练。”

地上传来残玉落地的声音，现在看来，总共摔了三百二十八次。

“试试，破开我的防守。”

夜晚的庭院，沙弗莱扔给残玉一把木剑，自己也拿了一把，金石站在门口观战。正上弦月，只有一根火把插在墙角上，院里有些昏暗，只能勉强看清几人的身影。

唰——残玉毫不客气，向前大跨步，木剑斜劈出破空声，直冲沙弗莱肋下。

沙弗莱后撤一步，迅速闪避，残玉扑了个空。

不甘心的木剑上挑，前刺，沙弗莱还是不断后退，残玉步步紧逼的同时木剑大开大合，思维专注于寻找沙弗莱的弱点，前进的脚步只依靠潜意识调控。金石一笑，训练成果不错。

并不锋利的剑锋将沙弗莱逼到角落，沙弗莱狡黠一笑，由于背光，残玉并没看到。

沙弗莱出手了！破空的声音比残玉大很多，但想象中两剑相击的情形并未出现。

沙弗莱的目标根本不是残玉，而是身边的火把！

火把被砍成两截摔在地上，院里更黑了。战斗激烈，月不敢轻语，月光似又弱几分。

残玉内心惊讶，但防备并未松懈，现在只能看到沙弗莱的大概位置，难以发现对方的弱点。

沙弗莱飞脚踩两步墙面，轻松跳起，跃过残玉，落地后转身时一剑横劈，剑弧划出大半圆，原本想趁沙弗莱落地时偷袭的残玉得不暂避锋芒，脚步迅速后退，手里木剑斩出，试图阻挡沙弗莱的剑。

咔嚓一声，残玉的木剑被巨大的动能砍出个豁口，残玉的后退两步才堪堪站稳。

不过片刻之间，残玉握着残破的木剑被逼到墙角，攻守易形！

“好了，到此为止吧，”金石从屋里拿出盏松油灯，把二人叫过来，“残玉，你的速度和协调能力很出色，但你不能依赖眼睛，战场环境复杂多变，比如刚才黑暗环境里，你就拦不住沙弗莱，优势被瞬间抹去。”

“睡觉去吧，”沙弗莱扔下木剑，笑着说，“明天要开启新一轮训练了。”

鱼鸡社演义（节选）^①

15.那玉盒闪出一片白光，我瞬间感到头晕目眩，恍惚间，周围的一切变得扭曲，眼前也逐渐变得黑暗。

我猛然睁开眼，却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世界。周围高楼林立，车水马龙。

这里是哪？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隐约记得自己打开了一个玉盒，就来到了这里。我不适应这里的一切，我的头莫名地胀痛，感觉自己已经无法行走。

轰的一声，我瘫坐在地。

周围的行人迅速围拢过来，纷纷问我有没有事，有几个人拿着手机对我拍照，却没有一个人来扶我。

人群渐渐散去，我感觉好多了。

天色渐渐暗了下去，大街上，只有我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里。仔细看看白天没能仔细看的城市——这不正是我的家乡吗！我回想起自己穿越到了一个天下三分的时代，如今又穿越回来了。

一个似曾相识的人走了过来，哦，他是昆。昆坐在我旁边：“你可能不明白我的用意，但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你记住，找到一本书，叫《天下三……”

昆还没有说完话，便消失了。“昆！要找到什么书！我到底该怎么做！”

奇怪！我明明在自己的时代，怎么会感到不适应？

我找到了自己的房子，多日未见的父母正在吃晚饭。他们看见我，突然把我抱起：“儿子！你去哪里了！以后咱们家，有事好好说，可不要再离家出走了。”“我没有生气，我还有点事先回房间了。”“儿子吃点晚饭吧……”

我无心去吃饭，昆到底说的是什么书？我到底该怎么做？

我的朋友锺是一个博学的人，我找到他。向他诉说这段时间的经历。“哈哈！笑死我了，”锺不停地笑道，“就你？还被封为奉天大督军？”

“我没有骗你，我是认真的！”

① 选自《鱼鸡社演义》（鱼鸡社 2022 年第 2 版）。本文节选的是第十五节至第十七节。《鱼鸡社演义》是第一次接龙的主要成果。第一次接龙活动共 11 名社员参加，完成一部融合古典权谋与现代科技的架空小说。故事以穿越者视角展开，讲述奉、华、蜀三国争霸的故事，并融入

工业革命与科学启蒙元素，从黑火药、蒸汽机到民航飞机，乃至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形成“古典为表、科幻为里”的风格。前文中主人公被华国俘虏，后被天眼狼营救，天眼狼将玉盒交给主人公。

“好了好了，不和你争了，不过说到那本书，我倒知道有几本，这样吧，明天下午去图书馆找找。”

就这样，我们约定去图书馆。

的确有好几本书名类似的，但都不是我要找的。我十分心急。我逐渐丧失了信心，这时，一行字映入了我的眼帘——《天下三分》。我迅速浏览，发现与我那一段时间的经历很像。我发现一行字：得三国之神玉者，安邦天下。

神玉？这又是什么？

锴解释说：“神玉是盘古开天辟地的产物，具有无穷的力量。天下几分，神玉就会被分成几块，传说拿到一整块神玉的人，便能得到整个天下。”

我抬起头，远处是一个神秘的身影……

黄俊杰

16. 忽又一阵眩晕，眼前似乎浮现出我刚拿到古书时所见少年的身影，他在光怪陆离的背景中笑了笑，一闪而逝。

猛回头，顿时清醒，锴与图书馆的经历就像一场梦，映入眼帘的是陌生的天空。狼狈地爬起来，发现我躺在一间略显奢华的房间里，挣扎地下床，那股眩晕感又席卷而上，浑身酸痛，缓缓推开门。

出乎意料的，这竟是一片园林，心中一阵疑惑，向外走去，在湖边亭台中，看见了两个熟悉的身影，豫亲王与小星在亭中对坐，眉头紧锁，见我来，起身相迎。

“你醒了，感觉可还好？”亲王对我忽然到来并不是很惊讶，递过一杯茶。

“已经没事了。”我接过茶。

“我明白你想问什么，自从十一天前在太行山大败，我们有幸逃脱，那华军穷追不舍，一路打到这山海关。”一旁的小星开口，面色低沉。

“山海关！”我心中猛地一震，“怎么会退得这么远？天津和唐山不可能丢得这么快！”

“都怪我，被那该死的华军偷袭了，几十万将士埋骨他乡。”亲王眼帘低垂，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此时眼里尽是落魄与自责。

小星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太行一败，我们退守天津，原以为华军会惧天津城难攻，不再追击，谁料他们敢直攻天津，在城下推出数十个铁制的长管，点火竟能轰鸣，所射石球仅数天内就攻破了天津城的城防。”

我万分惊诧，这是后世的前装火炮！华军怎么可能制造这种彻底改变战争的武器，我到这世界以来从未见过一件热兵器，火炮突兀地出现在冷兵器时代，使我心中一紧，现在看来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东西就只有那被唐梦蝶偷去的古书了，莫非是其中所记载？

内心的推测使我愈发紧张，跨时代的技术必定会彻底扭转战局，现在谁也不知道古书中还记载了什么，而华军又从中间得到了什么。

“天津城失守之后，我们退到唐山。”小星继续说道，“而唐山城也没有撑多久。”

“也正是在我们撤军唐山的时候，一位少年把你送了过来。”亲王说。

山海关外三十里，一支战意高昂的队伍直奔而来。

“将军，前方三十里处就是山海关。”一位神情略显激动的侍从走上前去。

唐梦蝶和俊鱼坐在马车中，听到侍从的报告，心情更好了几分。

俊鱼大笑：“哈哈，我看这奉军还想借城池龟缩多久。”抓起案桌上的酒壶一饮而尽。

“这次倒是多亏了那古书，我军才得以铸造出这等神兵。”唐梦蝶从案上拿起一本封面略显斑驳的古书，再次翻看起来。

“对了，照着古书记载，此神兵似乎是叫——火炮。”唐梦蝶拿着古书，念出这个略显拗口的名字。

“不管它叫什么，这东西属实是攻城利器，依我看，之后打山海关，三日之内必破此城！”俊鱼豪爽地拍拍桌子，起身朝车外走去。

.....

战火将至的紧张气氛这几天里已经席卷了整个山海关，特别是那华军攻城神兵的消息不知从谁的口中散播开来，山海关内一时人心惶惶。

此时城北的一间军帐里，迎战华军的作战会议已经召开。

“末将以为这山海关守不得！”一位年轻的将领沉声道，“华军的攻城武器想必各位也是见识过了，我以为凭借这山海关的城防，远远不足以抵挡。”

“荒唐！我们从天津退到了山海关，一退再退，现在我们如果弃城而逃，那我们身后的就只有奉天城！”满头白发的老将厉声反驳道。

在此之后，嘈杂的争吵声也从军帐内各处响起。

“都安静下来。”亲王沉声道。

小星站起身来，双手撑着桌面，面色严肃。“按照最新的消息来看，华军现在距离山海关只有二十里，他们刻意放缓了行军速度，就是为了有关攻城武器的消息在城里散播，让山海关不攻而破！”

首座的王乐鱼也是眉头紧锁：“当务之急还是了解那所谓的攻城神器，华军前不久放出消息，这武器的名字，叫火炮。”王乐鱼也顿了顿，念出这个拗口的名字。

“根据前两次的交战，我们也大致可以推测出这种武器通过远程发射石弹摧毁城防工事，外面看来是生铁所铸造，里面填充一种奇怪的粉末。”

王乐鱼念出的名字使我更加紧张，华军果然从古书里面了解到了超越时代的技术！不过从她的描述里来看似乎并没有发展成定装火炮，但凭借这几门火炮撕开山海关的城墙早已是绰绰有余。

“那本古书原本是属于我的，我算是对这种武器稍有了解。”我紧张地从军帐的一角站起来，面临大军压境，我不得不挺身而出。

众人都惊奇地看着我，亲王等人也是面露惊讶之色，侧目看过来。“既然你有所见解，那就跟诸位讲一讲吧。”王乐鱼开口。

“那种武器，也就是火炮，它的结构确实是我们所了解到的那样。”

军帐内所有人的注视使得我说话间紧张得微微有些发抖。

“而最重要的粉末，照他们火炮的形制来看，应该是黑火药。”

听到这个奇怪的名字，众军士更加疑惑。“照你所说，这个所谓的黑火药就是火炮的制作要点所在？”一位年轻的军官打断我的话。

我略微皱眉：“是的。”

“那这黑火药究竟如何制得？”听到这个关键的问题，所有人都屏息凝神，面色严峻地望着我。

似乎是有了掌握知识带来的快感，更加严肃起来的气氛里我居然没有再次感到紧张，神秘地笑了笑，语气平淡地说出了决定全城人生死的判决：

“一硫，二硝，三木炭。”

静影沉璧

17. “这三者啊……”豫亲王回答道，“木炭咱们山海关内就有几万斤，其他两种东西，不知道哪里有。”

左翼将军肃亲王（人称凤尾君）说：“我老家是盖县的，那边有很多硝石，如果加紧开采，三天之后水运跨过辽东湾，能运来数千斤。”

前军将领智亲王说：“奉天城南 200 余里，有多处温泉，三日之内可得硫 500 余斤。”

“好，那就麻烦诸位联系当地官员了。”我回答。

为了安稳民心，睿亲王又命令将士印制传单，稳定民心。又令鞍山铁厂赶制炮管，安东纺织工场织炮驮，五日之后俱到。

此时，华国大军已将关前围堵个水泄不通，等到最后一筒炮安置好，我和豫亲王下令打开关门。

华军不知是计，几十万军士一股脑儿蜂拥进城，等他们进得差不多时，隐蔽在关城四处的奉军将士炮火齐射。敌军惊慌失措，往城外跑去，此时，有被踩死的，有被踏死的，有被炸死的。

睿亲王拍手叫好：“好一个瓮中捉鳖之计！”

我和睿、豫、智、肃四王遂点二十万精兵，五营负炮，乘胜追击。取唐山，夺天津，占保定，降邯郸。前军已驻于桃花峪处黄河北岸，待后备部队至，便准备渡河。

两日后，肃亲王自鲁北行省调来数十艘大船渡河，是夜，奇袭郑州。翌日，行至洛阳城下，将其团团围住。

夸克大惊，急忙召开军事会议。

唐梦蝶说：“没有关系，我们的火炮自上至下攻击力仍然很猛，并且我们求援地方，蜀国当然也给予一定的兵力支持。”

夸克即令太原圣部、济南萧部，合肥嫡系军和南京徐艺城部拱卫洛阳城。两军交战七天七夜，济南军已经赶到，我察觉不妙，率军西上三门峡，驻于济源。

不过几日，有探子来报：西伯利亚骑兵南下克太原军，即将与我会师。我大喜。

又闻华军上溯黄河，即至济源。我便令小星炸决小浪底黄河大堤。汹涌的黄河水冲下，华军溃不成军，河水一路南下，以水代兵，洛阳、汴梁、济南等大城皆被冲垮。

夸克南逃至南京，唐梦蝶逃回广汉。

我命令智、肃南下攻武昌、长沙；我与豫、睿追夸克，进击南京。我军在江阴横渡长江，拿镇江，兵临南京挹江门下。我军将城楼毁掉，直入南京行宫奉先殿。夸克早已携徐残部逃往福州。在南京休整几日，又分兵取安庆、杭州；西路军也攻克了武昌、长沙。

公元 1668 年 2 月，夸克逃往台湾，史称后华。

3 月，占领广州。

5 月，我军会师长沙，翻越雪峰山直取贵阳，占领昆明、渝州，我饮马于金沙江。

6 月，高帝亲自率领十万大军破剑门，与我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准备一取广汉。

廿日，围城合攻。广汉此时已经是一座孤城，唐梦蝶携幼主降，献大蜀神玉。蜀国残余逃至缅甸、身毒一带，建立后蜀，定都仰光。至此，除台湾外，大陆已无华或蜀残存势力。

8 月，诱降吐蕃、蒙古、大理、高丽、西域。又占领斡难以北、勒拿以东数百万方土地。奉国成为大一统国家。

1669 年新春典礼，高帝说：“从火炮这件事来看，我们奉国的科学技术属实应该提高，要领先世界！还要在 1670 年之后探寻其他国度！督军，俗话说术业有专攻，你可是这方面的强人，就交由你来办吧！”我欣然接受。

高宁远

孤岛的生存与狂想（节选）^①

12.早上 10:00 岛上

“正如我说的，”饶鸿境说，“不仅是美军遗失的炮弹，我还发现了一把二战美军用的斧子，外加一个美国兵的骨头架！应该是某个倒霉蛋掉下了飞机，刚好掉到蜂巢附近！外面包满了蜂蜜，看来修理一下还能用！”

（唐：骨头架包满蜂蜜，害怕。）

他首先起了一小堆火，然后熟练地把蜂蜜用一个很锐利的石头给刮了下来，一股香味便传来了。“我可不想被蜜蜂给扎死。”饶鸿境说，然后他用石板翻动沙土，大兵骷髅头露了出来一点，接着就是一股很甜的蜂蜜味，把另外几个人吓得够呛。

昆哥：“你不怕吗？”

饶：“我曾经在 SCP 基金会当收容工程师的，还怕骨头？”

被修好了，接着，饶鸿境又翻出一包弹夹袋（注：弹夹是老式步枪的桥夹，弹匣是现代步枪的子弹容器）里面黏黏的，还是蜂蜜。“我们得感谢这些蜜蜂！他们产的蜂蜜很好地保存了我所需要的！”几个人都在旁边看呆了。接着，他从被烟熏的蜂巢旁边拿走了一个破旧的 M1 钢盔，上面锈迹斑斑，但依旧坚硬，上面有个明显的小破洞。

“谁要带这个？没人我就带了啊！”

没人回应

“行……行……我整理一下装备。你们也赶紧跑开，我要熄火了。”

小星等人立马逃走，只剩下饶鸿境在把骷髅的身上的可拿的东西都拿了。在中午 12.26 时才会合。

“有枪了？”A 先生说。

“早就坏了，假如你要拿他当棍子我会给你。”饶鸿境说。然后他就在树上搭了个棚子，往斧子上面绑了叶子，天天看海边，希望祖国舰队来救援。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海上什么都没有。

① 选自《孤岛的生存与狂想》（鱼鸡社 2022 年版）。第二次接龙以空难幸存者荒岛求生为主线，融合冷战背景与生存冒险，引入美苏对峙等国际政治暗线。前文中空难幸存者宁远、刘小星、昆、李等八人流落太平洋无名荒岛。他们艰难求生，建立营地，并逐步发展出基础工业，如

陶器、冶金、火药。期间救起的“英国商人”史密斯·A 行迹可疑，实为美军间谍。本文中印楷体字的部分是接龙时作者对于情节创作方面的讨论。其中唐指唐冰锴，王指王灏昆，刘指刘汉霖，饶指饶鸿境，李指李谨函。

“这几天，我们都在吃岛上的作物，没有肉，没有油，我自己感觉我的脸都要绿了。”——小星日记

(王：有农作物了？前面好像没有种植农作物的叙述啊。

饶：野生的，列如可以吃的植物。

刘：应该是“例如”。

唐：可以改成野生食物~)

下午，黄俊鱼给了 A 先生一把用刀子和木棍做的鱼叉，A 先生便会意，立马去捕鱼了。那天晚上他们吃了一顿没有孜然的烤鱼餐，只有饶鸿境还没有吃，他嘴巴里喝着蜂蜜，旁边有几个装着淡水的小罐。他没有说话，只是一动不动地在树上的棚子里用望远镜看着，海面上一片苍凉。

月亮升了起来，篝火依旧亮着，惨白的月光照入了小棚，饶鸿境失望地把枪挂在背上，从树上爬了下来。此时 A 先生他们还在围着篝火讲故事。

饶鸿境把斧子放到沙子上，取了烤架上一个巴掌大的鱼给吃掉了。然后倒头就睡。“看来他很累了。”A 先生说，火光照射在他的脸上。

“我们也睡了吧，天不早了，明天要搜集物资，得在我们还没有住所时找个地方住。”小星说。

早上 5:18

“哇！！有战舰！别炸我！”昆哥惊叫道，他突然醒来，结果只有一片蒙蒙亮的天空，自己浑身是汗，啥也没发生。他看了看远处的海面，太阳才露出一点点，他看了看还在熟睡的饶鸿境，好奇地拿走了他的斧子，然后把斧子给背着，爬上了饶鸿境搭的树棚，此时他拿的斧子划破了棚子的绳子。

海边的树棚显得像个黑盒子，海风吹着树叶沙沙作响，此时的云像一块块棉花，太阳露出了一丝光线，温和地照在昆哥的脸上。

他爬上了棚子，结果垮了。

A：“怎么了？哪里放炮？？！”

饶：“Incoming!!!（敌人来袭）”

众人立马惊起，小星随手拿了捕鱼叉拆开的反曲刀，唐梦蝶拿起了他用炮弹做的自制炮弹棍。饶鸿境拿了一把从骷髅身上的被翻新的折叠铲子，大吼一声然后用铲子疯狂地砸钢盔，发出了公鸡般的嚎叫，昆哥直接被砸下的从树上掉了下来，还好是沙子，大家一副拼命的模样，但啥也没发生。

“好吧，虚惊一场。”唐梦蝶说。

“你个……把斧子还给我！”饶鸿境说，看到自己好不容易修复的武器被别人拿去就别提他多生气了，昆哥还给了他。

“这手感不行啊！我拿的时候差点砍到手指！”

“你可以拿我的武器，但是在我知道的情况下！”

李先生：“好了，今天我们什么时候换个地点住？”

小星：“大概 10:20 吧。”

（刘：这是怎么知道确切时间的？

饶：这只是大概。

王：之前测经纬度时也有一个表啊。

刘：大意了。）

饶：“我小时候去过我外婆家，我会一些编斗笠的手艺，我包里有几捆做斗笠的材料，给你们编一些，免得被太阳晒。”说完就去找他的包。“你为什么会带这些东西？”唐梦蝶说，“动手会让我快乐，闲着没事。”

小星和李先生去搜集能带的食物，昆哥和 A 先生去拿淡水、给大家准备弓箭了。在出发前，大家就准备好了资源，那几个斗笠很特别，上面扎满了树枝和叶子。但大家更注意淡水有多少。饶鸿境也和昆哥和好了，还同意把钢盔送给他。

10:15 这支队伍就出发了，他们打算在离第二个居住点的山洞里住。那里冬暖夏凉，树多。

（王：这是一个新住处？在哪里？

饶：第二个居住点的下面靠海地带，有一座山（地图上面没标记，我猜的））

路很长，而且他们还是在树林里走，头上的斗笠让人们不禁想起越南战役的越南人。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几个树人。

昆哥戴的 M1 钢盔上面插满了树枝，脸上有两条用树叶和泥土混合的绿色颜料，像个纯正的野战队队员。这支队伍全副武装，但他们忘了脚下的威胁，草丛里的荆棘随时准备扎痛来这片属于他们的领地的不速之客。

“像加兰德这样的步枪，用的是 7.62mm 子弹，在二战和二战后期都在……啊啊啊啊！！！”宁远被荆棘在腿上划了一道大口子，他立马痛的倒在地上。“全体小心！宁远受伤了！这地带可能还有其他荆棘丛！”A 先生说道，然后拿出了刀，把离自己最近的荆棘丛给砍掉了，李先生便给宁远消毒，还用绷带绑上了伤口。

“我该拿个拐杖吗？”宁远说

“我觉得没必要，我们又不是什么小鲜肉明星，还喊个救护车呢。”唐梦蝶说。

（刘：夹带私货。

饶：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

王：哈哈，私货确实很明显。）

接着他们走到了一片平原，有一条路直通山腰，饶鸿境用望远镜直接看到了一个看起来不错的洞穴，“我们去那里吧，看，有一条路。”

（王：建议参考地图加上方位和距离，方便确定位置。）

“我们上啊！！”A 先生立马跑上了山，然后飞快地跑进了洞里，然后吓得跳了出来，“有熊！在睡觉！”A 先生说，队伍们不再开心，而是恐惧，结果饶鸿境拿起了斧子，拿了一把反曲刀：“敢抢我们的地方？我让他吃点苦头！”说完就冲向洞内。

他想都没想，用反曲刀用力往下砍熊头，这头熊肯定平常老是在树上蹭，它的皮毛上面都是石子、树脂等等厚成一道盔甲，饶鸿境感到一股力量把自己的手差不多震了一下，这头熊便

缓慢地醒过来，饶鸿境却像猴子一样跳了出来，“他醒了！刀子没用！”“快用弓箭！”A先生说，熊刚跳下来，试图一巴掌拍死A先生，但他突然弹过去，熊暴怒，把A先生抓了起来，然后扔向树干，A先生一头昏死过去。饶鸿境用斧子向熊的鼻子重重的砸了下来，熊还没有失去警戒，刷的一下撕破了饶鸿境的衣服，饶鸿境感觉身体凉了下來，然后是火辣辣的疼痛——他被抓出了一道血口！接着宁远和小星射出了弓箭，小星的那发穿透了熊的眼睛，熊开始一路乱窜。

（王：要不要考虑用到硫酸？这个对熊的伤害比较大。

饶：前面有吗？我怎么没看见。我只记得熊的鼻子是弱点。

王：前面李有制作硫酸，熊的弱点应该是鼻子眼睛一块，用硫酸威力更大，弓箭斧子威力还是差了点。）

“嘿！你这个大混球！看我的瓶手道！”李先生说，然后他扔出了两罐硫酸，刚好砸在熊的脸上，熊向一块大石头上乱撞，死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痛死了！你们……你们快救A先生！”

昆哥惊魂未定，突然才反应过来，给饶鸿境消毒绷带后，跟着其他人救A先生。

“靠，我感觉我的腿断了……”

“你会没事的！！”

“还好，没有脱臼，熊扔的不太用力，你只是‘砸’了一下，但你得休息几天了，我捏了你的腿，没有骨擦音。”

“你们还好吗？这畜生把我差点给杀了！”饶鸿境说。

“我们先抬你俩去山洞吧。”李先生说。

战斗过后，大家都在洞内布置“家具”。昆哥借了饶鸿境的斧子去打夏威夷的野鸡去了，宁远的腿能走路一下后。也跟着他，补充了一下弓箭。饶鸿境花了很长的时间忍受疼痛，用熊筋改造了他的弓箭，能射得更远，A先生躺在床上，李先生给山洞加了“窗户”和“门”，唐梦蝶把熊皮给放到太阳下晒干然后去抓鱼了。在天即将黑的时候，大家都聚在一起。此时，天下雨了。

“烤野鸡我最在行了，话说，火在哪里？”昆哥说。

“我们还要生，我打算喊你们在另一个洞口。”A先生说。

他们好不容易才生了火，吃了一顿野鸡肉后，大家便去睡觉了。

“明天我整个烟熏鱼。”宁远说。

这支队伍驻扎在这里，睡了一觉。

第二天凌晨，小星、宁远等人站在山崖乘凉，风轻轻地抚着他们，他们像一支边哨部队，执行着他们的“边境职责”。

饶鸿境

王：那个反曲刀好像前面没有介绍啊

饶：反曲刀其实在我的背包里，本来打算捕鱼用这的

王：额，所以前面一直不用是怎么想的？

饶：我在我的包里的深处找到的。（偶然加入的）

PS：另外，我看见你在打字，真神奇！

王：.....

13.清晨，大家便早早动身了，决定早日将新找到的物资加以利用，下山时，大家又重新观察了这个洞的地理位置，发现其居高面下，易守难攻，只有一条路通向其中，但交通十分不便，不利于物资运输，大家只得放弃作为永久居所的打算。

昆仔细观察后，说：“此处虽然不宜长期居留，但可以在遇到危险时充当碉堡，这个地方是绝佳的制高点，洞内常年气温较低，可以长期储存食物。”

“如果美国佬再敢来犯，就让他们重新尝尝硫磺岛的遭遇。”饶插嘴道。

“我们现在的科技水平，怕是只能搞成义和团了。”高叹气道。

“当年抗战时国家的情况也没好多少，只要凭借大家的智慧与努力，我相信一定能将美国佬赶走！”李鼓励说。

说着，几人将几个沉甸甸的炮弹轮流抬着，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工业区，大家决定在此思考对策。

“我认为应当深挖洞，广积粮，和美国佬打地道战，让他们吃吃硫磺岛的苦头。”饶说。

昆立刻反驳道：“现在的美军不是二战的美军，人家的红外探测可以把我们像抓耗子一样抓出来，现在讨论这种战术没有意义了。我认为最有参考价值的是最近发生的越南战争，美国对游击战不了解，我们不必阻拦他登陆，只需在登陆后对美军进行持续的骚扰，只要我们不暴露，八个人在岛上分散开来他们是没办法拿我们怎么样的。”

大家纷纷觉得昆的战略更胜一筹，决定以此为蓝本，以后制定对抗美军的具体方案。

“我认为现在首当其冲的需求仍然是从冷兵器过渡到热兵器，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有战略和战术。”李说。

于是众人立即决定分工，李和高因为参与过之前冶金，所以决定带着小星和昆加工利用那几枚炮弹和爆炸剩余的弹片；饶和其他人则负责加工火药。大家便分头干了起来。

李一行人只敢加工那些爆炸剩余的弹片，对于那些没有爆炸的炮弹则不敢下手。

李说：“用来打造炮弹外壳的钢材一般为中碳钢，近代一般用这种钢打造枪管，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起来。”在分工下，李先量好尺寸，用先前打造的铁锭铸造出一根铁钎，高将弹片熔化，铸成一块一米多长的长条状的钢板，待稍微冷却，把铁钎纵向放在钢板上，其余两人将钢板用锤子围绕其打成一个长环，将其缝隙打合，外部打成八角形以便安装在木制底座上，然后放入水中淬火，便是一根简易的钢管，李又独自将一块铅锭铸造成若干直径与铁钎相同的铅丸，将其放入钢管中滑行，尺寸正好。李又取来一小块弹片，将其与一块生铁共熔，就形成了硬度高的高碳钢，把钢水铸造成一小根钢条，趁其尚未冷却，把一头固定住，另一头用铁钳夹住将其拧成螺旋状，淬火后将其边角打磨锋利，顶部磨平，在后方装上木柄，就做成了一把手钻。

“我们的钢材不能总是依赖捡到的东西，必须要自给自足。”李思索道。“我倒是听说我那里大跃进时用炒钢法炼钢，最后炼出的钢都不符合国家需要的标准，全都没有收，但我们用

应该是够了。”昆说。“炒钢！”李灵光乍现，感谢完后，他把几块生铁融成铁水，滴入水中形成铁砂，又将高炉烧起，放入木炭和铁砂，一人鼓风把火维持在不大不小的状态，其余人则不断搅拌铁砂，渐渐地，铁砂中的碳慢慢除去，此时加大火力，出料口便流出了熟铁。

“我们的钢材终于可以自给自足了！想要得到不同碳含量的钢材，只需要把生铁和熟铁按比例混合熔化即可。”李宣布道。

饶决定，带领队伍先制造最基础的黑火药，硝石矿是已经发现的，木炭也有，只剩硫磺尚未发现。大家只得返回寻找高，请他帮忙寻找矿脉，大家在高的指引下很快便在黄铁矿附近挖出了一块块带着刺鼻味道的硫磺。

“即使没有发现天然硫磺，也可以用黄铁矿自己制作。”李插嘴。几人按饶的指令先用铁锤将木炭与硫磺按一比一混合砸碎，等变为小块又放入石磨中磨成细粉，将其装好备用。又取来一些硝石，用曹冲称象的方法称出五倍硫磺质量的量，也磨成细粉。将二者混合，再放入石磨中细磨，得到了一袋灰黑色粉末。

“这就是使人类从冷兵器转变为热武器的黑火药。”饶说。

几人正在研究，突然发现黄俊鱼不见了，连忙四处寻找，却发现其在一棵树上摸鱼掏鸟蛋，唐勃然大怒，将其从树上拽了下来，两人正准备一决高下时，被饶拽住了，说：“莫生气，这几颗鸟蛋可是有大用的。”众人不解。饶解释道：“黑火药与蛋清混合，就可以制造粒状黑火药，其威力可以比粉末黑火药提上三个档次。”众人恍然大悟，但仍抑制不了大家对摸鱼的愤怒。

（王：这是摸鱼？还是俊鱼？

刘：双关。）

“正好这几个蛋不够用，你就去多找一些吧。”饶说。

鱼立即发出委屈的悲鸣：“我明明干的是好事啊……”

唐立即说：“还不是我发现的，否则那几个鸟蛋早就进你肚子了。”

（唐：黄先生给大家带来表演——生吞鸟蛋。）

另一边，大家已经将钢管尾部凿出了一方孔，在其侧边铸出一小槽，再将尾部完全封死，就完全像一根枪管了。

“我们要做的是最基础的火绳枪。”李对几人说，“枪管还有几个重要的部件没有制造，一个可以转动的火门盖以及其转轴，一个用于夹持火绳的钩和连接勾的扳机。扳机配件可以自行制造，转轴我认为凭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平无法造出，但我们可以用现成的。小星和昆两人先去昨天发现飞行员的方位，看看有没有什么坠毁的残骸或残余的枪支配件，可以转动的部件就拿来。”

（饶：坠毁区有蜜蜂，建议加入这一段。）

两人立即出发，李和高便开始打造扳机。两人先铸造出一根青铜长柱，上部将其用铁钳弯成鸟嘴型，将顶部钻出缝隙，下部分成直角，中间用小锤砸扁，钻出一小孔。

此时其余两人也回来了，带回了不少钉子，螺钉，和几个门的转轴，经检查都可以使用，小星解释说：“我们换了一条路走，发现这路上有不少树有烧焦的痕迹，我们沿着痕迹走，发

现了一个几块铁板构成的东西，像是飞机上的一部分。可能是我们来时坐的客机的舱门，我们把门轴拆下，又拔下不少钉子。”钉子对于岛上可谓是万分重要，几人连忙将这些东西用干燥的布包好放在包里。两人又被安排去加工枪托。四人一番忙活下来，各个部件都安装了上去，便组装成了一把简陋的火绳枪，现在万事俱备，只差饶的“东风”了。

且看另一边，黄找到了不少鸟蛋，身上也添了不少伤口，大家把鸟蛋打入一个陶盆，把蛋黄蛋清分开，将蛋清和粉末火药混在一起，搅拌后团成了块，将其放在太阳下晒干，又揉碎成小块，用斗笠过筛，也完成了颗粒火药的制作。他们又从衣服上撕下布条，拧成绳子，将硝石溶解在水中浸泡两小时后晒干，便做成了火绳。

现在临近中午，两拨人汇聚在一起，两人将成果结合组装，成了真正的枪支，决定用新技术来补充今天的午餐，饶将颗粒火药从管口填入，放入一颗铅丸，将枪抬平，打开火门盖，在槽中倒入少量火药，找了根木棍作为枪架，瞄准树上的一只野鸡，缓缓压下扳机，火绳接触到引火药，立即引燃了管内的火药，轰的一下烧了起来，发出巨响，产生的巨大压强推动铅丸飞速向前移动，击中了野鸡的腹部，树上的野鸡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掉在了地上，几人欢欣鼓舞烤起鸡来，唯独 A 心中五味杂陈：如果照这样，那国家这回的救援行动一定有伤亡，那我在国内的声誉岂不是身败名裂……得想个办法。

“想什么呢洋小子，不爱吃鸡吗？”饶猛地拍他，他一惊，掩饰地笑了笑，说：“有些心事。”饶疑惑地看看他，没再说什么。

下午，几人又制作了几把长火绳枪两把短枪，大量的颗粒火药，铅弹，和几个用于长火绳枪的枪架，还把原来青铜制造的工具全体换成了钢制的。又用燧石做引火物，用陶罐做主体，加上火药和铅丸，制作了几个简易的地雷，准备第二天到昨日美军交战处的沙滩埋下以反登陆。

晚上，几人带着武器又回到了原来的住处。大家吃完饭后，又开始讨论起游击的战术。“要想对抗美军，十六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昆总结道。

“我看还是算了吧，就我们这实力还想驱赶美军？依我看不如就让美国把我们接回去算了。”A 怯生生地说。

高摆摆手说：“此言差矣，这岛没有在地图上标注，也就是说现在主权还不属于任何人，要是美国把我们接回去了，这岛的主权大概率就属于美国了，要是我们还在上面，这岛的主权就有争议，昨天我们看到美苏两舰交战说不定就是在争主权，我们中国还没有海外的军港，这里正好可以建立一个。不过史密斯啊，为什么向着美国说话呢，你不是英国人吗，英美不总是看不对眼的吗？”

（刘：英美一向父慈子孝。）

“没有没有……”A 连忙搪塞。

高便接着说：“而且据我看啊，这岛的附近很可能有石油资源……史密斯，你怎么突然这么精神，刚才还郁郁寡欢的……要是我国有多一个高产油田，那一定可以丰富我国的资源。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的战略位置，比夏威夷到美国本土还近，中国要是在这里部署军队，那顶得上三个古巴导弹危机，这样我们就能抓住美帝的痛点，让其不敢张牙舞爪。”

A 听罢，眼珠一转，拿起一把短枪和一袋弹药，说：“晚上常有野兽出没，我出去找找。”

昆说：“还是叫个人一起去吧，晚上谁知道会遇到什么危险。”

“没事没事，我一个外国人也没给你们做什么事，尽吃你们的饭，今天也让我帮帮忙。”他走出洞口，一溜烟不知到哪去了。

“我也去检查检查我们存放水泥的地方有没有受潮吧。”李拿着一把刀，也出去了。

李出门没几步，正在往存放水泥的地方走着，突然浑身一震，把刀往地上一扔，双手举起，一个冰冷的东西顶着他的后背。史密斯·A从阴影中走出来：“The survival game is over, Chinks……”

（饶：翻译：生存游戏结束了，中国人……

李：chink是带有侮辱性的对中国人的称呼，类似黑人的nige。

唐：黄皮佬。）

自然选择

校订记（作者在问题后作了答复）

王：感觉这个解释应该由黄俊鱼来说，为什么是饶说的？因为项目主管是他。

刘：从后面就可以看出来由他自己来说不太对。

王：所以说是饶让黄去找鸟蛋的？那就解释成他的知识储备吧。

周行记（节选）^①

五

翌日拂晓时分，刘小星和唐梦蝶就被下人推搡着起了床。二人出了宅邸，刚踏入前院，便被积水沾湿了麻履，昨夜应是起了风雨，坑洼的石板上和斑驳的廊柱上都泛着清冷的光。清晨的微风透着阵阵凉意，二人裹紧布衫，在下人的引导下步入前堂。先是谒见了黄老爷，稍微交代几句，接着又在滕争春的陪同下出了城。

一回村，三人便径直往家赶，农忙时节，村里的农户都歪歪斜斜地栽在田间地头，各自劳作着，没有人注意三道身影沿着土路进了村。刘小星和唐梦蝶分别在家人的关心声中进了屋，各自交代了黄老爷的嘱咐，让家人赶在天明前到达黄府，随后二人又扛上锄头和铁锹来到田间与滕争春会合。

“滕兄，黄老爷交代的事咱小的都办好了，你看这地……”

滕争春俯下身子，拈起一撮潮湿的土壤，“就从这里挖起吧。”

三人操起工具便往地上凿去，砂砾和土块翻动的声音在田间响起，与鸡的鸣，狗的吠混杂在一起，三人弯腰刨土之举又与那农民播种的动作映衬着，构成了灰土中活着的意趣。因为下过雨，土层显得松软，挖掘的工作并不困难，没一会锄头便触了底，来自千年前的金属的悲鸣在田间作响，好似感慨着厚重的土层终于被剥离，历史的沉沦被掀起了一角。

“是个箱子。”三人合力将铁箱从土中搬出。箱子的锁已经锈蚀了，稍一用力，箱子便被撬开，里面的宝物也跟着呈现在三人眼前。铁质的十字架，上面好似钉着人物的轮廓；铜制的钱币，上面印着看不懂的符号；还有跟先前挖到的雕像类似的雕刻物，全都在铁箱中缄默着。

三人不敢怠慢，将铁箱重新掩埋后便回了县城。

黄府上，三人说如此，黄老爷即遣人随其往。队伍备上了马匹，很快又回了村庄。田间的人见了是官家的人，都不敢作声，依旧装作各忙各的，一路上也是房屋紧闭，各家都怕是征收粮草或是花石纲的队伍招摇过市。看着队伍往刘家的田里行去，众人都叹了口气。

① 选自《周行记》（鱼鸡社 2026 年版）。第四次接龙的背景是未来人类为复原历史，在“周行计划”的第 35 次文明模拟中，因农民意外出土上一轮模拟的遗物及诡异头盔，从而踏上探寻“周行计划”秘密的探秘之旅。节选部分的前

情是邵阳县农民刘小星和唐梦蝶挖出上轮模拟遗物——希腊雕像，县令黄俊鱼发现其与神秘头盔等器物均指向北方幽州，遂遣刘小星等人携头盔北上探秘。

领头骑马的是蒋生，刘小星三人则在一旁领着路。说起这蒋生，其父素与黄老爷交好，两人同样喜欢收集些古怪的物件，这次一来也有其家父的嘱托。队伍摇摇晃晃，停在刘家田边，“黄老可交代了，小心些，可别碰坏了！”蒋生翻身下马，指挥着搬运铁箱。稍晚些，众人又急忙回了黄府。

“老爷，请您过目。”滕争春将缓缓铁箱翻开，黄老爷的眼睛顿时亮了，一旁的蒋生虽没看出什么门道，但也在一旁附和着。

“甚好，甚好！”黄老爷按住箱子，眯着眼对着刘小星二人道，“二位的功劳最大。”

“哪敢，哪敢。”

“我还有一事想烦劳二位……”

“老爷您直说，小的一定尽己所能帮老爷办到。”

“好！”黄老爷扶了扶自己的官帽，“二位的家人吾已好生招待，二位还请入后堂细谈。”说罢便向滕争春使了个眼色，后者则命一众客宾退下。蒋生掀开半掩着的帘子，请众人入了后堂。

“今日之事有劳二位了，但还请不要将此事传出，以免生得闲人议论。”

“小的自是明白。”

“还有一事……”黄老爷示意了一下，蒋生抽出一卷发黄的卷轴在众人面前展开，“这里，幽州，我今日已派人前往边境打探情报。我推测，幽州应当还有其他（一）类似的物件。还请二位稍作整顿，即日启程幽州。”

附：拙作一篇，还请各位多多指正，后续可思考一下刘小星等人前往幽州后发生的故事。

comrade

六

“幽……幽州？”刘、唐二人看着地图一时震惊，他们俩素为农户，家乡都不曾离开几十里，如今看着蒋生在地图上所指的地方，似是北方胡地！他们好不容易在府里得个差事，就要出此远门？再想到家人，二人不禁苦涩。

“老……老爷”刘小星率先开口，僵硬道，“这幽州似是北虏之地，遥远至极，小的们只是粗鄙农夫，要至这样地方，莫说寻宝，恐难以保命！家中老小……”。正要说下去，却被打断。

“这些我自然知道，尔等家人我会打理完好……”黄老爷故作温和道，随即顿住，再言，“此行乃尔立身进身之阶，若寻到宝，莫说温饱，荣华富贵也未必不可，不去，你可要知……”黄老爷语气变得冰冷，眼神扫扫二人，冷哼一声，不再言语。

刘、唐知无力改变，便得低头叹气，随即刘小星便拉着唐梦蝶跪下磕头。

“小的愿意为老爷效劳！”

“识时务者为俊杰，”黄老爷脸色稍霁，道，“蒋生，你去带这两人准备，争春，你留下”。

滕争春以复杂眼神看了二人两眼，而蒋生则是冷漠着带二人离开。

三日后，一队不起眼的商队离开了邵阳。

打头的是两匹驮着粗布、药材的健骡，后面跟着一辆半旧的骡车，车上堆着些南方山货。蒋生扮作行商掌柜，头戴方巾，身穿绸布直裰，腰间挂着算盘。刘小星和唐梦蝶则换了短褐，充作脚夫伙计，只是那风吹日晒的黝黑脸膛和粗糙手足，倒也不须刻意伪装。骡车车辙里，深埋着一个不起眼的藤条箱，里面正是那顶让滕争春祖父保命、父亲暴亡的诡异头盔。黄老爷严令，此物必须随身携带，不得有失。

前几日，商队一路北上，过府时凭着路引，点银钱大点，倒也还算顺利。只是越往北走，景色越发凋落。官道破败不堪，流民四处流浪，房屋破损废弃，偶尔甚至能见到几个丢盔弃甲的士兵。众人的神经也愈发紧绷，这时哪怕是瞎子也知道远处有大事发生了。

刘小星与唐梦蝶更是苦不堪言，一路上辽兵金人不在少数，还要保护藤条箱，夜里常常难以眠觉。

这日，商队行至河北西路靠近真定府地界的一处荒僻山谷，两侧山崖陡峭，道路狭窄。光稀疏地照射，周围阴暗无比，车轮在路面上的“哒哒”声格外刺耳。

唐梦蝶不禁对蒋生道：“掌柜的，这地方……一眼就知道不太平，不如快快找个村落投宿了罢”

蒋生也是明白着，警惕地望着四周，风吹过林梢，听起来使人感到阴森，暗骂了一嘴，道：“是有点邪性，都警惕起来，不要……”。尚未说完，只见前方滚出一块大石，路被完全封锁。蒋生连忙将骡子勒住，只听到草丛突然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一个一个的人影出现在前方，一，二……数起来竟然有左右几十个，身影都健硕无比，一眼就知是力大无穷的大汉。

“此路是爷开，此树是爷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爷爷们饿得紧，要命的，把东西都给我们留下！”为首的似是一独眼大汉，怒吼着作势要冲上来。

刘小星和唐梦蝶哪里见过这等阵仗，吓得魂飞魄散，两股战战，几乎瘫软在地。蒋生虽也心惊，但到底有些胆色，强自镇定，跳下车辕，抱拳道：“各位好汉息怒！小本生意，行路艰难，身上实在没多少油水。这点散碎银子，请好汉们喝碗水酒，高抬贵手，放我等过去吧。”说着从怀里摸出一小锭银子抛过去。

那独眼头目接过银子掂了掂，嗤笑一声：“打发叫花子呢？这点银子，塞牙缝都不够！看你车上沉甸甸的，定有好货！兄弟们，给我搜！”

几个喽啰向车扑来。

这……车上的山货倒是不值钱，但藤箱里的头盔是不能让人见的！蒋生想着，下意识要从背后拿出短匕来。

“狗日的，还敢动家伙？”独眼头目眼尖，怒吼一声，“给老子剁了他们！”众大汉嚎叫着冲了上来。

场面大乱起来。

蒋生连忙抽出匕首，奋力格开劈来的一刀，反手捅进一个喽啰的肚子，腥热的血溅了他一脸。另一个喽啰正拿着草叉狠狠刺向他的后背！刘小星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或许是想到家中老

小还在黄府，绝望中爆发出蛮力，抄起车辕旁防身的木棍，大吼着抡圆了砸向那喽啰的后脑勺！
噗的一声闷响，那喽啰哼都没哼就栽倒在地。

唐梦蝶则被两个持棍的匪徒逼得连连后退，险象环生。他手忙脚乱地抓起地上的石块乱扔，却收效甚微。

就在此时此刻，那个最不起眼的藤条箱突然的震颤起来，一种怪异地，令人不安的嗡嗡声传到每个人的耳中。

驴车附近土匪们的动作突然就止住了，接着，还在远处的劫匪头目几人突然就睁大了双眼，狂叫起来，发疯似的向远处奔去。

一种咔哒咔哒的声音也开始响起，嗡鸣声伴随着，将整个山谷缓缓淹没着……

月之环

七

“不好……”滕争春暗叫，“黄老爷让我暗中护住商队，不让头盔出事……这下难办了。”

他犹豫，黄老爷说他不到万不得已不得露面，更何况黄老爷还交给了他别的任务要在暗中完成。他蹲在草丛中注视着，心中揪紧了，手心沁出汗水来。

一道血飏过来，打在滕争春斗笠上头，唐梦蝶摔倒在地，肩头中了一块落石。尖石划破了他的皮肉，滋出来好长一道血。他倒下来摔到草丛中，脑袋正摔在滕争春腿上。滕争春晓得躲不下去了，把他扶起来，从草丛中走出来。

众人来不及吃惊，石头如雨点落下来，山头的黑云重重地压下来，从山上滚滚而下的是如龙如虎的泥河。众人护住脑袋，往回奔逃。滕争春口中暗骂，抽刀挡开一颗落石，然后把车夫推进骡车里头，大吼一声上车。有几个人已经倒在地上起不来了，剩下众人全都蹦上车子，踹下几箱山货。滕争春拍骡就赶，一辆骡车向山外奔去。

“蒋生！再不拿出来就没命了！”

蒋生听得他喊，一拳打在刘小星脸上，他登时晕厥过去，唐梦蝶大惊要跑，被蒋生按住也打晕过去。几个同行的人也想跑，蒋生抓住两个打晕，跑了两个，一个被落石打死，一个在前面被滕争春拎住领子，勒晕过去，抛回车上。

待到几人悠悠转醒，已经坐在一片荒地。远处山峦起伏，乌云猛聚，泥河暴怒，但同时黑烟熏天，一道大山却成了一片火海。头盔已经安稳下来，蒋生把它抱在手上。骡子趴在地上，已经累死了，一只腿被卸下来，放在篝火上边烤。滕蒋二人围着篝火坐着聊天，已经为几个人上了药。

刘小星醒过来，看得四周，眼泪夺眶而出，对着环生险象的大山、皇天与厚土重重磕了好多头：

“老天爷饶了我吧……我就是个农民啊，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啊，别让我死在这啊，荣华富贵我一点也不要了，这地方太他妈的不是人能待的了……”

唐梦蝶等几人听他一哭也悲从中来，一时间哭声一片。

滕蒋对视一眼，然后蒋生大喊一声：

“诸位！诸位，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千古未有之大灾，若生，则我等可以同生；若死，则我等必须共死，没什么好商量的，除非你现在走，看你福寿造化让你活个几天！若不走，就留在这里，莫要抱怨了。”

众人安静下来。滕争春抬手就把头盔拎出来，除刘唐二人外，众人都被吓得掩住眼睛，擅自看黄老爷最为重视的宝物可是要被黄老爷砍头的。

“诸位莫怕，这里没有黄老爷，我让你们看你们就可以看，我是领了黄老爷的命令过来的。”

“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所遇的一切都是由这顶邪盔所起，这里与它有些根源上的联系，具体是什么我们也不清楚，想活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顶头盔安全送到幽州！”

“怎么送？已经这样了，怎么送？我们怎么出去？”

“所以才让你们看看这顶头盔！若是再出了事，所有人要死死按住它，让它不能动起来，否则之后的路这样的事情只有更多！听到没有？”

“是。”

众人答道。天色已晚，泥河渐息，山火也逐渐熄灭。人们睡得东倒西歪，滕争春与蒋生却未睡下，借着薄薄月光远远望向山里还未彻底停住跳动的火。

“你说，为什么是这样的火？”

“不知道。”蒋生沉吟一会，“除了黄俊鱼，不会有人知道。我们至今不知道在做些什么。”

“可是我们已经不在黄老爷的计划里了。这次山火用不了几天，他就会知道。一次山火，迎着泥河，半天就自己熄灭了，这么邪的东西只能是我们的头盔弄出来的。”

“想不到这么多了。”

“让他们按住，他们真的信吗？”

“为了活命，宁可相信吧。”

“现在我们的矛盾就在一点。到底背叛谁？”

“对啊，到底背叛谁？”

滕争春回头，蹲下来看着即将熄灭的火，双手合十，闭眼轻念黄俊鱼让他背诵的箴言：

以我之长纓为昨日勘测，以我之金石为十字樊笼。

逆流回溯，周而复始，万神平原作行宫。

驭船寻羊，梳理四相，造物谒溟问吉凶。

问宣和与西域，叨大秦与强宋。

国人闭目，万物垂头，天火泥河了平庸。

附：拙作一篇，可以想想泥河从何而来，火又从何而来，蒋生与滕争春到底被黄俊鱼下了什么命令，又是如何没有完全按之执行。打晕众人后，两个人如何使大家活了下来又为何不可让人知道，为什么又要说谎，最后的箴言又是什么意思。

滕传秋

小宅赋^①

唐冰锴

壬寅高考假居一中，幸得一所。

八人之居，迁陈设，置文房。入户门廊，上观天方，一楼十余舍，左右书生房，观君昼伏去，月色映同窗。只独立，观其茫茫。

居房在门侧，推窗现草芒。阶下围花房，杂然青绿色，骄阳落暮浸小窗。

设一床，三桌两椅。白昼点灯，拉就帘窗，色暖而风凉，左右游荡，是莘莘学子，不问寒窗。

即高考三日，远望考场，落铃如隔世，小居暗沉香。念三年尽去，又复三年。哪日窗前横望，是小阁，身在考场。

功名富贵人不忘，只是空宅荒凉。求学府九天之上，京城门下，乡生野梦，略可归黄梁。高城路远，自有择人。开卷了然散功名，回首故人游。

① 选自《拾遗影定》（鱼鸡社 2022 年版）。

隔窗犹望新，熹微拭旧染^①

王乐馨

曙色白，娱嬉扰，不觉渐何。隔窗犹望新，熹微拭旧染。山河披银，鄰也遍隣，澜峰耸波，新断昔窾^②，落不饶枝，蓄而沉絮，雪泥鸿爪^③，尽皆藏瘞^④，友耍噓头，舍忧求欢，颤影映土，缱绻缠绵，寥廓晨星，淡写云中，欲近稀星，硅步千里。然力微，难及矣！余叹己何愤乱之有，何啻痴人说梦！

但醉，跌宕间，湊揽不羈岁月其徂^⑤，欲消惭恻。秉笔比炳，挥袖纸飘，愚以背谬，刍秣^⑥且笑，禄蠹庸腐，论调俱扬，弭除污尘，勿恋谥染，忌断绪牵，衲患侃^⑦爰，乃尔乃尔，塑新去旧，晃游雾间，不可晰见，余惟涉笔，荡点浩愁。止醉，白可发生，恍梦一场空，却念，舍不尽然矣！

余喟然：惶惑之梦呖人而狂痴于虚渺，滴点之伴苾^⑧梅而隐露于群白，痴人亦非颠，自古着执傲之根株山河，谦之乐馨花草也。泪涟涟，难拭旧染！

① 选自《王乐馨选集》（鱼鸡社 2022 年版）。熹微，形容阳光不强，光线淡薄，多指清晨的阳光。

②（窾）（kuǎn）：空隙，洞穴。

③（雪泥鸿爪）：大雁在雪泥上踏过留下的爪印。比喻往事遗留的痕迹。

④（瘞）（yì）：掩埋，埋葬。

⑤（徂）（cú）：行，行走。

⑥（刍秣）（chú mò）：草料，即牛马的饲料。

⑦（侃）（qiàn）：如同，好比。

⑧（苾）（bì）：芳香。

说 爱^①

高宁远

爱者，人之电波电场相触生也。性烈而生急，莫不自损，难根治也。爱或有分类，一时之感，一瞬之红热，非爱也。而言爱者，其挚必有来由，非一日得见情、景、音、色、言语等浅薄之才。而应长年累月，始见之于人性，再言身外之优劣，先识人而日久后生情，稳妥又合乎礼义矣。某虽愚钝，但知人生于天地间，应有四所求，或四憾需得未解：一曰侍奉亲长而尽其孝；二曰事业理想之有成；三曰与友作伴游历山川；四曰得佳人比翼而恩爱与共也。故曰：人能得一真爱足矣。亦可见哉。

今人好西方之星座学说而谈，我亦如此言。近日多进习星座之学，浅有了解。如本人处女一座，性面似稳健，见大事而神色岿然不动。卿于是学说应更有知见，应自明晓也。然处女座虽表不改，里却有万丈深阔情海，波涛澎湃，爱如潮水。只是性情平稳温和，不易显露。故处女好一本正经泰然自若而极少主动言语。卿虽晓星座，却不知卿知处女意否。处女难开口，凡开口亦字字珠玑，言少字贫。虽似无用之话，实暗含思忆无边。而依处女之性，主动而邀约，无论大事小情，皆是难得。于卿前，虽不敢如此言，但期卿能知我心意，而非久久困扰处女之不安之心也。

今以文言作文，一与七夕旧节相应，二亦是不忍直言而略作旁敲侧击，以示情上心头。又值七夕佳节，则不能不有所言矣。吾不知卿意如何，亦不知卿还能否愿意使吾唤卿为卿。今亦别无他意，仅聊表真心，吐露丝丝情谊，了却心事而已。今后还需以大局为重，待丙午日上中天，再来深切叨扰。自慨情已如覆水，吾愿改过处女之弊，除却攀心，结合当今风潮与个人所特有之风范，轰烈来兮而从于卿、悦于卿、依卿心也。

于七夕前夜酒过而趁兴写罢。或有冒犯，又或有高傲处。愿卿明辨，如厌之，可闭目而远之。

每当念及卿时，胸腔内皆有浩气热火，久久不散。欲畅谈或邀约之心甚急，却又口舌阻滞而不能言矣。

慕卿三年，遥望相思，不忍言语，泣泪一缕。

甲辰七夕前夜子时初刻毕

① 选自《事纪》第73期。高宁远，辽宁铁岭人，代表作有《盛京颂》等，现任鱼鸡社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外联组组长，

师恩赋^①

刘嘉熠

岁在乙巳，序属夏深，忽颁分班令。余闻之黯然，环顾四座，青衿满堂，执手默然。三度槐黄，寒窗共度；一朝将散，素笺欲裂。呜呼！非独同窗之谊难舍，尤感先生沥血之深恩，未报涓埃。

忆昔初入此门，懵懂如涉春溪。先生执经叩问，解惑析疑，墨痕犹温，朱痕如霞。数理先生持规握矩，常于星斗阑干时犹点算未息；文语先生解字析文，每遇晦涩古奥处必敷演再三。粉屑纷纷如霰落，朱批历历若霞明，此皆先生心血之痕，安敢忘乎？

诸师父，尝见余心似孤舟飘摇于暗渚，数度召余至庭前。其言谆谆，如春溪之濯石；其情切切，若冬阳之暖菱。余困于歧路，先生执烛夜谈，更漏三转而未倦，竟使寒窗霜色尽化春霖。若金光破晓，散余心之阴霾。

师父之言，初闻似细雨润物，点滴入心；再思如金玉振响，字字彻骨。彼时余心蒙尘，先生不以顽劣见弃，反以精诚相待。持卷与余共析文理，朱墨交错处，非惟点染辞章，实乃雕琢心性。更于长夜孤灯下，解人生九曲之图，其案头清影，竟如北斗垂光，照彻余前行之幽径。此恩此德，岂止经师授业？实乃师铸余魂也！师父于余如此深情，余必谨记于心，铭于座右，永生不忘！

流光最是无情客，春溪已尽秋霜凝。方觉聆教之悦耳，启牖之清凉，忽焉将散。今当别筵，砚台墨迹似凝冰，手中素笔重难举。先生昔日谆谆言犹萦耳际，恍如温玉，抚我忧惶之心；然今朝执别之语将出唇间，却如寒刃，割人肝肠寸寸。环顾诸生，皆垂首屏息，未敢啼，未忍言。

太史公尝叹：“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师父之德，何止于蹊？其深恩已化吾辈筋骨血脉，纵隔重廊，亦长系魂梦之间。今当暂别，惟愿清风时递讯，明月每传心。刘定当时趋师门，频谒诸师。余必常吾侪当怀此志，不负春风化雨情，定使鲲鹏击浪，以报深恩于九霄！

今当远离，临赋涕零，不知所言。

① 本文在选入本书前没有公开发表过。刘嘉熠，湖北黄冈人，现任南洋公学校长。

沈水颂^①

高宁远

出之清原，入于渤海。贯通辽东，孕育两京。
溉我满锡，赐我抚奉。怀献大清，霸雄诸流。
古号沈水，今名浑河。浩瀚阔波，东始西付。
猛可没军，平亦航舟。水清探底，浑则生命。
汲盛诸城，始有人迹。使煤寻煤，华夏首例。
鲜卑开化，建之候城。高丽契丹，又改玄菟。
女真发迹，先称沈州。建州昌盛，遂名盛京。
太宗钦赐，天眷盛京。世祖恋昔，又名奉天。
沈水滔滔，川流不息。浑河晚渡，也归八景。
天辽地宁，沈水伴日。上与下元，和中育人。
后汇衍水，各族取之。天赐之流，于我东辽。
浑河两岸，济济千万。金顶碧钻，赤幕彩瓦。
我奉邻抚，与共百城。於铄真源，经满之洲。

① 选自《高宁远选集》第2卷（鱼鸡社2024年版）。

金榜题名^①

唐冰锴

一塔一峰一回首，山岚层叠看英雄。
人说云起朝霞红，只见大雾百足虫。
蚀尽几个失心空，染来昏黄万人从。
举目不见桑梓地，遥指酒池可长留。
阴风散起八十里，指骨森森一叶舟。
碓里挣扎溅血肉，白纸黑字樗蚕蛹。
不知何物翽寰宇，金榜砉砉似水流。
指点江山好风情，荏弱名前拜佛肘。
瓮里攀缘贴榜首，忘了何时求苟同。
翻个筋斗坐高堂，拿根朽木可将就。
欺上媚下好身手，拉清单来人欲走。
招摇撞骗三年名，笑指那是状元猴。

① 选自《拾遗影定》（鱼鸡社 2022 年版）。作者自注：学校大考，把前几名都分到一考试，却听闻好几人作弊，气愤之余又悲伤。

士兵的山河^①

杨锦什

黎明已然破晓，
一颗红星划破天边。
迈着艰辛步履闯过关东。
东北平原奇寒中呐喊，
城墙上弹孔穿梭，
解放区里乡亲把喜悦挂满稻田。
徐蚌战场之上，
一排排推车由民工载来，
激昂的冲锋号放声呐喊，
将士齐声高歌猛进，
誓将赤旗插遍这片土地。
长江北岸一声令下，
百万雄师席卷长江，
龙盘虎穴今非昔比，
千里征战来寻故地。
五星红旗漫卷着西风冉冉升起
一个崭新的世界悄然降临。
这里是人民英雄的天地，
是士兵的山河！

① 选自《文选》（鱼鸡社 2022 年版）。杨锦什，湖北十堰人，曾任鱼鸡社人民委员会委员。

青石有痕^①

唐冰锴

悄悄从后山带来一块石头
上面有着时光的纹路
看呐
一层不过百万年
光暗交错
轻轻拂去表面的尘土
听呐
他吟唱起生命的歌谣
一代王朝一层土

矿层幽暗
也曾是森林的一户
虫鸣脱离了岩石的束缚
不知当年飘落的翎羽
今在何处？

细小的生命堆积起了道路
不见沧海几时退去
何故青山再次起伏

直到生命留下最无力的拓印
火山灰里绝望的嘶鸣
大洪水前孤独的身影
这一切的终焉，是烈火还是寒冰？

我轻轻询问
广袤的大地下无人应答

① 选自《拾遗影定》（鱼鸡社 2022 年版）。

也是啊
纵有千古
又何惧歧路。

过城郊^①

唐冰锴

城南旷野，道绕东街。
雾暝苍山，浩渺天边。

——于朋友圈配图附文

环城路丈许，
日近昏沉，暮霞不再，
天苍然，寒雾跃青山，
朦胧淡取色，上下尽灰白。
侧看烟火，雾隐楼台。
层叠尽云峦。
悲愁秋风，长街不点灯一盏。
只身旷野，苍穹惊涛压云来。
耳寂静，望川孤独人。
醉不醒，一笑看浮沉。
山远，楼南，此生清凡。

① 选自《拾遗影定》（鱼鸡社 2022 年版）。作者自注：我是很喜欢环城路的，它一边是城市房地产兴建的高楼，一边是宁静的寒山。坐着外婆的三轮车行过，敞开的车厢在风里穿梭，窃喜能够静享遗世独立的远山和云朵。

通宵^①

唐冰锴

愿死今朝，我堂阶下，一身无奈，几卷沧桑。
梦来窗前，只纵声色，落帘半卷，晨光一破。
人醉饮，不问酒，只味去日长。
我自起伏过门廊，便开窗，乍乱曦光。
庭前举目寻河汉，奈何如洗，不见天星缀，南山岗。
倾倒交椅上，东面向，霞如水，泄八荒。
不敢言，待朝阳，青山叠，剪霞光。
看天地宽，生灵散，唯余昨日人，泣孤心，怨惶惶。
朽木之心，来浴铅华，论身死，曾笑夸。

毛笔^②

饶鸿境

你那充满历史气息的毛笔，
能够发出金色的光芒。
而我则拿着圆珠笔，
守在这虚拟的漫画上。
一天天望孙成龙，
一天天头发白下去。
人老，但心不老。
而我也能说着白色战车的故事，
直伴他老去。

① 选自《舒卷集》（鱼鸡社 2025 年）。

② 选自《事纪》第 24 期。

滕传秋^①

滕传秋

医者 久病的医者
摘去自己肝和肺 心仍是紫褐
群雄赴死走燕京 血流不搁
五个孤儿正向红灯区焚车
台北铁索倒中山 莽原埋旧歌
锈钉强哽蚀声带 铁轨冰河
黄巢终食人肉血不可辩得
总有那渡出忘川劈波的孤舟
烫金的帆逆春汛刺入虎口
西装缝好的嘶鸣的牧场碉楼
拯救中是万里血流付新生之谋
名字 你的我的名字随机在喉头
在商贾觥筹的小城里 唤之曰 滕传秋
三七两壶浑浊掺水的老红酒
年轻的牢狱激流的麦秆东流 快抬首
滕传秋
务必速速抬首

① 选自《朝江集》（鱼鸡社 2026 年版）。

无 题^①

滕传秋

景深关系之外是原来颜色，
阶级矛盾之外是古墓数码。
有人想回到过去，
有人殉死在未来。
用哲学用文笔消灭生理，
用音乐自行解决欲望。
攀求曙光，禁锢太阳。
突然懂得了偏爱诗歌的理由，
它不需要解释，只顾意象，
好把心事雕琢成烈士的铁箱。
旗帜唯物，含糊着处处唯心，
抬头呕吐，左摇右晃。
向南望，向北望，
向右望，向左望。
猛然他瞎了，暴死在从未下过的床上。
《秦皇岛》， 《秦皇岛》，
此曲怎堪终了。

① 选自《朝江集》（鱼鸡社 2026 年版）。

拾 香^①

程鑫伟

我捡拾
没有人知道的
那个日月
的沉积
它脆弱、轻盈。

我揉捻
手掌
散发着
某个冬日暮午的
夕照气息，它
与我的
掌纹相嵌合

林下
我漫着步
月朗秋风清

① 选自《事纪》第 82 期。程鑫伟，笔名克蛰，现任鱼鸡社中央委员会委员。

厨房困兽^①

谭文江

住在海岸边的人啊
你也爱那翻腾的海浪吗？
我借你一双慧眼
去看看海水拍打的盐沫
水池边的我
用毛巾荡起混同的浪花

住在山林中的人啊
你也爱那林间的厄科吗？
我借你一对圆耳
去听听草木生长的迟缓
菜板前的我
用铁刀切割亘古的生灵

理应自由的人啊
你也爱那大千世界吗？
我瞅瞅那天上的云朵啊
一日千里
从不停留
它们会记得沿途的风景吗？
不必纠结这几十平米的自由
我向往的是另一片天空

① 选自《事纪》第78期。谭文江，笔名云端的麻雀，现任鱼鸡社筹备委员会副主席、编辑组组长。

共饮雁江水^①

黄俊杰

过金雁湖，难得糊涂，故有此拙作。
雁江千里泛霞光，风起人落彼天长。
何人共饮雁江水，碎破空思是清狂。

看着化石发着呆^②

唐冰锴

青山绝顶睡龙骨，岩层深处印虫鸣。
纸上哪有昔盛世，问天何处落魄灵。

朝 阳^③

滕传秋

白月临坠青暮残，朝露渐起雾东山。
飞出一轮击天破，撕乱层云尽赤晗。

① 选自《黄俊杰选集》第2卷（鱼鸡社2025年版）。 ③ 选自《朝江集》（鱼鸡社2025年版）。

② 选自《拾遗影定》（鱼鸡社2022年版）。作者
自注：家住山边，碰巧破土动工，上山散步时
有幸捡到了几枚化石，虽不能断定为何物，但
当千百万年前的生命紧握在手中时，感慨良多。

上数学课口占^①

刘汉霖

半卷列式已叹息，一纸重闻难掩涕。
青词扑火祭神祇，管他华亭与介溪。

悲骨吟^②

王乐馨

生死舍命赴皇室，君死仍念诉忱赤。
断肠哀曲悲骨吟，调彻田莹恸袂襖。

癸卯阴冬月廿九怀伍绝句^③

高宁远

重甲芳草泣无声，苍龙呜咽飞雪蒙。
高山若水泛不尽，楼兰烟波一梦逢。

① 选自《饮水集合编》（鱼鸡社 2025 年版）。刘汉霖，湖南邵东人，现任鱼鸡社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选举委员会主任。

② 选自《王乐馨选集》（鱼鸡社 2022 年版）。

③ 选自《高宁远选集》第 1 卷（鱼鸡社 2024 年版）。

满江红·雨中望景^①

刘汉霖

四月廿七日，大雨浇漓。恰逢体育中考，成绩略有影响。部分家长学生不满，欲重考云云。余独不觉，故作此词。

细雨连绵，抬头望、雾失一片。凭阑眺、亭台楼阁，愁容满面。虎跃龙腾降水雾，龟鳖奋起蝇营僭。再回头、挥泪洒田茵，何人见？

雨如注，风连片；云水荡，惊雷现。看河伯毕宿、俱难能见。范进已狂谁步后？今朝才子谁能辨？展宏图、何惧考题繁，心难玷！

浪淘沙·赞古堰^②

黄俊杰

大浪卧伏龙，兀兀深山。滔天大浪溢泗川。太守贤良造奇功，禹绩再世。

长城虽万里，至今失用。怎比古堰功千古。岷江泽水灌黎民，造福万代。

① 选自《饮水集合编》（鱼鸡社 2025 年版）。

② 选自《鱼文 2023 年》（鱼鸡社 2024 年版）。

沁园春·弋江镇度国庆又看老书^①

滕传秋

青弋江头，国旗劲舞，乱卷红绸。畔石和水斗，长风啸岸，舸行一二，浪催鳞游。圆阳挥血，曙云翔空，群鹤齐奔白沙洲。看老屋，俱存遗风在，时代影投。

拂尘旧页稍揉，引曾经岁月再回头。忆人民热潮，赤旗正遍；合扬锦绣，共画金瓯。原燃星火，雄鸡嘹唱，七十四载又金秋。永争斗，待人类解放，再上红楼。

鸪兹慢^②

滕传秋

用《扬州慢》律，因赋芜湖，无关扬州，改之。

溇水青陵，鸪兹秀好，半开佳色江峦。傍扬子而卧，捧郁翠群山。看深陌双边叶朵，含笑嫣然。尽繁华，轩宇依重，灯火阑干。

阔江晚照，艖公嘹歌摆渔船，有水畔吹笛，黄牛游稻，米气香传。风情皖南淑女，游子念，隽美留连。此佳人绮景，平安情意盘桓。

① 选自《朝江集》（鱼鸡社 2025 年版）。

② 选自《朝江集》（鱼鸡社 2025 年版）。

沁园春·南宁^①

高宁远

昔上青山，邕江贯断，龙象之足。揽岭南林雨，风花纵放。两江江渡，浩涌涛澜。南湖浮萍，萧台傲凤。郁左田园翠黄湖。万峰舞，马驰穿岭骋，寻访游图。

云石百里连环，五象山排登九桂竹。明山仙布霜，清风谷雨。飞洪八尺，蛟起龙张。古道榕丛，坡塘深巷，千载苏铁万年芙。留此驻，是直东而去，愿伍同吾。

鹊桥仙^②

高宁远

孤鸳柳鸣，双星携渡，长盼寒昏破晓。连理忆梦心两牵，怅惘怨飘然已了。

沧榭会郎，花阁逢仙，别时几询安好。彼情若似金锁坚，又何惧天涯海角。

① 选自《高宁远选集》第1卷（鱼鸡社2024年版）。
作者自注：本词为作者游南宁后有感而作。

② 选自《高宁远选集》第1卷（鱼鸡社2024年版）。
作者自注：本词半记梦，半想象。

看尽英雄^①

黄俊杰

领略伟人风流，敬佩前辈才气。万般黑暗，长明之灯谁举起？数尽青史芳名，俱不见矣！幸有热血之士，觉醒年代，众人引呐喊。

今朝余声依旧，激扬后人，天色苍变，莫道人心不古，何为世风日下？愤慨高歌，燃烧火炬，长明灯仍在。万众聚，赤心能化寒冬雪。以前英雄全无，如今看风流人物，只识今朝魂魄！

水调歌头·狂傲与天^②

黄俊杰

举头望青天，何生此世，天不言。吾曾寄生于苍天，现今浪尽无言。自古人生歧路折，跌倒狂妄者。如今呼月下，送吾直到青天。笑声畅饮谈，只问青天志。

青天举酒长笑，谓吾逍遥，被世迷绕！

① 选自《黄俊杰选集》第1卷（鱼鸡社2022年版）。

② 选自《黄俊杰选集》第1卷（鱼鸡社2022年版）。

钤印一曲^①

唐冰锴

雁齐云飞，日暮隐，万仞寒。
山梁红霞，松涛语，听怅然。
汉州远，一句越千山。
孤鸿咽，展翅上云端。
可惜不来年，一印再难还。

夜观星^②

唐冰锴

夜隐重霞，坠兔收光，
自登深山野壑，寒峰半峭。
杳霭流玉，隙暗星云。
仰观银河渐落，东方既白，暮山紫若。
芒寒色正，光坠天河。
长庚星落，既望北辰。
夜风醉人，幽林渐深。
万家灯火，吻星河一隅。
琉璃盏碎，念思绪万缕。
俶尔春秋，黄粱清梦。
三尺微命，不敢指点事茫茫。
一烛摇光，唯有星辰过汉唐。

① 选自《拾遗影定》（鱼鸡社 2022 年版）。作者自注：这是写给黄俊杰的诗，当时还没有鱼鸡社的寄信活动，只是刻了几个印章，黄先生很感兴趣，故作此。

② 选自《拾遗影定》（鱼鸡社 2022 年版）。

游建军雕塑广场归路所见有感^①

王乐馨

云浅难遮日暮，心念革命阔路。不虞逢归时，蝉鸣凑趣，灯忖吾心，胜语不谈。忆当年，南昌枪响，恩来众人，衣衫褴褛。今凭栏而望，高楼若立江上，灯火映如天亮。

忠 义^②

王乐馨

残缺的纛，折断的戟，低吟着，诉说着。余晖斜映大地，英雄魂魄未去，空卮对杯，泪满颊，来生聚。

虚荡的城，缥缈的影，怔忡着，颓败着。青史不屑蝼蛄，忠义必垂竹帛，夜空落廓，星繁烁，窠花落。

① 选自《王乐馨选集》（鱼鸡社 2022 年版）。

② 选自《王乐馨选集》（鱼鸡社 2022 年版）。

主 编 刘汉霖
编 委 黄俊杰 王乐馨 唐冰锴 滕传秋 高宁远 陈宇航
封面设计 唐冰锴
标题题字 饶 坤

王宝黎、王灏昆、刘嘉熠、吴徵皓、李谨函、饶鸿境、梅博妍、韩矢初、蒋佳昊、富子谦、程鑫伟、谭文江等同志历来很关心本书的编辑，并给予了悉心指导和内容把关。元言、关亦可、陈迎乐、周泰伯、熊浩均、乌拉那拉·哈尔莫洛、白峰璉、谭清轩、苏子铭、向天豪、冯鸾、张欣涵、刘源琪、张梓润、熊培恩、刘奕圻、段紫轩、黄佳运、娄远驰、裴伶、赵梓钦、赵冠捷、李沁恒等同志也十分关心本书的编辑工作。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采用了滕传秋同志的部分注释。元言同志为本书部分注释提供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向为本书提供文稿、照片的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鱼文（综合版）

YUWEN（ZONGHEBAN）

鱼鸡社 出版发行

鱼鸡社中央委员会审定通过

2025年7月第1版

2026年2月第2版

开本：210毫米×297毫米

字数：85千字

